

# 北 斗

第 三 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北斗”影印本出版說明

“北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機關刊物。1931年9月20日創刊。上海湖風書局發行。執筆者有魯迅、瞿秋白、周起應（周揚）、沈培先（夏衍）等。第一卷出一到四期；第二卷亦出四期，其中三、四兩期是合刊。共出七期。16開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統一書號：10078·306

定價：1.00元

# 北 斗

第一卷 第三期

## 目 錄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

### 小說

- 黔小景.....沈從文（一）  
蓬萊夜話.....沈起予（九）  
奸細.....周裕之（二七）  
麵包線.....張天翼（三九）  
水(續完).....丁 玲（五九）

### 戲劇

- 鶯(續完).....白 薇（七三）

### 詩

- 太陽向我來.....風 斯（九九）

揚子江……………甘永柏 (一〇一)

### 世界名著選譯

被解放的堂·吉訶德……………隋洛文譯 (一〇三)

### 批評與介紹

創作方法論……………法捷耶夫的演說·何丹仁譯 (一一五)

西線歸來的翻譯……………方芥生 (一二五)

### 文藝隨筆

新的女將……………冬華 (一三一)

宣傳與做戲……………冬華 (一三二)

## 黔小景

沈從文

三月間的貴州深山裏，小小雨總是特別多，快出線時鄉下姑娘們的眼淚一樣，用不着什麼特殊機會，也常常可以見到。春雨落過後，大小路上爛泥如膏，遠山近樹皆躲藏在烟裏霧裏，各處有崩塌的坎，各處有被凍後全身濕濕的老鴉，天氣早晚估計到時常常容易發生錯誤，許多小屋子裏，都有憔悴的婦人，望到屋簷外的景致發愁了。

官路上，這時節正有多少人泥裏雨裏奔走。這些人中有作兵士打扮送遞文件的公門中人，有向遠親奔串的人，有騎了馬匹的小官，有行法事的男女巫師，（別忘記，這種人有時是穿了鮮明紅色緞袍，一旁走路一旁吹響手中所持鑼銀的牛角，招個到一羣我們看不見的鬼神走路的。）單獨的或結伴的走着。最多的是商人，這些活動的份子，全似乎為了一種行路的義務長年從不休息，在這官路上來往的。他們從前一輩父兄傳下的習慣，用一百八十的資本，同一具強健結實的身體；如雲南小馬一樣，性格是忍勞耐苦的，耳目是聰明適用的；憑了并不十分把握的命運，按照那個時節的需要，三五成羣的，負了棉紗，水銀，白蜡，硝子，官布，綿紙，以及其他兩地必須交換的出產，長年用這條長長的官路折磨到那兩隻腳，消磨到他們的每一個日子中的每人的生命。

因為新年的過去，新貨物在節候替移中，有了巨量的出納，各處雜貨替快要上市了，加之雪後的春晴，行路方便，這些人，皆在家中先吃得飽飽的，賺得足足的，選了好的日子上路。官路上商人增加了許多，每一個小站上，也就熱鬧許多了。

但吹花送寒的風，却很容易把春雨帶來。春雨一落後，路上難走了。在這官路上作長

途跋涉的人，因此就有了一種災難。落了雨，日子短了許多，許多心急的人，也不得不把每日應走的里數縮短，把達到目的地的日子延長了。

於是許多小站上的小客舍裏，天黑以前都有了商人落腳。這些人一到了站上，便像軍隊從遠處歸了營，紀律總不大整齊，因此客舍主人便忙碌起來了。他將為他們預備水，預備火，照料到一切，若客人多了一點，估計到譯中餘米不大敷用時，還要忙忽忽的到別一家去借些米來。客人好吃喝時，還要為他們備酒殺雞。主人為客燒湯洗腳，淘米煮飯，忙了一陣，到後在灶邊矮腳抬檯上，辣子豆腐牛肉乾魚排了一桌子，各人喝着滾熱的燒酒，嚼着粗礪的米飯。把飯吃過後，就有了許多為雨水泡得白白的腳，在火堆邊烘着，那些善于說話的人，口中不停說着各樣在行的言語，談到各樣撒野粗糙的故事。火光把這些繞舌的或沉默的人影，各拉得長短不一，映照到牆上去。過一會，說話的沉默了，有人想到明早上路的事，打了哈欠，有人打了盹，低下頭時幾幾乎把身子栽到火中去。火光也漸漸熄滅了，什麼人用火鐵着攪合着，便驟然向上捲起通紅的火焰。外面雨聲或者更大了一點，或者已結束了，於是這些人，覺得應當到了睡的時候了。

到睡時，主人在屋角的柱上，高高的懸着一盞桐油燈，站到一個襖子上去把燈芯爬亮了一點，這些人，到門外去方便了一下，因為看到外面極黑，便說着什麼地方什麼時節豺狼吃人的舊話，雖并不畏狼，總問及主人，這地方是不是也有狼咬人頸吭的事情。一面說着，各在一個大床鋪的草薦上，揀了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揀了發硬微臭的棉絮，就這樣倒下去睡了。

半夜後，或者忽然有人為什麼聲音吼醒了。這聲音一定還繼續短而宏大的吼着，山谷相應，誰個聽來也明白這是老虎的聲音。但這老虎為什麼發吼，佔據到什麼地方，生誰的氣？這人是不會去猜想的。商人中或者有販賣虎皮狼皮的人，聽到這聲音時，他就只估計到這東西的價值，每一張虎皮，到了省會客商處，能值多少錢，或者忽然所聽到的只是遠遠的火炮同打鑼聲音，人可想像得出，這時節一定有什麼人攻打什麼村子，各處是明明的火把，各處是鋒利的刀，無數用鍋烟塗黑的臉，在各處大聲喊着。一定有砍殺的事，一定有婦人，哭哭啼啼抱了孩子，忙忽忽的向屋後竹園跑去的事，一定還有其他各樣事情，因為人類的怨仇，使人類作愚蠢事情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但這類事同商人又有什麼關係？這事是決不會到他們頭上來的。一切搶掠焚殺的動機，在夜間發生的，多由於冤讎而來。

聽一會，鐘聲止了，他們也仍然又睡着了。

有一天，有那麼兩個人，落到一個孤單的客店裏。一個抗了一担作賬簿的棉紙，一個抗了一担染色用的楮子。他們因為在路上就誤了些時間，掉在大幫商人後面了幾里路，不能追趕上去，落雨的天氣照例斷黑又極早，年紀大一點的那個人，先一日腹中作瀉，這時也不願意再走路了，所以不到黃昏，兩人就停頓下來了。

他們照平常規矩，到了站，放下了担子，等候燒好了水，就脫下草鞋，在灶邊一個木盆裏洗脚。主人是一個老男子，頭上髮全是白的，走路腰彎彎的如一匹白鶴。今天是他的生日，這老年人白天一個人還念到這生日，想不到晚上就來那麼兩個客人了。兩個客一面洗脚，一面就問有什麼吃的。

這老人站到一旁好笑，說，「除了乾豇豆，什麼也沒有了。」

年青那個商人說，「你們開舖子，用豇豆待客嗎？」

「平常有誰肯到我們這裏住？到我這兒坐坐的，全是接一個火吃一袋烟的過路人。我這豇豆本來留到自己吃的，你們是我這店裏今年第一個客。對不起你們，燻燻糊糊吃一頓罷。我們這裏買肉，遠得很，這裏隔寨子，還有廿四里路，要半天功夫。今天本來預備托人買點肉，落了雨，前面村子裏，就無人上市。」

「除了豇豆就沒有別的吗？」客人意思以為有不有雞蛋。

老人說，「有紅薯。」

紅薯在貴州鄉下人當飯，在別的什麼地方，城裏人有時却當菜，兩個客人都聽到人說過，有地方城裏人吃紅薯是京派，算闊氣的行為，所以現在聽到說紅薯當菜就都記取「京派」的稱呼，以為非常好笑，兩人就很放肆的笑了一陣。

因為客人說餓了，這主人就爬到檯子上去，取那些掛在檯上的紅薯，又從一個罈子裏抓取豇豆，坐到大門邊，用力在籐心木板上，扎着那些豇豆條。

這時門外邊雨似乎已止住了，天上有些地方雲開了眼，雲開處皆成為桃紅顏色，遠處山上的烟好像極力在凝聚，一切光景到黃昏裏明燭如畫，看那樣子明天會放晴了。

坐在門邊的主人，看到天氣放了晴，好像十分快樂，掣了籐子放到灶邊去，有小孩子

的神氣說着，「晴了，晴了，我昨天做夢，也夢到今天會晴。」有許多鄉下人，在暮春雨時都只夢到天晴，所以這時節，一定也有許多人，在向另一個人說他的夢。

他望到客人把腳洗完了，趕忙走到房裏去，取出了兩雙鞋子來給客人。那個年青一點的客，一面穿鞋一面就說，「怎麼你這鞋子這樣同我的腳合式。」

年長商人說，「穿別人的新鞋非常合式，主有酒吃。」

年青人就說，「伯伯，那你到了省城一定請我喝。」

年長商人就笑了，「不，我不請你喝。這兆頭是在中你討媳婦的，應當喝你的喜酒。」

「我媳婦還在吃奶咧。」同時他看到了他伯伯穿那雙鞋也似乎十分相合，就說，「伯伯，你也有喜酒喝！」

兩個人于是大聲的笑着。

那老人在旁邊聽到這兩個客人的調笑，也笑着。但這兩雙鞋子，却屬於他在冬天剛死去的一個兒子所有的。那時正似乎因為兩個商人談到家庭兒女事情，年青人看到老頭子孤孤單單的在此住下，有點懷疑，生了好奇的心思了。

「老板，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我一個人。」說了又自言自語似的說，「噯，是一個人。」

「你兒子呢？」

這老頭子這時節，正因為想到死去的兒子，有些地方很同面前的人相像，所以本來要說「兒子死了」，但忽然又說，「兒子做生意去了。」

那年長一點的商人，因為自己兒子在讀書，就問老板，在前面過身的小村子裏，一個學塾，是「洋學堂」還是「老先生」。

這事老板是不明白的，所以不作答，就走過水缸邊去取瓢，因為他看到鍋中的米湯漲騰溢出，應當榨取米汁了。

兩個商人鞞了鞋子，到門邊棧子坐下，望到門外黃昏的景致。望到天，望到山，望到對過路旁一些小小菜圃，（油菜花開得黃澄澄的，好像散碎金子。）望到踹得稀爛的路，（晴過三天恐怕還不會乾。）一切調子在這兩個人心中，引起的情緒，皆沒有同另外任何時節不同，而覺得稍稍驚訝。到後倒是望到路邊屋簷下堆積的紅薯藤，整整齊齊的堆了許多，才詫異老板的精力，以為在這方面一個生意人比一個農人不如了。他們于是說，一個



商人不如一個農人好，一個商人可是比一個農人高。因為一個商人到老來，生活較好時，總是坐在家裏喝酒，穿了龐大的狐皮襖子，走路時搖搖擺擺，氣派如一個大官。但鄉下人就完全不同了。兩叔姪因為望到這乾藤，到此地一錢不值，還估計這東西到城裏能賣多少錢。可是這時節，黃昏景致更美麗了，晚晴正如人病後新愈，柔和而十分脆弱，彷彿在笑着，彷彿有種憂愁，沉默無言。

這時老板在屋裏，本來想走出去，望到那兩個客人用手指點對面菜畦，以為正拊到那個土堆，就不出去了。那土堆下面，就埋得有他的兒子，是在這人死過一天後，老年人背了那個屍身，埋在自己所挖掘成就的葬裏，再為他加上土做成小坟的。

慢慢的夜就來了。

屋子裏已黑暗得望不分明物件，在門邊的兩個商人，回頭望到灶邊一個火光，老板却坐在灶前不動。年青人就喊他點燈，這老人才站起來，從灶邊取了一根一端已經燃着的枝子，在空中劃着，借到這個光去找取屋角的油餅，因為這人近來一到夜時就睡覺，不用燈火也有好幾個月了。找着了貯桐油的小餅，把油倒在燈盞裏去後，他就把這個燃好的燈放到灶頭上，預備炒菜。

吃過晚飯後，這老人就在鍋裏洗碗，兩個商人坐在灶口前，用乾松枝塞到灶肚裏去，望到那些松枝着火時，忽然一轟的情形，以為快樂的事。

到後，洗完了碗，只一會兒，老頭子就說：應當去看看睡處，如客人不睡，他想先睡。

把住處看好了，兩個商人仍然坐到灶邊，稱讚這個老年人的乾淨，以為想不到床鋪比別處大店裏還好。

老人說是要睡，已走到他自己那個用木頭隔開的一間房裏睡去了，不過一會兒，這人却又走出來，說是不想就睡，傍到兩個商人一同在灶口前坐下了。

幾個人談起話來，他們問他有六十幾，他說應當再加十歲去猜。他們又問他住到這裏有了多久，他說，并不久，只二十多年。他們問他還有多少親戚，在些什麼地方，他就像為騙哄自己原因的樣子，把一些已經毫無消息了的親戚，一一的數着，且告他們，這些人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他們問他那個在別處做生意的兒子，什麼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打量了一下就說，冬天過年來過一次，還送了他多少東西。

說了許多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話，自己爲甚麼有那麼多話可說，使他自己也覺得今天有點奇怪。平常他就從沒有想到那些親戚熟人，也從想不到同誰去談這些事，但今天很顯然的，是不必談到的也談到，而且說話也說得很多了。到後，商人中那個年長的，提議要睡了，這侄兒却以爲時間太早一點，所吃的還不消化，要再緩一點。因此年長商人睡後，年青商人還坐到那條板樑上，又同老頭子談了許久。

到末了，這青年商人也睡去了，老頭子一面答應着明天早早的喊叫客人，一面還是坐在灶邊，望到灶口，不即起身。

第二天天亮以後，他們起來時，屋子裏還黑黑的，到灶邊去找火煤燃燈，希奇得很，怎麼老板還坐在樑上，什麼話也不說，開了大門看看，才知道原來這人死了。

.....

.....

這兩個商人，自然到後仍然又上路了，他們已經跑到臨近小村子裏，把這件事告給了別人，在住宿應得的數目以外，加了一點錢。那麼老了一個人，自然也很應當死掉了，如今恰恰在這一天死去，幸好有個人知道，不然死後到全身爬得是蛆時，還恐怕才會被人發現。鄉下人那麼打算着，這兩個商人，自然就不會再有什麼理由被人留難了。在路上，他們又還有路上的其他新事情，使他很自然的也就忘掉那件事了。

他們在路上，在雨後崩坍的土坎旁新新的翻起的土上，印有巨大的「山貓」的腳迹，知道白天這裏是人走的路，晚上却是別的東西走的路，望了一會兒，估計了一下那腳迹的大小，就過身了。

在什麼樹林子裏，一個稀奇的東西，懸到迎面的大樹枝桠上，這用繩索兜好懸掛的人頭，爲長久雨水所淋，失去一個人頭原來的式樣，有時非常像一個女人的頭，但任何人看看，因爲同時想起這人就是先一時在此地搶劫商人的強盜，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開了。

路旁有時躺得有死人，商人模樣或軍人模樣，爲什麼原因，在什麼時候死到這裏，無人敢去過問，也無人敢去掩埋。

在這官路上，有時還可碰到二十三十的兵士，或者什麼縣警備隊，穿了不很整齊的軍服，各把長矛子同快槍，抗到肩膀上，押蓋了一些滿臉菜色受傷了的人走着。同時還有一

眼看來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稻草紮成小兜，担着四個或兩個血跡淋淋的人頭，若商人懂得這規矩，不必去看那人頭，也就可以知道那些頭顱就是小孩的父兄；或者是這些俘虜的伙伴。有時這些奏凱而還的武士，還有牽得極肥的耕牛，挑得有別的難用的東西。這些兵士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奉誰的命令，殺了那麼多人，從什麼聰明人領教，學得把人家父兄的頭割下後，却留下一個活的來服務？這是誰也不明白的。

商人在路上所見的雖多，他們却只應當記下一件事，是到地時怎麼樣多賺一點錢：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他們同稅局的稽查驗票人，在某一種利益相通的事情上，好像就有一種稀奇的友誼必須成立；如何成立這友誼，一個商人在路上常常也很費思索的。

十月十日



# 蓬萊夜話

沈起予

十月三日的微晨。

從夢中驚醒過來，季特惺忪地祇見紙門打開了五寸寬。門縫中夾着一個扁長的老嫗的皺臉，叫了他一聲，可是忽的又像妖精似的消逝了。

『怪了！這歇斯特里的老傢伙在幹些什麼呢？』

然而這種疑怪的念頭，也還不曾明顯地掠上他的心時，一刹那，四扇紙門便豁地一齊滑開，十幾隻惡狠狠的眼睛，灼灼地一齊射到他臉上來。季特的胸窩加緊跳了幾下，望着便是七八個穿起碼貨的西裝的人，已經默默地踏到他的被禍的周圍來了。

『起來！是裁判所來的，要搜索一下。』

這樣逼着季特起來收檢草席上的被蓋的人，是一個鼻孔下面生一叢狗鬚的「檢事」，同時另一個警察總部的「特高課長」，已經指揮着部下在巡迴他的屋子的四周了。

『狗東西，終久來了！』

明瞭了一切的季特，很沉默地起來把被窩兩下捲在一個角落上，慷慨地說了一聲「請」，然而心中也不免很志忑地開始計算着房中有些什麼東西。

窗外的乳色天空，這時正纔分曉，鄰舍還是寂然無聲；祇有季特的房中正翻箱倒櫃地弄得滿地零亂。檢事很詳細地檢閱他的一封一封的信，特高課長突出眼球來狩獵他的每一頁書；其餘的刑事（偵探隊）則像獵犬似的搜索牆上的像架，審視木做的天花板，嗅聞那

稍寬一點的壁球。

季特站在一旁，目光正隨着這一羣狼犬的動作而轉動，忽的見着昨夜十二時纔拿回來的一卷傳單，好好地在書架上橫睡着。他有些作急，可是已來不及了！一位刑事像餓狼見食似的走來把它抓着，隨即伴着狞笑地遞與特高課長去了。

這樣，時間在沉默的緊張中，爬過了幾十分左右了；箱子大張着口地肚腹朝天，衣服散亂地被抓在一旁，書架倒了，墨水壺滾在席上，一切都傾斜地離開了位置，全房是天翻地覆了。季特屏氣地望着這一羣豺狼搗毀着他的家，掠奪着他的東西，侵犯着他自由，這雖是二十世紀的普遍的行為，然而他的心中也不免由沉默而漸感覺着憤怒。

「去，同我們一塊去一去。」

等到一切角落上的灰塵都飛騰了後，課長纔笑着來，幾乎要牽季特的臂膀。

「到那裏去？」

「K警察署。」

「有事不能在這裏談麼？」

「不能。」

季特知道沒有再談其餘的必要了。他下意識地給了沉默的一瞥與課長，便換好了衣服跟着下樓來。樓下的老媪，在那扁長的皺臉上向他發出一種同情的苦笑，並且勸他穿厚衣服，多帶紙去；同時檢事也趕上來說把面巾牙刷等帶去的好。這，都是為季特說明了他今天是不能轉來，同時也告訴他事情是一時不會解決的。不一時他被押在一羣刑事中走出了小巷，路傍便有一輛汽在朝氣中等着他們……

製造高級紳士的最高學府，現在却製出了無數叛逆的不忠於皇國的暴民。這些叛逆的學生不研究海外殖民，也不講向滿蒙發展；他們把一切的關心都注到國內：他們要推翻三井，三菱，也要打倒岩崎，大倉。因之這學校附近的K警察署變成了這類學生的咖啡店，因之季特今天也必然地走上了他必經過的路道。他抱着為求解放而受難的心情，跟着刑事在那掛着滿壁刀劍的廊下走去，轉了幾次彎後，便在一道堅閉着的門前停住了。這是灰色的拘留監！

刑事的扣門聲，喚起內面的鐵鑰匙和拖鞋的交響，繼續又是一陣鐵與鐵的摩擦，門棒

與鎖扣的銜接便分開了。鐵門開後，季特見着一扇洞狀的建築擺在前面，這道處是黯黑，而洞腹處則有昏昏的微光照著。剛踏進這隔絕了自由的境地，便有一個異樣的影像，先映入季特的腦內，使他頓時增加了抑鬱；這個形像，雖久已在他的想像中剝明過，然而這許多蓬鬆着的毛髮，瘦病的面孔，骯髒的身體，又帶着一對銳利的焦燥不安的眼睛的人，在那鐵籠中坐立不定，左往右還的現實狀態，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如何的恥辱，如何的污醜啊。可是一瞬他自身也走進這監視前的看守室來了；老看守在稿子上寫好他的姓名，在壁上掛好他的名牌後，便有另一位警察來叫他到側面的空室去脫衣服。第一次進拘留監的季特，想這或者是拷問的時候了，他舉起一幅疑問的眼睛注視到警察的面孔，自然不曾慌張，然而內心也感着一種憂寂不安的狀態。

「喂，是爲什麼進來的？」

正被一種神經過敏的豫感所吞蝕着的季特，忽然聽得一股晴朗的聲音衝到耳鼓來，使他覺得似有親友在招呼他一樣。同時大學的日本同學所發的「反對與警察相勾結的學校當局」的傳單，今朝也被搜查去了的事，這時也忽的掠上心來，更加重他相信那些骯髒的面孔中，有他的同學在叫他。他本能地回頭過去，那櫃櫃上送飯的小方孔中，果然有一張晴朗的臉在向他說話；不過那粗大的軀幹，頭髮被藥水燻脫了的光頭，以及那上下衣連結着的青服，都爲他說明這是一個工廠的工人，而不是一個大學生。但這種種晴朗坦然的聲音與面孔，畢竟把他的憂寂而幾近脆弱的心情開開了。他開始回答他：

「現在隨便都可以抓人，連我自己也不……」

「不准交談！」這是老看守的怒聲。

然而剛纔的晴朗的聲音，並不因這怒聲這寂然，話頭一轉，它又開始繼續下去了：

「老看守先生！」

「什麼呀？」

「要撒小便。」

這種「不准交談」後的交談，竟使幾個監房的許多愁容都啓了齒，而且更使老看守或覺有些失了尊嚴。於是他祇好再虛張聲勢地說：

「不行！一天那來這多小便。」

「對不住呀；要撒也沒辦法啦。」

『是畜牲纔一天隨便撒，是人決不會有這多尿。』

『既把我們當着人，就不該這樣地當着畜牲一樣來關起來呀！』

這回監房中的愁容，更由啓齒而變成哄笑了。失了尊嚴的老看守，更不曾防着有這樣滑稽的對答，因而也一面跟着發了一個苦笑，一面即提了一大把鑰匙走去開監門。一直看着這幕喜劇的警察，這時也纔開始催促季特別室去。不過這畢竟還不是拷問，而乃是檢查身體。

鉛筆，錢包，煙盒，手巾……都被沒收後，季特即被送進了四號監房。這次那可紀念的鑰鎖相札的鏗鏗聲，和他踏進監房的第一步……都不曾使他發生懊惱，他的心完全被剛纔的賄賂而感覺了溫暖，他下意識地來征服了他的知識份子的脆弱。

四號監房的隔壁是廁所，監內已經住了三個囚人。移時其中一位生着滿臉鬍把鬍的中年，見着季特從腰間取出他剛纔與警察爭執得來的鼻穢紙時，即伸手過來要了兩張去了。

『你們進來幾個呀？』

這樣發問的是另一位小店員式的青年。

『祇有我一個。』

『那末，你不是爲學校發傳單的事麼？』

『究爲什麼事，現在還猜量不確定；祇是今朝突然有裁判所和警察總部的人到家來搜查了去。』

『裁判所？』青年偏了偏頭，『那末你是受了正式的家宅搜索了；搜了些什麼證據呢？』

『祇是拿了些不關緊要的信，和L劇場的一些傳單。』

『L劇場是不要緊的；這一次宣傳高爾基的「母親」的上演，也是公開的鬥爭。』

這樣的談話，使季特對於被搜去的那一卷傳單放了心，同時也很敬佩這位店員式的青年的知識，竟達了這樣的寬廣。後來在他的反問中，纔知道了這與剛纔的那位工人，都是英勇的鬥士，他們因去搗毀那新叛逆革命的大山都夫一派的講演會場，纔被抓了進來，但因無證據纔各判拘禁五天。

他們的問談告一段落時，季特見那鬍把鬍的中年，已經把他的紙拿去捻成細條。編好了指頭大的一隻草鞋了。祇有那角落上把頭和腳蹲爲一團的第三者，却自始至終不曾舉起



頭來望過一眼。

## 二

任何人都知道監獄的時間悠長，但尤其是在這第一日中，則特別爬的更慢。季特坐一時又起來踱着小步，步後又兀然地坐下，到了午後來，他竟覺得時間是停止了。然而黃昏終於來了。從監中提出去作雜役的人，先從小孔中送進一把木筷，使大家都欣然地起來等待那棺材形的飯盒，始終蹲踞在一隅的人，這時亦本能地抬起頭來了。監房的天花板上雖然是五隻燭的昏昏的電燈泡，然而此燈光却比較白晝間斜射進來的微弱光線，更較為無私地照出了這人的全身。已是十月的初冬，他的身上依然是一套單薄的灰白色的汚汗衣褲，頭伸直時，可見着全身不時地發抖。稀稀的頭髮亂蓬，扁平的兩頰傍雖無鬚鬚，但嘴上則生着稀柔的深灰色的「三鬚」。

棺材形的木盒中除了粗劣的飯而外，一角上祇附了一箸上下的鹹菜；其餘便還有開水一碗。季特硬硬地剛喫了一小半，可是那角落上的人的一份，早已空空然了。

「你不喫了麼，給他喫罷。這是朝鮮人，真可憐，進來兩個月了，也不會審問過，也無人來看問他。」

生刷把鬚的中年把季特的剩飯遞到角落上去，那人又開始拚命地喫了。

「那末，為什麼進來的呢？」

「誰曉得！我們也不會問過他。」

中年說了便把頭扭過去望朝鮮人，意思是要求他自身出來說明。季特方想這朝鮮人是不會說日本話的，然而他忽然放下了那空飯盒，竟無頭無尾地說起來了：

「為的是不應該在下水道的鐵管中睡，是在南千住；半夜剛爬進地上的鐵管中去，刑事忽來把我手膀扭住，真疼呢！

「為什麼要到鐵管中去睡呢？」中年問。

「自然是沒有家吧。」這時青年也參加進來了。

「有。妻氏兒女都有。從前有，現在沒有了。」

這話剛說完，引起三人都發笑起來，然而一瞬大家即收了笑容，都要他說明為何失去了家室，為何去歇鐵管……等，纔聽得他說明了如下的一段真話來：

『我真運不好，』朝鮮人關頭開始這樣說。『起初我和老婆住在鄉下，種田也不夠喫。老婆那東西天天鬧着要搬到城裏去，說是做工要好過活些。後來我們就搬到平壤去了。誰知到平壤來纔一天更壞一天；日本人太多了，日本警察也多；隔兩天就要到家裏來搜查一回，有時罵：「喂，你家裏爲何多一把刀呢？狗東西，竟敢想搗亂了！」有時又是：「喂，某日本人家裏東西是你偷的嗎，快拿出來！」隣近的日本婦人，也故意大聲地說來使我們聽：「當心把「玄關」鎖緊些，那屋的朝鮮人是些偷兒呀！」

『不獨大人受氣，他媽的，連小孩子也不敢伸腰幹。有一天朝上，鄰近的幾個日本孩子，很快樂地抱起洋「人形」在唱，我那不懂事的女兒，偏又要到側邊去聽；誰料這一羣小鬼子看見我那穿得像告化兒一樣的女兒站在傍邊，便呀的一聲一齊湧過來；吼的吼，打的打。媽的後來不知怎的一個大鬼子把小鬼子絆倒了，便自家哭鬧起來，弄得那哭着的小東西的母親反到我家家來向我老婆理論，硬說是我家女兒打哭的。後來日本警察又來了，咳！他媽的更來得兇，不問個清白先就是兩巴掌把妻打倒地下，然後纔罵道：「狗東西，真是無法無天！一個朝鮮婆娘竟敢同一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叫嘴了！縱然大日本帝國的婦人肯饒恕妳，我這爲天皇保護臣民的警察也不肯饒恕。」這警察罵了過後，硬要妻雙膝跪地賠禮，末了還限七天之內搬家。」

『在朝鮮的日本人，有這樣的壞蛋麼？』

從來祇見報紙上歌頌日本在朝鮮的功德的中年，回頭過來這樣的發疑，同時也把屁股向後移動了一下。

『自然有。你想哪個好人肯到殖民地去住，到朝鮮滿洲去的都是些流氓壞蛋。其實我很曉得，說起像來，這些日本人到是手脚不乾淨的多。』

中年得了青年的這樣的回答後，於是又向朝鮮人說：

『那末，你的妻子就是這樣逃走的麼？』

『不，這時他還是好人；』朝鮮人又把他的故事繼續下去。『我回屋來時，她祇是向我哭，她祇不願再住在那裏。媽的不搬也要你搬，祇好四處去想法，恰巧這時有熟人叫金東生從日本回來了。他說日本的工錢比朝鮮高得多，而且在日本內地的日本人也不及在朝鮮的壞。這樣我們便搬到日本來與金東生住在一堆。』

『初來我們就住在京都的鴨川側邊。房子太矮小了，我們祇好同金東生住在一間屋子

裏，周圍都是「水平社」（日本的最下層階級）的部落，他們跟我們穿一樣襤褸，也常常與別的人打架。咳！媽的，四周的人倒果然待我們好些，但誰知又蹈了自己人的圈套！」

朝鮮人說到這裏，便嘆着氣擺了擺頭，但見着三個人都緊張地聽着，於是他用兩手把蹲坐着的腳幹更抱緊一點，又慢慢繼續說下去了：

『這時，金東生把我介紹到他工作的地方去，天天在街上挖壕溝，埋鐵管。作活很苦還尤可說，但我漸漸曉得金東生那東西纔是個壞良心。除工頭以外，在那污泥溝中作工的都是朝鮮人，但是個個都恨金東生——恨他專門在工頭前面賣乖巧來欺騙弟兄，個個挨打被罵都是上他的當。回來我有時勸他，咳，媽的老婆那淫婦在傍邊惡狠狠地來罵我是蠢貨，說像我這樣的人，一輩子也出不了頭。起初我還以為這雜種是奈不過窮在冒火。狗東西，誰曉得那壞良心的東西，已經在鉤引她了。有一天我氣不過纔拚命跟金東生打了一架，可是不兩天就受了他的搗蛋，工頭把我開除了。

『這時，我本想把妻帶起離開金東生，但那淫婦死人不肯，口口聲聲要我先出門去找到了工做穩當。這樣，我便走大阪，到金澤，名古屋也去過；但到處刺的是工人，却沒有採用工人的，結果還是悶着腦壳回來。回來倒好，可是一進屋來，不唯見不着金東生，連妻和女兒都不知到那裏去了，祇剩得幾堵壁頭望着我；他媽的，就是這樣更倒了楣。』

朝鮮人仍把頭低下去了，聽的三人的腦中，也一齊映出一幕悲劇的幻影，監房中彌漫着更沉重的寂寥。

『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報告警察呢？』中年再問。

『警察？那些混蛋東西那會管我們這些事。我何嘗不曾去報告過，但祇不過自討沒趣罷了。我記得那混蛋說：「警察不是替你守老婆的，你爲何不把老婆綁在背上去找工做呢。」』

『那你以後就去歌鐵管了。』

『誰不曉得復仇；警察不管，我便決心親自去找，冤家總會落到手上來，那時金東生的胸口總會白刀進，紅刀出，那淫婦總也活不成。』

『手上無錢也不要緊；從前我不做賊別人也說我是偷兒，現在就老實偷起來：走一處，偷一處。夜來的睡處，我倒早就想好了，從前天天埋鐵管的時候，我就想着那裏面真好過夜。他媽的，可是走到南千住來就倒楣了；現在我還不想招口供，我還要早些出去找

金東生。」

朝鮮人說到這裏，忽然一陣鑰匙聲響來，看守走去把一號監門打開，繼續第二號也開了；囚人們都放槍似的走到看守室的後房去摸被蓋，但看守仍不斷地叫着「快！快！」的罵聲來。這樣電閃火速地輪到了第四號監房；季特正也要跟着去放槍，但看守却要他慢着；同時那生刷把鬚的中年因為有起夜的癖氣，屈節卑躬地懇求看守要准他提一尿桶進監房去。待各監的被窩都鋪好，看守纔把季特調到第一號監房去了。

『你也來了麼；這算是看守特別優待你是大學生；第四號監房最壞；隔壁是便所，而且還有人在監房內撒尿。』

一位日本人走來要季特與他合舍。睡下後又輕輕地問談了兩句，季特纔知道這人是常往來於中國內地，而且還在河南買了四個中國小孩在他經營的電池廠中作學徒。

從十月的天氣說來，這一墊一蓋的被窩雖硬，但却也不致使人叫冷；一時四個監房都寂然了。可是季特剛一入寐，忽的一下又昏昏地驚醒過來；他聽着看守室的掛鐘的擺動，不知怎的響不出金屬的聲音，祇發出一種木塊擊棹似的澀響。在這長夜漫漫中，他很清晰地回憶着自己被捕的經過，回憶着那朝鮮人的命運，回憶着現在社會的輪軸下的一切的罪過……

### 三

一陣叫罵似的聲音驚醒了季特，他見着已經有幾個囚人起來在慌張地摺疊被蓋。一瞬大家也像昨晚抱來時一樣地將被蓋抱回原處，而且隨着有的開始掃除，有的便打水來拂拭監房了。囚人在看守的不斷的叫罵之下，不到五分鐘就完畢了這朝上的勞動，然而窗外不過還在發白罷了……

獄中的朝晨，已經感覺有些薄寒。由鐵欄柵中望出去，看守室窗上殘存的牽牛花，在射來的陽光中微微地發抖。季特正在賞賞這一瞬的新鮮朝氣，他忽的在自己監房壁上見出一行指頭大的字來：

『我們所去的地方，不是戰場便是墳墓。』

墳墓，照這拘留監看來，倒還不過祇有幾分相像，然而也已可想見森黑的獨房監之酷似墳墓了。季特再看下去，又是「打倒與天皇結合了的資本家地主的政府！」的一個巧妙

的口號，於是遂使他沿着墜堵的四周逐次細察下去，那大小不一的，已經有許多半滅了的各種口號，都爲他指出日本黨人的兩次被檢舉的鬥爭心血，這時他看監房倒不像什麼墳墓，而真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大戰場了。

可是朝上的囚飯一過，那慢慢徐行的時間，復成了囚人們所共同咒詛的材料，在這種默然兀坐的繼續下，季特也重新地感覺不可忍耐的苦患。他想照樣來作點壁書？然而身上的一切早就被清算淨了；計劃逃監？在這囚人雜居中，顯然是笑話，而且也用不着。於是，他感覺這監獄也太平凡了；其餘的囚人都是判決了的拘留囚，老實是無什麼變化；既然說不上「有趣」，然而也說不上深刻。他又開始打量他這些同僚，可是也找不出一個有意義的臉像，連最初一暫時的憐憫心都逃跑了。末了他纔細細地審視那在監房中踱方步的自稱常來往於中國北方的日本人，祇見他一幅濃眉疊巒，更襯上一對陰暗的鷹眼，一件白花條紋的「彩卷」（睡衣）上面，又穿一件西裝上衣，從背面看來，很像一個着裙的醜型西婦。

『喂，田中君，還是你講個支那故事來聽罷，太無聊哪。』

被稱爲田中君的，正是季特所打量着的日本人，因爲他見着那醜型西婦的背影一掉，便坐下來臉上發出微笑說：

『好，我講個支那婦人的故事與你們聽罷。』

季特一想糟了。這雖是聽慣了的，但那雙尖尖小脚，那骯髒的身體，那用手拭鼻穢……等的嘲笑，畢竟還是刺耳的。可是一瞬他便知道事情彷彿還不止於此，田中君隨即吞吐地補充下去：

『可是，有些礙難說，這是在外交上成問題的事……你到過庫倫麼？』

季特被這末尾一句話問來，他忽然滿心願意聽這支那婦人的故事了。欺詐？強姦？慘殺？一切 Grottesque 的 殖民地之慘無人道的等等現象，都在他的腦內打閃。

『南方人怎能到庫倫；儘管講，我將來也不作外交官。』

可是田中仍遲疑而狡猾地笑，他隔一晌纔又回頭過去向着那要他講的故事的矮小的日本人說：

『嘿，多得很；如果祇要 每天都可講一個。』

顯然田中還在顧忌季特，然而那吞吐的話中，則又頗有言不自已似的。末了終因幾個

日本人都圍了上來，他纔裝出一個流氓英雄的口吻，說了如下的話：

『這話說來很長；當歐洲大戰開始，許多日本人都認定是向支那及俄羅斯發展的機會來了，於是我們有幾個人，也便立意要到這一帶去經商。但要向海外拓殖，第一步非有大宗的資本不行，我們爲籌資本計，無論如何，祇好先採辦嗎啡。咳！嗎啡在滿洲及北支那一帶的銷路真好，支那人無一天離得它，勞動者寧肯不喫飯都要來打嗎啡針；我親眼見過來，那些青皮刮瘦的中了嗎啡毒的支那人，一發作便全身痙攣發抖，牙齒咬得帮緊，真是駭人；如果這時再不打針，便一下就倒在街上昏了過去，但祇要打了兩針便又平靜無事了。』

這時圍着的幾個日本人，都把頸子特別伸長，曲眉皺眼地，像在聽神話，田中急把話頭一轉，又打入了本題：

『嗎啡採辦好了，第二個問題，便是怎樣去通過稅關。但這，我們也曉得，祇要日本領事館通過了，不經過支那稅關也可的。好的，我們便去疏通日本領事館，起初領事嫌「這個」少了，不准，』田中說時，用兩指比成一個圓圈，說明「這個」是金錢賄路的意思，『後來我想橫豎是馬上可以撈回來的，便又多增加了一千圓打進去，纔得允許通過了。——這樣，一舉便爲國家賺了幾萬。』

傾聽着這故事的幾個日本人，起初顯然也感不到這賣嗎啡，行賄路的事是正大，然而聰明的田中，補出這末一句時，那「國家」兩字便像咒應符似的，把他們的慾望滿足了。可是其中有一個較蠢一點的日本人，還不懂領事館爲何能够作這樣的事，於是又費了田中爲他說明：在支那的外國領事館，都是可以自由運軍火，販鴉片，和輸入漏稅貨的；末了田中又說明日本領事館常常勸日本人不要偷偷摸摸地去漏小稅，要幹儘可以大規模幹……等後，纔又轉到他所講的故事上來：

『資本籌好了，我們便到莫斯科去開了一個電氣材料的大莊口；起初到這賺錢不少，可是不幾年革命一起，可惜，便統統都損失了。沒辦法，又使我們再回到支那來再籌資本，恰巧回來不久，我便研着一個支那女人，——這個女人便是我現在想要講的了。』

田中說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笑，便把話中斷，而且隨即把身體向後一仰，兩手反撐到席上，使圍坐着的一個圓圈缺一隻口出來了。幾個聽着的日本人，彷彿亦被上一段聞所未聞的話所迷住，暫時無言地靜待着這故事之更奇特的發展。可是田中始終不肯再說了，他

推諉以後的事業是爲「國」努力，但於外交上太有妨礙了。末了，他始終避開了正話，而轉到一般的支那女人的邪談上，以滿足聽者的好奇心，他先讚美支那婦人的皮膚比日本女子的來得嫩，次說到中國娼妓，是先爬上遊客身上來誘惑，而且下陰的毛全都是拔盡了的。其次他又講到日本人在中國的自由，他們在國內動則要坐監，但在中國時，日本政府却是保障他們任性任爲，而且有時還獎勵他們出來搗亂的；末了，他竟結論到他死也不願離開支那……

田中正在這樣五花八門地講着，不知怎的，看守忽然走來要提他到第二號監房去；田中很不願意去的樣子，顯然第二號監房是比較地壞。可是更爲惋惜的却是季特，他惋惜從此不能夠聽帝國主義者蹂躪殖民地的親口供狀，他惋惜這支那婦人所遭遇的運命竟入了迷宮；然而當他目送着那「醜型的西洋婦人的背影」踏出監門時，他的心也暗暗地叫着：

「惡魔！你們在被壓迫的中國，能夠自由地無惡不作，也能夠自由地無惡不掩過；謝謝你，惡魔！你不特親自供認你們的惡事的一部，而且你那粗枝大葉的談話中，已經更可推測你們所作的更毒狠的事件了。然而惡魔！被壓迫大眾的全盤的審判已經在開始了！……」

#### 四

時間一寸一寸地消磨，頭腦祇是昏沉的繼續。到了有一天的下午，季特突然被叫出監獄來了。從看守與刑事所交換的話聽來，他知道是要被提到另一個警察署去。於是他在刑事的嚴重監視下走出了大門，街傍便有一武裝警察和一部自動腳踏車在等着他。

外面仍是天高氣爽的秋晴，使久不見陽光的季特竟覺有些目眩。一瞬他和刑事都坐上了小的車盒，武裝警察便撥動車機開走了。在汽車發出嗚聲的疾馳中，季特下意識地儘量地打量四街的一切，他知道這眼目的自由也僅只一瞬。在街心中電車仍是那樣的衝馳，到來往繁盛處，人們都把眼睛射過來，特別又射到他的大學制服上。這小自動腳踏車像怪物似的不斷地放出噪音，不斷地向南馳走，季特能享受可愛的陽光，享受眼的自由的時間，也不斷地由縮小而變爲零。不到二十分鐘左右，車便到了S警察署了。

拘留監的囚人，一日有兩次放出來撒尿的時刻，季特這一次在看守室等待搜查身體

時，正碰着了這個晨光。此處比K警察署更為深刻：囚人特別地擁擠，股股刺鼻的穢氣，充滿了室中。逼近便所的監房，全部都是朝鮮人，而且像罐頭似的裝滿了十幾個。季特正望着這些囚人仍在看守的叱罵聲中漸次奔回了監房時，忽然有一陣似被什麼抑壓着的嗚咽的哭聲傳來，季特見着使所的一隅，有一朝鮮人用兩手護着頭顱，縮成一團，一個高大的看守正舉起拳頭，像鐵錘似的照着腦頂亂打；繼而屁股和腳腿又是一陣皮鞋的亂踢，直踢得這嗚咽的哭聲也聽不出時纔停住了。

移時，季特看這一幅慘影爬進了第一號監房，他馬上感覺了這一次不特是進了墳墓，而且真似落到地獄中了。監門不是鐵柵，而乃是分爲上下兩節，上節用鋼網與玻璃兩層作成，鋼網層靠監房內，鋼網外則是一層五分厚的模光玻璃，下節則純係鐵板，祇在接近牆腳處用鐵繩編了一排小孔以通風。自然進出時祇開下一節，所以誰也真非爬不可。

模光玻璃的昏昏弱光，祇能照着接近門闕的一部，進深則幾乎黑暗得不能辨人。在這灰光下，季特見着一位禿頭的侏儒，像木乃伊似的寂然不動，側邊一個落鬚的中年，正脫下汗衣很熱心地捉蠟子。角落上則有一個裸體，像蝸牛一樣地蜷伏在一件單薄的「和服」內。其餘還有一個臉上紅腫得眼睛合縫的人，匍在地上呼呼地打氣。……

以後又是暈沉的悶坐的繼續。也許是因爲與火車站接近的緣故罷，此處與K警察署比較起來，顯是迥然不同，扒手，強盜，拐犯，賭徒……不斷地都有這樣的犯人捉來拷問，每天也有人被釋放。所以K警察署是單調而無變幻，此處則是緊張而殘酷，罪人們都一進來便各自抱着頭斜倒在地上，直到另一次的門鎖響時，纔又忽的抬頭起來呆望着是誰被送了進來，或是誰被叫了出去。

時間漸漸在萬無聊賴中消磨過了，關於自己的審問仍然還不會進行。在計算自身究爲的那一件事被捕，豫備如何來應付審問中，季特忽然憶起每夜打手印時所見着的自己的姓名旁邊的兩行小字，——他想這說不定就是罪狀。可是待他於今晚留心去看時，他知道這有些滑稽了：每個囚人的姓名旁邊，都一律是「……徘徊街頭，形跡可疑，是以加以逮捕……」的罪狀。末了，他終不推想了。他知道在這亂用刑罰的現社會中，每個被壓迫的人都不免要坐兩次監，而且行每件事都有被捕的可能……

時間終又輪到了一個陰暗的天日，室外是沙沙淋瀝的風雨。午飯剛過，監房內已黑暗得如薄暮了。季特正擬匍到地上，從牆腳的通風孔望外面的光線，他忽見自己的腦頂前



走來了石守的皮鞋，監門一開便叫了他的名字。

隨着看守剛走到拘留監的大門，陡然一股冷風吹來，使季特打了幾個寒噤，門前也正有一個刑事在等着他。他努力地抵抗着寒氣，默默地走過了走廊，可是到剛上了幾步樓梯時，他便感覺眼睛發暈，腿部一酸，幾乎跌了一交。

「怎樣？很難過嗎？今天要審問了，全部都說出來罷，馬上會放你出去的。」

刑事的類似誰許的話，得了季特的一個冷笑，然而他亦委實感覺自身的脆弱，不滿一月的監禁，竟引起了身體上如許的變化。

樓梯盡處，一側拐便是一間刑事們過夜的寢室，內面鋪了幾寸厚的草蓆。鋪上一張矮棹的四周，歪倒地坐了七八個刑事，但正中的一位，季特却認得就是那生有狗鬚的檢事。

在項索的狐疑的陰險的眼睛下面，季特緊緊地屏着氣息坐下。他心中暗暗地自語道：「現在是更困難的一段生活開始了。在你前面的，是被壓迫的大眾的敵人，而現在祇有你一人被押在他們的中間。你有如一個打败仗的俘虜，敵人們正要儘量地使你吐出一切的軍情。阿，誰，肯，許，他們都要用盡的，極端地留意罷，不要現出弱點，不要多開口呀！」

可是檢事的一簇狗鬚終於開始顫動了：

「不用說，你是曉得你為什麼被捕的罷？」

「不曉得。」

「不曉得？你要識相點，先說出來免我們動手罷。」

檢事的左側下面坐着一個壯漢，忽然搶着似的這樣吼來，但季特祇徐徐地先回了輕蔑的一瞥與這聲響，然後回頭過來向檢事說：

「真的不知道；我老早就想問問這監禁的理由。」

季特的這聲，顯然已經打破了檢事的忍耐；這回不特他那幾根狗鬚在顫動，而且他臉上亦發出冷酷的冷笑來說：

「那末我先告訴你罷。你是犯了日本的「治安維持法案」；你在日本的國境內公然聯合一部分的日本人來反對日本帝國，參加革命團體指導下的組織，參加銀座街頭的大示威……曉得了麼，以後還是讓你自己說罷。」

這幾句話，的確像青天霹靂一樣，而且出乎了季特的想像之外；他不曾憶着那已翻沉

寂了的兩月前的事件，到現在纔爆發了。

「雖是這樣說，但我實沒有過這些事。」

「沒有？不說也不行，老早就有人替你說了。」

檢事一面說，一面從掉下的皮包中取出一個釘好了的冊子來翻開，遮遮掩掩地僅留下一段字來給季特看。

「你瞧，你們同志的口供中老早就有你的名字，你還推諉什麼！」

季特果然在一系列口供中發現了自己的履歷和姓名，他的心頓時極端地被攪亂了。可是檢事又將小冊子翻了一頁與季特看，一面似得了勝利地說：

「老實告訴你，你們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將來回到支那，自然都是要人。日本政府為將來得與你們親善計，已決計不把你們引渡到中國官廳。你要曉得，如果支那政府知道你們在作反日運動時，你們的運命是不用我說的。瞧你們同志的「嘆願書」罷：「……希望不要把我引渡到中國，我甘願服從日本法律的制裁……」」

季特想一切都完了；這次顯然是逮捕了日本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而這些同志又這樣乾脆地把一切都傾吐出來了。可是在這樣的窘迫中，他忽的又像得了救星一樣，他想說不定這是那些狡猾的走狗們偽造出來的口供。這樣一想，他的內心雖覺得有些顫慄，但他終於大胆地說：

「我雖不知道這是誰的口供，但我相信這是撒的謊，我真的不曾參加過什麼。」

「咳？這是撒的謊？」檢事現出滿臉的猝怒，「我們一直到現在都很客氣地對待你，你不要儘不識相；中村君，弄他吐出來罷！」

正在這時，房門忽然打開，進來了一位提皮包的紳士；房內東歪西倒的刑事們，都像老鼠見貓似的慌張，一舉起來穿好衣服，整頓面容，來者顯然是位高等走狗。檢事即趨向前迎着，一瞬復轉來把季特的審問交與所稱的中村後即與來人一同出去了，繼續許多刑事亦紛紛出外去作獵犬的工作，房中祇剩得一壯漢，中村，和季特三人了。

房中一時顯得輕鬆了許多，但新的脅威，馬上又緊緊地來壓着季特。中村係此警察署的「警部」，壯漢則是「警部補」。他們兩人都像兩隻惡犬圍着一匹困獸，正在細細地計劃怎樣來咬噬，怎樣來撕扯。一時警部取出紙筆來把季特的籍貫，履歷，宗教，崇拜人物等都記載完後，即重新地強迫他要他把犯罪供訴出來。季特預感野蠻的脅威將來，但他

內心的命令愈嚴厲地對他說：「當一個受難的信徒硬過去罷，說了一句是要說第二句的……。」於是他奮起全身的勇氣嚴然地拒絕道：

「我早就說完了，一切我都不曾參加。」

「叱！真刁；他現在大概是不會說的，讓他想一想罷。」

警部放下筆與壯漢使了一眼色，這壯漢即命季特起來站着。可是意外地這壯漢也不即刻打他，也不曾用刑具，僅滿臉掙猛地像一嚴格的體育教員，強迫季特起來作劇烈的體操。舉踵，兩膀上伸下垂，腰肢前彎後仰，下肢左右高舉，舉凡季特從小至今所學習過的體操，都被強迫地練習過，舉動稍一遲緩，馬上就是猛烈地一巴掌打來。這樣不到三十分鐘左右，季特便淌了滿身大汗，警部纔使他回到監房去了。

## 五

回到監房後，季特即感覺滿身癱軟，四肢不能站立。二十幾天的牢居生活，早已使身體變成了僵硬，而現在突然加以劇烈的運動，竟使全身的骨節都鬆開了。

可是到了晚上，季特纔愈明白這體操的殘酷；四肢儘管癱軟疲倦，腦經儘管昏沉沉地不能入寐。他早就聽着肩膀的囚人們打着鼾聲，但他自身的神經却始終是亂離離的。今天審問的經過，無回數地在他腦內迴轉，末了他又想起了兩月前的銀座街頭的事件。這是在東京的朝鮮，中國，日本三地的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向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大示威運動。他們要佔領這條東京的「南京路」——銀座，他們要反抗二十世紀的寄生蟲之向着革命陣地的進攻，他們知道祇有被壓迫大衆纔是被壓迫大衆的朋友，他們知道祇有日本，朝鮮，中國的被壓迫者們緊密地聯合起來，纔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不幸這計劃竟被日本的高等警察網嗅着了，當季特按着時刻到指定地點時，他一跳下電車，便見着街傍站着一對對的便衣刑事，和無數的武裝警察。「事敗了！」他抱着悲憤的心情繼續往前走，一家商店門前，有幾個土色臉的朝鮮人正與一羣刑事掙扎，其中一位正想從橫巷逸去，但忽的兩個武裝警察追去一陣拳頭，這朝鮮人終於在頸項上流着一股黑血，被押到汽車上去了。季特突出一對鸚鵡般的眼球，正怒視着這一幅殘暴的光景，他突然覺得背後有人捉住了他的手膀，一回頭過去，一個帽絆緊緊着下顎的警察正打算要逮捕他。「做什麼！我是過路的。」於是警察打量他的學校制服，細察他的面容過後，纔放他過去了。「危險，要是一個

狡猾的和服刑事，恐已遭毒手了。」季特一面這樣想，一面正打算暫進一家商店去，忽然前面一潮吼聲突起，刑事，警察，和羣衆的奔湊着的地方，有無數的紙片亂飛，同時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中國，朝鮮的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反對進攻革命陣地」的聲浪，亦高震在空際上；繼續又是廣大的羣衆被捕。

事敗後的第一月中，許多日本和朝鮮的同志都逐漸地被釋放出來，祇有中國的幾位留學生從此便告失蹤了。過了許久，這些學生雖仍渺無消息，但大家對這件事的注意，也就漸隨着時間的經過而沉沉下去了。殊知帝國主義的走狗們的狡猾毒計，竟是在大家的不注意中來一網打盡。

在這樣的追憶中，季特的意識終亦漸朦朧了下去，但不知怎的他忽又一下翻身過去抱着側邊的囚人，竟用一句中國話來問，「喂，是幾點鐘了？」這囚人突被驚醒過來正莫名其妙，季特纔又昏沉地把意識回復過來，知道自家是發神經錯亂了。以後仍是昏昏的繼續。他祇有突出眼珠望着那巍壓的牆壁，望着那高懸着的發紅的電燈。他有時聽得街心特別清晰的汽車聲叫，有時遠遠的又是拖長了的一聲火車的汽笛悲鳴。這是一個如何遲緩的長夜啊！

不知已是什麼時間了。兩耳盈着的無聲的聲響，突被一陣鐵鎖聲打破，季特心裏一悸，他聽得第一道監門打開了。俄而是由遠而近的一步一步的皮鞋聲響來，季特又在凜冽的寒夜中被叫出監房去了。走到監門處，他見着看守室的鐘正要指着四點，而白天的壯漢亦帶着毫無同情的鐵面在等着他。但這回不是到刑事們的睡室，而是到另一間無草蓆的小房來了。

小房中的陰慘空氣中坐着警部，季特一進來便受着他的冷酷的視線，房中馬土增加了緊張。

「怎樣，大概已經細想過了罷，招不招呢？」

「白天已經說過，沒有什麼可招。」

「謹同你久撒賴——」

季特剛聽到這樣半句話，便見着壯漢兇猛的一掌打來，使耳門邊熱刺刺地發出喻然的聲響，這喻聲直滲透了腦頂，復在那裏盤旋了一陣，纔漸次消逝了。可是這肉體上的脅威，不會使季特屈服，反激動了他的憤恨；他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喉頭，然後又使勁地一

聲罵出：

『野蠻——』

『你還要罵，野蠻就野蠻。』

壯漢接連便是一陣不斷的拳頭和腳踢，打得季特在地板上亂滾，直到他的身體縮成一團，動也不能動時，壯漢纔暫鬆手。

『還要刁麼，供出來罷。』

坐着的警部見着季特慢慢地回復過來，便又加緊地迫問。

『要打就請你打死——』季特氣喘地說。

『倒不打死；你不說出來總要弄你個半生不死的。』

這樣說着，壯漢便用足鍊手鐐來把季特綁好，然後把一根粗大的橡皮管接到角落上的自來水龍頭上，一剎那間，季特便覺得一股水猛烈地向鼻腔衝來，頓時不能換氣；他本能地擺着頭項來掙扎，可是頭部早已被壯漢捏住，連動也不能一動。一秒，二秒，五秒……望着季特快要窒息時，水管纔又暫時地避開了。可是警部的問話，得不到滿足的回答時，這無人道的拷問便又重新開始了，這回季特先覺得一股一股的水衝破了鼻管又從喉頭上流去，繼續覺得胸前不能轉換的氣向上一湧，便直衝到腦蓋，忽然眼前一鼓，他便不知道什麼了……



# 奸 細

周裕之

萬寶山事件……韓境華僑慘案……中村失蹤事件……連買下來到遼吉侵占……黑龍江攻擊……滿蒙獨立國設立……這日本帝國主義一貫侵略政策，已引起全世界的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兩大勢力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已經爆發了。在噴火山的中國民衆還在掙扎着準備自己的力量。有一枝秃筆的人，誰都應該持筆挺起做喚醒民衆的工作。記者能力薄弱，只把這些大事件中一段小小的插話寫出來給大家看看。

說是寫，我連這點心理的餘裕都沒有。好在我有一位朋友由東省給我寄了許多材料，他原是叫我拿給上海的文學家做創作的材料的，現在不文的我把牠公開出來。

真的，創作！大戰的狂風暴雨眼看就要襲近我們的身上，誰還有閒情逸致去創作！

## 一金利生的謝罪聲明

七月十五日哈爾濱國際公報專載：

朝鮮日報長春支局記者韓人金利生之謝罪聲明書

敬啓者，在萬寶山事件發生之時，鄙人因為不會中國話，不能往訪中國人探知事情，而迫于急速報道之必要，採用長春日本各機關的宣傳材料，轉送登報於朝鮮京城朝鮮日報紙上矣。奈這些材料究竟都與事實有所差違，而在今想及這些說報，大有影響於在朝鮮各地演出之排華暴動，深甚痛恨。所以鄙人痛感這些過失有所重大，茲將本事件之經過上重要若干點，列舉發表如左，并爲聲明，深致謝罪如是。

- (一)以長春親日派機關朝鮮人居留民會為背景之李陽昶(民會評議員)為名等九人，與中國人郝永德者，于今年三月關於萬寶山荒地墾耕的租子契約一事，取二重契約之形式，向與多數地主訂立租買契約，又且訂立水道掘開使用土地租賃契約矣。而現在所爭之土地中如未經收訂買約者尚多，又且前記兩種契約，原是附記以該契約呈請縣政府立案完事方生效力云云之附帶條件矣。
- (二)問題之發端，從前記未盡收買約之水溝，用土地之開掘上起來。該地方的地主全部及中國官吏主張，以為前記兩種契約，因未往縣政府立案，故不生效力，因而要求中止工事。而親日派朝鮮人會及日本領事館警察對於契約效力之有無，姑付不問。藉口農期方張，主張使鮮農先着手耕作，再談善後交涉解決之意。又且主張前記契約必須追收當然實施立案，履行條約之意，仍于日警庇護下積極進行工作矣。
- (三)中國官吏，原非排斥韓農取得土地耕作，本只不過排斥其將未生效力之契約強迫行使之日警橫暴，一則亦不過擁護自家之法律，防止自國人民之損害而已。又有一理排斥日本人之利用親日朝鮮人作器具，深展侵略之毒手也。
- (四)在表面為此事件中心之鮮農，毫無關係，于前記契約，只不過被前記該農團九人之報來為小作人，就役墾土開溝工事而已。中國人及中國官司亦能知悉此情，由始至終，未對此等鮮農為敵，只不過阻止鮮農在日警指揮下之開溝工作，此亦僅只掣肘，絕無加暴行于彼等之事。至于世間宣傳之鮮農死傷云云等情，本無是事，亦日人及親日鮮人之誘發兇案之虛偽宣傳也。前記韓農，固不願被利用為不合理之鬥爭器具，既有自退現場者，多數殘餘鮮農，被日警之制止，不得自由退出，現正陷于進退不得的苦境。日警以為鮮農退去不留現場，即無對中國交涉之材料，故非但攜帶武器，威鎮現場，且用經濟力積極援助。此次鮮農團及鮮農，已將種稻七十餘石(日石)經南滿鐵道會社配付，向金融會領到現金數百元，又向勸業公司(日本機關)借到日金二千元(日本領事館之轉旋)。事實真相如右，敵人受日領之使嗾，訛報敵國，遂至兩民族衝突慘境，因悔前過，敢先聲明敵人罪過，以謝中韓兩民族。

朝鮮日報長春支局金利生啓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四日



## 二遼東號樓上之血案

七月十六日哈爾濱國際公報的記載：

吉林商埠地之血案

金利生死狀甚慘

兇手當場被獲

吉林電訊，昨日(十五日)正午吉林城外商埠地日本領事館附近之遼東號樓上突然發生一駭人聽聞之慘案。受害者為駐在長春之韓人新聞記者金利生，身中數槍，死狀至慘，金氏自萬寶山事件以來，其言動頗為當地中日韓三國人士所注目。此次之慘死蓋亦含有深刻之政治意義。兇手雖開槍拒捕，終被我國警察當場捕獲。現該兇等已移解至副都營行軍法處審訊，案情真相將水落石出。惟當局以其關係重大關防至為嚴密。記者款費苦心從各方面刺探所得之結果，頗可供讀者之參攷。茲特為詳細披露於左。

(一)金氏之履歷 死者金利生為韓京漢城朝鮮日報長春支局之特派通訊員，駐長春蓋有年矣。平日交際極廣，日本領事朝鮮人居留民會會長等均甚熟識，即中國人方面亦頗多來往。氏既擅長交際又為新聞記者故對於東省韓僑情形至為熟悉。惟韓國民黨中人似頗不滿於彼，至有誣之為奸細者。氏則泰然若無所聞，即民黨中人亦一例交際。蓋其為人非常圓滿，行徑亦似甚磊落。不意今竟遭此意外之不幸，誠者頗為惋惜云。

(二)萬寶山事件 金氏之記者才能頗見重於韓國報界。其職務雖只為朝鮮日報之通訊員，然以消息靈通材料豐富，故其所發之消息，韓國各報競為轉載。最近似更兼任仁川平壤各地報紙之通訊，而氏之電報遂成為韓國民衆視聽之中心矣。

萬寶山事件，金氏大肆活動，凡與事件有關之消息，無論大小巨細，均電告韓國各報。其報告有時荒誕無稽，迹近故意造謠，如謂中國官廳將驅逐韓民出境也，如謂中國農民屠殺韓僑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此等肆意挑撥之結果，至釀成韓國本土人民慘殺各地華僑之暴舉，此則金氏莫能辭其咎者也。

(三)韓人之非難 然居留東省之韓人，對於金氏此種挑撥離間之舉，頗感不滿，而以民黨中人為尤甚。及漢城仁川各地慘殺華僑之事發生，中國全國震動，東省負當事之責任對此尤為憤慨。居留韓人深悉韓國各地暴動，出於民衆被騙。日本平素對於韓人不許其集

會示威，此次特別允許則其出於日本政府之操縱指使，毫無疑義。韓僑中有識之士以爲金氏故意偽造電報激動民衆，實與此次暴動有直接之關係，因之非難金氏之聲甚囂塵上矣。

(四)謝罪聲明書 金氏受韓僑責難，頗感不安，而高麗各地暴動發生以後，長春日警對金氏監視甚嚴，金氏益深進退失據之感。於七月十三日，金氏乘間赴吉林，擬稍避鋒頭，不料該地韓國國民黨中人復嚴詞詰金促其自白。金氏迫不得已，始於十四日草就一文分寄中韓各報，即昨日報端所登金利生署名之謝罪聲明書是也。本報昨日刊登該文，茲不贅述。今此文發表不及半日，金氏即慘遭殺身之禍，其中蛛絲馬迹顯然可尋。

(五)被害之情形 金氏到吉後，原住牛馬行韓國友人處。昨晨始至城外商埠地日本領事館附近之遠東號樓上。被刺以前尚有韓人數名來訪。正午突來長短髮之韓人六七名擁至樓上與金問談聲音甚厲。未幾即聞槍聲連發，叫聲罵聲身體倒地之聲嘈然大作。時蓋金已身中數彈仆臥血泊中矣。時正值午中往來正盛，行人陡聞槍聲，紛紛逃避秩序大亂。行人張鴻賓竟中流彈有性命之虞云。

(六)兇手之被捕 樓上槍聲大作時，無人敢冒險上樓。幸值我警察方面公安局偵緝隊長侯其昌等，正在率隊巡邏，一聞槍聲，馳往圍拿。詎兇手見勢不佳，竟然開鎗還擊。我警官奮勇不屈，卒將該兇捕獲，計當場捕獲四名，旋又捕獲兩名，共六名。

(七)審訊之經過 當該犯等被捕押登馬車送公安局時，道旁竄出多數無賴韓人，意欲行劫，幸押送警官力抗未果。解至公安總局審訊時，該兇堅不承認刺金之舉。正兇爲韓人朴昌，公然自承係吉林日本總領事館巡查，并謂彼等往遠東號乃受命令保護金者，不意至時金已被人槍殺云云，言時態度倨傲不遜，毫無悔禍之色。然問其手槍子彈何以用罄，既係奉命保護何以槍擊中國警察，該兇又茫然語塞無以答辯。公安局訊後立即轉解駐吉東北邊防副軍司令官公署軍法處審訊，卒以朴犯等證據確鑿，即晚九時派隊送監獄收押矣。

(八)本案之推測 查金利生自萬寶山事件發生，濫發電報，激動韓民，至惹起韓境發生仇華慘案。事後證明金氏種種駭人之報告全屬子虛，一般有智識之韓人，一面紛紛通電表示對我道歉之意，一面詰責金利生甚烈。金氏迫不得已始有謝罪聲明書之發表，自承從前之虛偽宣傳係長春日領授靈藥使，於是真相大白。日方以金氏揭穿黑幕惱羞成怒并懼其貽禍後日於交涉不利，遂生殺以滅口之決心。朴昌及少數之無賴韓人儼然爲人利用，

不知自己將來亦有蹈金利生覆轍之危險也。然此案關係外交甚大，日方未始不出而搗亂，望我軍政當局持以強毅精神，萬勿為彼所愚可也。

### 三死者的日記

A 兄：

前幾天寄上哈爾濱國際公報兩份，一份登載韓人記者金利生的謝罪聲明書，一份登載金利生慘死的新聞，收到了沒有，念念？這事件的經過，又離奇，又緊張，實在含有戲曲的興味；聽說上海的朋友想做些反日的戲曲，像這金利生之死，不能作一個題目麼？近來我因事來吉林又發現了一些關於這事件的材料，現在這信中所得的「金利生的日記」便是這些材料的一部，其他我耳目所得的，以後再寫給你罷。這日記是公安局的一位朋友給我看過的。原文是日文和韓文雜寫起來的。因為我懂日文和韓文，這位朋友叫我請給他聽。我順便借來把他翻譯出來，而把有趣的幾段抄出來寄給你。

上海近來如何？文化運動文學運動鬥得熱鬧麼？這裏被戰爭的謠言擾得人心不安。不過當局還很鎮靜好像沒有什麼的樣子。總之這裏就悶得很，我也許回到上海來。

江南秋色想來已竟很可觀了。松花江的風景也不壞，只是天氣已經漸漸冷起來了。

再會！上海的消息儘常常告訴我。

X上 九月十日

x x

五月一日

今早照例到領事館和居留民會去探訪消息。田城領事笑着說，今天是五一節，東京的工人學生恐怕又在鬧什麼示威遊行，鬧什麼羣衆大會，警察要忙得不亦樂乎。中川警部說，只要為天皇為國家，察警忙一點也不要緊。說着，他的臉上浮出追從的微笑。領事又說，說起忙來，莫斯科恐怕還要忙呢，只有這滿洲夾在日俄之間，却是天下太平。警部說都是帝國政策運用得當的結果，不然那裏會有這樣太平。領事看着警部低聲說，帝國政府從來是好的，警原外交固然有點軟弱，然而不過是一時的權宜，軍部的人却覺得一塌糊塗，叫我們做外交官的聽得刺耳。不過我告訴你，政府的態度也慢慢地強硬起來了，我們這外的官員也得有點準備。警部帶點懷疑的神氣回答道，是的，準備是什麼都準備好的。

領事臨了又說，這都是後話，彼此明白着罷了。不過近來滿洲的情形也得注意。滿鐵的下級職員居然有人赤化，組織什麼共產黨。再還有「不逞鮮人」……領事請到這裏，忽然瞞了我一眼，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居留民會的幹事告訴我，李陽昶前此派人去韓，調大批農民來開闢萬寶山水田，不日可到。據說由馬家嘴口開一條大板的溝渠來灌溉。經費已由領事斡旋，向勸業公司借用。幹事又說長農公司的郝永德是個地痞只要錢，中國方面的運動費已完全交他辦理去了。

六月三日

領事館得萬寶山韓人警報，謂長春縣公安局魯騎派人來說，縣長因馬家嘴口鄉民控告韓人擅挖溝渠傷害良田，着他前來驅逐韓人出境去，他因與民會會長相熟，故暫示觀望，韓人可速請日警保護云云。領事館即派警察若干人前往。中川警部告我，這回事件，帝國決不放過，你可速向朝鮮各報發電，稱東省官民壓迫韓僑，事實無妨虛構。我當下答應，但心中不免踟躕。這次萬寶山開墾，條約并未成立，日領催促韓人急急動工，顯有陰謀。我將事實真相報告到韓，日領決不肯饒我。況且我受人津貼，怎樣好去講話？中國的公安局局長都那樣親日，我又何必僥倖呢？好罷，明天起我就要着手加緊宣傳了。

七月一日

今早七時，萬寶山一帶數十村農民，七百餘人，各持鐵錘，到馬家嘴口，自動平溝毀壩，日警以人少不能阻止。領事聞報大怒，馬上派中川警部率領武裝警察五十名，攜帶步鎗手鎗及大宗子彈，決定對中國農民掃射。并編豫備隊，以便陸續接濟。

中川警部去後，田中警部拍我的肩說，本領署已下了最後決心，你的宣傳也應該加油了。我答道，是的是的。我自己的責任，我決不敢放棄。不過應該怎樣做，總還希望領事館諸位先生指導的。田中警部做了個手勢，我便跟他到一間小屋子去。田中掩了門，從洋服裏邊的布袋，取出一束電報稿紙，塞在我的手裏。我很機械的把這一束紙緊緊地放在西裝褲的靠臀部的布袋裏面。因為什麼，我這樣謹慎？這不是很明白的嗎，也許這一卷電稿紙裏面來的有老頭票哩。固然領事館很少給我們油水吃，可是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豈能不想這一點意外的洋財嗎？哎呀，我怎麼講了這麼多閒話？真的是這五百圓鈔票叫我這樣快樂麼？這當然也不錯，晚上我不是到扶桑館大醉了一場麼？想了好久不能到手的牡丹姑娘不是很馴順地睡在我的懷裏嗎？這都不是金票的力量是什麼？

確實，我昨晚酒吃得太多了。不，也許是昨夜我太快活了。不然昨天的事爲什麼我總記不大清楚呢？啊！是的，我記起了，田中警部給我那些電報稿子我統統拍發了。我一出了領事館的門，我便飛跑到電信局去拍發了。是的，「萬寶山慘案」，「支那農民大屠屠殺」，「韓人被慘死者數百名」，「支那當局決驅逐全體韓人出境」，這些震駭人心的消息，我借電線之力，一一送到漢城去了。昨天下午朝鮮全國的大報館都已經紛紛散發號外了。韓人看了這些電報怎麼樣呢？派代表去請宇垣總督出兵麼？打電報請東京政府實行保護韓僑麼？領事爲什麼要這樣激動朝鮮民衆？我真莫明其妙。

七月二日

今天去領事館不遇見田中警部。他看見我，光作個有意義的微笑，我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怎麼樣？昨晚快活麼？今早你來得很遲呀。」

田中不客氣地說了，我由不得用手去搔頭。田中不說：

「這樣的事你好好去幹，你以後還有好處呢。」

「謝謝。關係於日鮮民族的事，我總是盡力的。」

「孩子，你錯了，這裏只有大日本帝國！」

田中嚴厲地說，我嚇得噤止了口。

今天我又得了一卷電報稿子，照例拍發了。回家後，把昨天今天的電報稿子敷衍起來，又寫了一封長的通訊。

疲倦極了，又去扶桑館一泊。

七月三日

老實說，這兩天，我真怕有些被酒色(?)迷惑得糊塗了，萬寶山方面真正的消息簡直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朝鮮全國的報紙用特號字登載我所拍發的至急電報，他們也許以爲我是一個國士在鎗林彈雨之中冒險拚命探聽着寶貴消息呢！算了罷，酒底的國士，美人傍邊草草寫成的宣傳文，韓鮮的人民却流淚地在流淚，扼腕地在扼腕，熱心地捧讀着呢！唉，大衆，又蠢又老實又可憐又可笑的大衆！

但是事實却有點不妙。領事署今天非常緊張。聽說前天昨天兩天，雙方的衝突是很激烈的。昨天尤其利害，有幾百中國農民看見警察開鎗，居然回家取來鎗砲應戰。若不是中

國的公安分局極力排解，恐怕真要發生流血的慘劇呢。

領署和民會的人都很奇怪，中國人從來只是一團散沙，怎麼現在會有這樣有組織的行動呢？并且那些老百姓完全不聽他們官長的話，也不害怕日軍。怪不得有人說東三省近來有點赤化。我還記得有一次張作相司令出了佈告說：「長此以往，必成第三國際。」真的，那些農民的舉動怕有些第三國際的味兒罷。他講的第三國際要來的話，我金某人這一碗飯可吃不穩了。

午後又去領署，看見他們都有點高興似的。田中警部一看見我先滿面堆笑說道：「功臣來了，功臣來了。」新到的井上書記補說道：「金君，你利害呀！值得賞一個金雞勳章！」我簡直摸不住頭腦。後來田中先生才拿出幾張電報給我看，他拍着我的肩說道：「孩子！你成功了！我們成功了！」

我一看見電報，暗暗吃了一驚：原來仁川漢城各地韓人大大示威，開始暴動，屠殺華人，擊毀華人商店，形勢非常嚴重的。電報簡單，並沒有講起什麼原因，令人莫名其妙。我曉得韓人對華人的感情，素來并不十分壞的，何以現在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呢？我一面看電報，心中不住在這樣想，忽聽見田中警部拍我背上，呵呵大笑，說道：「怎麼樣？你奇怪麼？都是你的藥靈應呀！」井上書記補接着說：「靈應是靈應的，怕有點太過火了。」田中警部說「什麼？太過嗎？你才來這裏還不曉得情形。像這樣還嫌不夠呢？非得朝鮮全國起來大大屠殺支那人不可。」話說完，他又轉向我說：「金君！帝國的滿鮮政策你是曉得的，你還得再加上些馬力！」

我真奇怪起來了。難道這回朝鮮暴動是我的力量麼？開會示威，本來政府是不允許韓人做的，這一次為什麼能夠各地一齊舉行。難道這也是我金某人的力量嗎？管牠的！他們說是我做的，就算我做的罷，橫豎靠官吃飯，不怕惹禍的。將來運氣好，說不定有金雞勳章……我真癡了，朝鮮人能得金雞勳章麼？好罷，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又給內地發了幾封至急電報。

七月五日

今天早晨田中警部告訴我，晚上八點鐘到大和旅館來，所以晚上同居留民會的李陽成申東光一同去。等了一會兒，田中警部，中川警部，三上書記，井上書記補還有幾個人都來了。大家坐定，三上書記報告這次宴會是慰勞中川警部和慶祝朝鮮民衆的。田中警部補

着說，金君這次的功績也是值得耐勞的。不曉得爲什麼，他老人家對我頗有好感。我當時覺得臉上都有光榮了，但是極力謙遜着說，這都是田中警部的指導，我不過是個機械罷了。田中聽了我的話，並不高興，反睨了我一眼，我不覺楞了半天。

酒擺上來，長春一流的藝妓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來了。有萬龍，有桃代，有梅香，有團子，還有許多，大約十多個人。桃代是最喜歡的，可是今天又偏偏坐在井上的傍邊，動也不動。我傍邊侍酒的是千代葉，真是名符實實，一個長了千年的枯葉。酒過了幾巡，我有點醉意，我大胆調戲桃代，那曉得她只說了一句「討厭的！」把身子更靠緊井上了。當然，井上又年青，又漂亮，又是書記官，而我又是個朝鮮人，憑什麼和他拚。但是這個朝鮮人不是這一次事件的功臣麼？今天不是祝賀我的宴會麼？我怕什麼？我硬着頭皮，持酒盃走到井上面前和他拚酒。

「書記官，怎麼樣！來一杯罷！」

「景氣很好啦，呀，來罷。」

井上便舉起了酒杯：

「爲金鷄勳章乾杯罷！」

他在嘲笑我，我瞟了桃代一眼，叫道：

「爲美人乾杯罷！」

桃代回轉頭去，看着梅香，做了一個輕侮的冷笑。酒湧上來了，我給她酌了一杯酒：

「喂，桃代姐，美人兒，你也吃一杯罷！」

她身子向旁邊一躲，我撲了一個空，酒洒在她淡青色的衣服上。

「討厭的鮮人！」她叫起來了。

「喂！不要動粗！」井上也抓着我的肩膀喊了。

「什麼！區區我也是主賓之一呢。你不用多嘴。」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一個巴掌飛到我臉上，清脆地發響。

「不知高低的東西，你再講一遍看看！」這是井上的聲音。

「喂！金利生，不許撒野！這是什麼地方你曉得麼？帳混東西！」

田中警部還正在罵着，中川警部的拳頭已經到我的身上來了。還有幾個警官要送我到領事館去，三上書記再三制止才幸免。民會的人替我說了許多好話，終於由我陪罪，這件

事才算了結。

什麼宴會，什麼獎勵有功，討了一場無趣！

七月十三日

長春真住得無趣了。領事館方面和以前大不相同，大家都是白眼相待。警察有時好像跟着我監視我的樣子。沒有法子，我只得民會去玩玩，可是民會的一夥老頭子把我當赤黨一樣看待。講到赤黨更討厭，他們說我是日本警察的走狗，聲言要打倒我。如今我覺得天地窄了，只少長春是住不下去了，沒法子，我只得且躲躲。今天早晨便到吉林來了。

這裏比長春清靜一點，可是日本人和朝鮮人還是一樣地很多。并且一個個都像認得我都像曉得我爲什麼到這裏來似的。認得我便怎樣，曉得我又能怎樣。不過最討厭的那一批左傾分子，他們曉得我來，必定會有麻煩。

我還是回韓國去罷。他媽的，日本警察不承認我了，至少韓國的老百姓總承認我是他們的功臣罷。

七月十四日

今天早晨，有幾個赤黨找到我這裏來了。他們逼迫我發出一種聲明，揭破萬寶山事件和韓國屠殺華人慘案的黑幕。我拒絕了，他們拿出一張紙，紙上應該聲明的幾點，叫我照辦。

「金先生，請你要想想，你是犯了破壞革命之罪。」一個好像領袖的人在講。

「你若不肯寫，你應該曉得你的罪是有相當罪罰的。」一個年青的說。

他媽的，到處不討好。這些赤黨最難惹，恐怕都是些殺人不得眼的東西罷。英雄不吃眼前虧，我就給他們寫了罷。

晚上那個青年拿稿子回去的時候，我忽然心生一計，約他們明天上午到遠東號來。若是他們來的時候，老子自有道理。

運氣好的說話，我回長春去的禮物又有了。

#### 四 結 尾

後來哈爾濱的朋友來信說，打死金利生的不是日本警察。據說日本警察是金利生叫去捉什麼人去的，不料警察正要進門，就聽見槍聲，及至跑到樓上，金利生已經臥在血泊中



了。恰好中國公安局的警察也趕到，日本的私服警察便放鎗拒捕，所以被拿獲了。

我在上海也問過幾個由東北來的朋友，關於這件事，也是各不一致。到底這金利生是怎樣死的？

現在我想沒有研究的必要了。一個走狗，主人打死也好，敵人打死也好，管我們的什麼事呢？

關東曠野的砲聲，把我這小有產者的偵探趣味，已經轟擊得無形無影了。



# 麵包綫

張 天 翼

「口令！」

「老百姓。」

「站住！……你哪里的？」

每晚到了八點鐘就特別戒嚴。店家全關上門，路上沒行人。整個省城裏的人很恐慌，臉上的肌肉在跳着，心臟像時時要跳出口腔來。大帥出了布告闢謠，叫市民安心，並說預備嚴緝造謠者，可是每條街上還老是流着「討賊軍」失利的消息。每分鐘，每個角落裏，一些帶瓜皮帽子的人三個五個地聚談：緊張着臉，壓小着的嗓子，互相報告哪里失守，哪個部隊全軍覆沒，「討賊軍」一退，省城不免糟糕，等等。

這流言大概證實了。大帥把手裏的茶杯摔個粉碎，罵他的部下沒鳥用，一面親自赴前線，還在後方調兩師兵去。

弟兄們背上步槍，罵着大帥的十八代祖宗，上火線了。

三天一過去，多數弟兄們在火線上帶了花，回到省城的軍醫院裏。

季節是冬初。

傷兵們穿上十兩重的棉軍衣，有點擋不住北風了。

「姚得盛，我說軍需官要不是婊子養的，你把我周進兩個字倒寫。」

「下回不發餉，咱們不上火線。」

「要咱們開槍就得給錢！一毛二分一槍，公平交易，老少無欺。」

『他們槍斃你。』

『槍斃？』劉彪生插了進來：『槍桿兒全在咱們手裏。』

大家閉了會兒嘴，林保勇低聲問：

『你猜老陳到哪去了？』

『你知道麼？』周進沉重地說。

『我不知道。』

過了一星期，他們裏面死了三分之一；其餘的可以說全好了，能夠到外面去溜了。軍醫院辦事總是怪迅速；或者死，或者痊愈，六七天裏就決定了的。林保勇腿肚上穿過一顆黑棗子，進院的第一天就把腿子齊膝頭鋸了去。杜醫官說過這話：

『把他左腿鋸了就得，乾脆點。對呀，咱們當醫官的要是不乾脆點，那咱們連頭漱水的時間都沒有了。』

着，林保勇就沒了腿子。腿上給打着麻藥針，林保勇聽着他們把自己腳踝上花一刀，把肥肚上的皮翻到大腿上，在膝踝間嘎咕嘎咕斃下子鋸；小腿子就從此以後不是他的東西了。他不怕，也不痛。到現在能夠撐着杖走路，他可有點傍徨起來；他想不明白將來要怎麼活着。大帥可還會養着他麼？

『像王克忠那麼着倒也罷了，』林保勇說。

王克忠被發見是偽傷，給軍法處槍斃了的。

周進罵他：

『活見鬼！』

劉彪生粗聲粗氣地：

『沒了腿子，我還巴不得。沒了腿子就不用上火綫。』

『老林，沒腿子沒什麼關係，我們還有腿子哩；我們陪你不上火綫。我們上禮拜說過的：不給錢不拚命。』

他們幾個人都還快活；不用上操，不用打仗，天天只是玩。憲兵先還干涉，他們跟憲兵打了一架，便聽他們自由了。他們上戲院，上樂子館，有人去的地方他們都去，林保勇於是不大惹他沒腿子；沒了腿像也沒什麼不方便，有的是弟兄們。

『今天上哪兒去？』

『風風聞？』

『老子不上風風聞，』姚得盛伸個懶腰。『他媽的風風聞那些個娘們兒……我操他哥哥！』

『我也不去。風風聞那些婊子，我睡上她她可不中意我，我不去。』

『大戲院？』

『管他媽戲不戲院，出去了再說。』

街上的人比平日多。一家米店門口擁了幾百個車夫水車似的男子，打架似地吵着。許多娘兒們站在街旁翹起腳看他們，看來那些人是她們當家的。

『怎麼說？』

他們圍着去聽，可是聽不出什麼道理。

米店門口站着兩個巡警，擋住那些男人們不叫進去。

一個夥計搖着手，叫着些話：

『真沒有了，真沒有了。』

另外兩個夥計忙着上排門。

大家吵起來。

『不准開！不准開！』

『真沒有啊。……你聽，全空了。請你們到別家去。』

劉彪生羨慕起米店老闆來。

『我要是有錢一定開米店：這買賣，你聽，他娘兒的多好！』

『我說哪有亂子，』周謙說。

那兩個巡警趕開那些人：

『滾！滾開！』

店裏夥計上了門，人們才慢慢散去。

『有錢都買不着糧食！』有個矮子咕嚕着。

『Hey, 老鄉，』姚得盛拍拍那個矮子的肩，『怎麼回事呀這是？』

那個抬起頭瞧姚得盛一眼，憤怒地道：

『可不是麼，米要買二十塊一担哩！』

姚得盛還是聽不出什麼道理，他好笑起來。

「走罷，老姚。」

他們出小北門。

風吹來有點冷。樹木都瘦了，葉子脫得赤條條的。一切到了冬天都得變成了黃色：城牆磚上像洒了一把黃土，小山邱不用說向來就黃着的，就是連太陽也黃得昏昏地沒一點勁兒。

「日子過得他媽的真怪：到後方來一會兒就過了那麼多日子。」

「多久了？」

「誰知道。吃銜鋒飯的誰還算鷄巴的日子！」

每個人臉上都失血地蒼黃着，眼眶上一圈灰色。嘴唇像乾小菜，給風一吹，全裂了，也從沒夢想過要搽點什麼東西。

他們現在感到輕鬆。並不是郊外這種黃色的風景逗起了美感什麼的——出小北門溜溜也不過像吃飯睡覺上火線一樣，似乎是被推動着幹的，他們誰也沒相到這是尋所謂樂。他們上梨子館，闖進戲院子，也都是不得已的事似的。可是他們快活，這只是因為：伙計們在一起。

「幹麼米貴了？」姚得盛老滴滴着這件事。

「要貴就貴，沒什麼幹麼不幹麼。」

「聽說今年收成不壞……」

一陣風吹來，大家打了個寒噤。

周進作個勢預備跑步的樣子。

「咱們跑步。」

他就學了長官們教操的勁兒：

「跑步！」

大家真的跑了起來。周進打頭。

察，踏！察，踏！察，踏！

「跑齊啦！一，二，三，四！」

過會帶頭的又說：

「怎麼不跟着叫？」

「配麼？」

察啦踏啦察啦！——步子跑亂了。

林保勇跑不起來，老遠地落在後面。

「操你哥哥，跟老子開玩笑？」

他們站住了。劉彪生裡怨地瞧了周進一眼。

「我忘了，」周進輕輕說。

劉彪生走過去和林保勇一塊，林保勇老半天不開一句口。劉彪生想：他媽的這小伙子傷起心來了。他溫存地說：

「老林，我要是開成了米店，準請你掌櫃。」

那個乾笑一下：他覺得心臟什麼地方被人打了一拳。林保勇只希望上火線：殺一回升一回官，過不幾年許會升到個什麼連排長。他們大帥，督辦，軍長，誰都是從連排長一級一級爬上的。

「現在沒了腿子，操他哥哥，頂多是個劉彪生的掌櫃！」

不過這些倒毒的話沒說出來，只吐口唾沫。

姚得盛老記得米店的事，突然又：

「究竟怎麼回事啊，那米店？」

「就是買賣好，」劉彪生確斷地。

到吃晚飯，他們有點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晚飯是黑麵。

「怎麼啦，吃黑麵？」

軍醫院的副官咆哮着：

「不許吵！」

「我們在前綫上都不吃黑麵！」

「到大帥那兒告他！他媽的一個月領那麼多錢幹什麼，給我們吃黑麵！」

這幾句話聲音低些，那副官裝做不聽見。

「大帥怕咱們鬧餓，把咱們特別待好點兒，軍醫院很出了些子兒，我知道的。」

「幹麼還吃黑麵？」

「是啊。他們上腰包，賺他媽棺材子兒。」

他們瞧着副官。

「操他哥哥，棺材子兒！」

副官臉發青。

「再吵解你們到軍法處去！」

「咱們不吃！」

「不吃！」

「咱們上火線拚命，你們在後方升官發財，升官——」卟！——一個麵碗在桌使勁一頓，頓碎了。

「誰打碗？」副官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獵狗似的眼睛。

「你管誰打碗：是你太公！」

「打死這孫子！」

副官趕快走了。他們知道這個長官準是去找個大頭老來壓他們。

「也許把我們解到軍法……」

「他解？咱們這麼多，他解？」

「這回咱們什麼也不怕：他媽大帥也得，督辦也得，你一來，咱們就幹一傢伙！」

劉彭生貼着姚得盛耳朵：

「你老子還有支駁壳。」

「哪里來的？」

「現在不告訴你。要是賣得好價錢，我就去販米。嚇，他哥兒的！」

軍醫院長來了，屁股後面跟着兩個馬弁。軍醫院長臉黑得發光，像紅木雕的。一撮漂亮的鬍子。額子上的大痣，上面鬚着幾根毛。一雙怪闊的眉。一雙鬥雞眼。他穿着大綢棉袍子。他都知道傷兵比火線上的弟兄們還不好惹，前任就爲了傷兵鬧撤差查辦的。

「好弟兄，」院長和和氣氣地。「你們今天委屈點兒得了罷。近幾天城裏的米麵全買空了，所以只得吃黑麵。連兄弟我都吃黑麵哩。這是沒法子的事，只好對不起你們，大哥哥們，兄弟我賠個不是罷。」



他笑了笑作個揖。

『你們不相信可以到街上去瞧，真的什麼大米店都缺了貨。委屈幾天罷，過不幾天就有米麪運來了。』

晚上大家都談着這件事。一個省城像這麼缺糧是沒有過的。

劉彪生想：

『他媽米店非開不可！』

把那支駁先藏到地板下，他坐在床上動都不動。他儼然做了米店老闆的樣子。他每天得上上茶店聽書跟林保勇拉拉開天。開了米店就再也不怕旱災水災了，吃了麵還有錢賺。店裏的眼全交給林保勇管，他得常打打算盤。

『老林，你會打算盤不會？』

『會點兒，幹麼？』

『操你屁股，那可好極了！』他拍下林保勇的肩。

周進知道劉彪生的用意。

『大老闆，你開了米店，咱們就開了小飯館。到你這兒辦貨可便宜點兒？』

『可以除，可不能叫老子貼本。』

林保勇可沒理會這些；他老想着吳斌口裏對他說的。

『美國有個大帥也沒左腿的，他叫做…… Ay，他媽的名字可忘了。』

『真的麼？』

『忘八蛋冤你。』

『他還是做了大帥才鋸了腿，還是……？』

『早就鋸了腿，聽說鋸腿的時候他還是個二等兵。』

林保勇現在想得很費勁！他怎麼也想不出沒了腿的人怎樣去立功升官兒。大帥，好容易！

他問吳斌：

『你記錯了吧？』

『什麼？』那個摸不明白他問的什麼。

『你白天裏跟我說的那個。』

吳斌很瞇睡，隨口地：

『也許說錯了。』

林保勇歎口長氣。過會兒他覺得劉彭生非常可愛起來。

『老劉！』

『幹麼？』

『不幹麼。』停了一會他想出一句話：

『老劉你賣了這駁壳準去販米？』

『一準，』那個拍拍胸脯。『少說說這玩意賣得到五十隻花邊，說不定有哪個寬大頭出二百哩。先從小的做起，做呀做地就開成了米店。』

『得了罷，』姚得盛粗直地說。『窩窩頭都吃不飽，還開什麼他姐兒的米店。』

『老姚，我開張的那天準請你喝白乾哩。』

『開張？開張賣哥兒！有子兒開米店你還背什麼槍桿兒？』

姚得盛從沒什麼遠大的想頭，他至多想想明天到哪里去推牌九，贏個什麼吊把錢去喝酒。輸了呢，也喝酒；總之誰贏誰請客。有時候便打算着下午到哪里去逛，或者打聽哪里的娘們兒頂便宜。他始終沒找到娘們兒過，這里不比北京，只要身邊有子兒，走到就有現成貨。無可如何的時候他只得想想自己的媳婦——天知道她流落到了哪里！

今晚他可一直念着米麵漲價的事。

『吳斌你明天問問你們丈人，米麵沒有了是怎麼回事。』

『丈人一定知道麼？』

『丈人是順風耳。』

周進插嘴：

『姚得盛你老愛管這些個閒事。』

『不是什麼愛不愛管閒事，』我想這裏準有什麼小舅子搗鬼，不過我想不出。』

『沒準兒，』周進很快地說。他記得他鄉裏常有出錢買不着糧的事。

『咱們石佛廟有回也買不着米麵，』周進獨白地說着，『他奶奶的小舅子把米麵全堆到他倉裏，鬧過回亂子。老姚你說得對，我包。要不對把我周進兩個字倒寫。』

第二天，他們不用去向丈人打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這是市政籌備督辦搞的鬼。

他們辦了個什麼民食處，趁人心驚惶的時候把米麵都把持起來。糧食漲價漲價，終於米店裏缺貨，民食處便可以把米麵漲到最高的價目出售。

全省城的人都這麼說。

全省城這天早晨就戒嚴。

劉彪生灰了心。

『老子不開米店了。』

『不開了？你昨天才開了張的，幹麼今天又關門？』

那個只摩着他那來路不明的駁壳，不言語。

林保勇鄭重地：

『你們聽着：我這個掌櫃也歇業了。』

許多人哄地笑出來。

『咱們石佛廟也鬧過這回事，』周進又提起他的老故事。『我那時是老百姓……』

『什麼稀罕，常有的事！』

姚得盛想起他住在保定的一個本家，他說：

『有些人買米一担兩担地買，他們吃不着這個虧，我一個本家他就……譬如現在這回事，他講不在乎，他媽的他家裏早買了幾担放着，再漲也漲不到他頭上。』

他們見到的街上比昨天緊張了些。

米店全關了門。民食處門口憲兵巡警一大堆，成千的人拿着口袋籃子什麼在走着，談着。民食處的大門也關着的。一些女人坐在路邊，瞪着眼瞧瞧那些巡警，瞧瞧那些男人——想他們能夠有點好辦法。

男人們興奮着臉色，壓着嗓子說話。怕一個不留，說話的聲音就會大起來。有幾個像蚊子似地哼着。

『怎麼辦？』

『今天連稀飯都沒有哩。』

『我不信這裏面沒有米。』

『搶一傢伙！』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叫，但聲音還是壓着的。他臉上黑得像煤球，眼

睛發紅。

『別瞎說！』訓斥他的是個老婆婆，右腮腫着，老用個手去捧着。嘴裏流着唾沫。『你倒不要緊，連累我們。你再叫就喊老總抓你。』

『嚇，你這富貴命多要緊。嚇！』

有幾個要走了。

『老鄉別走哇！』

『不走怎麼着？』

『走又怎麼着？走就有得吃了麼？』

姚得盛小聲說：

『要是咱們早捨了。』

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駝着背，懇求巡警：

『老總，我只要買一點兒，一點點兒，』他手做個酒杯大小的圓形，『只要這麼一點兒。無論什麼價錢我都肯出，行不行？』

『我不說過麼：叫你們下半天三點鐘來。三點到四點！……糧不夠賣了，懂麼？』

『我家裏等着中飯米……』

『我管不着，我又不是民食處裏的人。』

那個煤球似的小伙子偷偷地溜到巡警身後，攀上民食處的窗子去張望；窗子關得像牛肉罐頭。

劈！—— 一下嘴巴。當然是巡警的手掌貼在小伙子的腮巴上。

『瞧什麼？想偷麼？』

周進問：

『督辦可有飯吃，今天？他也吃黑麵麼？』

沒一個答他。

他們幾個在這門口徘徊，誰也捨不得走；他們都想看看這回事要怎麼發展。

『走罷。』

『再歇會兒。』

『他媽的那幾個憲兵拚命瞧着我們。』

『他們不敢跟咱們開玩笑：他們嘗過咱們的五雷掌的。』

他們在大帥部下所受的凌辱，飢餓，種下了憤怒。如今這種憤怒全似乎寄託在這事件上面：他們切望這事擴大。

『老鄉你想要怎麼着？』林保勇拖住個三四十歲的。

『要怎麼着，要吃，』那個翻着眼：眼眶大，眼黑小，顯得很兇惡的樣子。

林保勇在這對眼裏尋出了所含的敵意。

『我聽說這屋子裏有的是米麵，』林保勇放低點聲音，攢攢嘴示意。

那男子噓口氣。

『有！』含意無窮地一句。

巡警在勸那些買米的人回去。

『你們再等也不會開門的。你們回去了下半年再來罷，還是。』

『真的，要三點鐘呢，』憲兵板着臉加一句。

『在這里等到三點鐘得了。』

『路太遠，回家走不動。』

十點鐘。

『回去吃飯罷，十點啦，』姚得盛提醒一句。

他們從回醫院到吃了飯，一直沈默着。

林保勇有點惶惑，說不出爲什麼。他現在覺得升連排長，做米店掌櫃，只是開玩笑，不是句真話。昨天他還問別人斷了腿的怎樣當大帥，現在相起來有點不好意思。他記得他自己還是個一等兵，而且沒了腿子的。

『明天我得……』他想。

過會他又詫異地問自己：

『我想了什麼？』

劉彪生在玩他那駁壳。扳一下機子，發出『的』一聲響。然後又把牠扔上去再接着。

『有幾顆子？』林保勇問。

『三十幾顆，』那個又扳下機子，要把牠放到地板下去，但躊躇一下又還是拿了出來。林保勇羨慕地瞧着劉彪生。

『有買主了麼？』

『沒，』劉彭生乾笑着。『今天怕他媽的有人跟咱們開玩笑。』

周進一直在注意着劉彭生。周進突然問：

『誰開玩笑？』

雖沒等着回答，但他像已經知道了這是誰。他覺得這句話是多問的。這究竟是誰？他還是說不出。劉彭生也說不上是誰，心裏可怪明白似的；他張了張嘴要說話，可是終於沒發出音來。

他們又到了民食處。

擁着的人更多，他們在街頭走來走去，焦急地常看看店家裏的鐘。失血的臉上給太陽映得死白色。

周進慷慨地說：

『要是老子做了大帥，不叫有這事發生。』

他挺了挺胸脯，像大帥似的。

劉彭生到姚得盛面前，抓着姚得盛的手向他褲袋摸一下：他帶那支駁壳來了！

『真的？』

『真的。』

其餘的人都猜着了他們搗什麼鬼，肌肉緊了一下。但這是意中事，詫異倒並不詫異。

『走罷，』吳斌說。『老在這兒幹麼。他們鬧他們的，干咱們鳥事。』

『干咱們鳥事？你說什麼？』

姚得盛激動起來。

『不管那麼些，大帥督辦來咱們也幹一傢伙！』

『幹？』

『不幹怎麼着？你要替他們這般小舅子拚一輩子命，對不對？』

『我不是說……』

『得了罷，』林保勇像貓頭鷹叫似的聲音。『以後上火線不開槍，我們要拿一個錢餉打一個敵人，還要……』

這裡他意識到他自己給割了腿，即使發了餉也不能上火線，就突然閉住嘴。

「怎麼跑到這上面來了？」劉彪生詫異地。

這些話跟米舖問題當然是兩回事，可是一開口就得扯到大大不帥的話頭上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毛病。

太陽陰了點下去，刮着小風。

人聚得更多，噁噁咕咕到處說着些憤激的話。

同一條街上的洋貨店，飯館，藥房，都紛紛關上門；大概怕搗亂。這把那些巡邏着的軍警的自尊心動搖了，一個大個子巡警輕蔑地說：

「就那麼怕！」

那些要買米的人，有些伸長着脖子，張着嘴，像要等個什麼放到他們嘴裏來。幾個年老的坐在地上，瞪着眼睛看日影子——輪廓很模糊，有時忽然清楚起來，日光下的人感到點熱氣，但一會兒太陽又被雲包住了。

「還沒到三點麼？」

「早着哩！」

坐在角落裏的一個女人問她男人，輕輕地：

「怎麼了，現在還不……？」

男人橫了她一眼，像生了氣的氣似地踱了開去。女人懷裏的孩子哭了起來，她一面逗着那孩子，一面胆小地看着人羣。

劉彪生不懂他們買糧食為什麼要把媳婦都帶來。

「娘們兒到這兒有什麼用？」

「不知道。」

太陽再斜了點下去，到了三點鐘。

門不開！

「有三點了吧？」

「誰知道。」

「我好像聽見打了鐘哩。」

「三點啦！」

「H-y，三點啦！」

人們全擠在民食處門口了。

巡警們使勁推開他們。

「別忙！等門開了一個個來！」

幾百人頭潮似的起伏着，擁上去又退下來，退不幾步再衝上去。  
民食處沒開門。

「開門哪！」

這句話從一個人嘴裏出了，接着爆裂似地哄出同樣的句子：

「開門哪！」

「開門哪！」

「走！」巡警們拿鞭子掃着，發着劈劈拍拍的聲音。

他們又滾了上去。鞭子，槍柄子，棍子，雹似地落到他們頭上背上，肩上。他們沒有工夫去感到被打的痛楚，神經像是麻木的。他們被推着，自己也推着別人：上前退後，退後上前。

「走不走！走不走！」——劈！劈！

女人手掩住。孩子們哭起來。

「開門哪！」

「他媽的快開！」

狂怒地反覆着同樣的話。

「不開我們就衝上去！」

「打開門！」

「搶出來！」

「搶！」

「衝門哪！」

周進張大了眼睜笑着。

「來了，操他哥哥！……衝啊！」

一個憲兵過來一把抓住周進。

他們把憲兵的馬槍搶下，一舉打過去。



『好傢伙！』

憲兵給打出鼻血，嘴也打歪了。周進再在他耳上一拳，他就倒了下去。

人們向民食處門口衝去。

巡警們青着臉，把槍口對着他們：

『敢！再衝就開槍！』

吳斌低聲說：

『咱們走吧。』

『走？』姚得盛狠狠地。

劉彪生像發了狂，他很重地打一下吳斌的嘴巴。

『幫他們哪！衝啊！操你屁股！』

『反正沒命：這些小舅子你還不幹他一下！』

『就是大帥來了也得揍死他！』

姚得盛拉着林保勇：

『你先走！』

『我不！』

『走哇！』

『我不！』

周進和姚得盛兩個挾着他走開。林保勇有點憤怒，一會兒可又平下來，只感到寂寞：他空洞地瞧着他們倆回到人堆裏去。

大家推上門去。

拍！拍拍！——巡警朝天開槍。

門破了！

他們衝進裏面。職員們開了後門逃走。裏面那幾間大得古怪的屋子裏，堆滿了米麵。

有幾人眼裏濕漉漉的，兩手用勁地在空中抓着，黑死得窮地叫：

『米！米！』

米麵真多極了，要想個類似的數目都想不出的。

拍拍！拍！——軍警又開槍，可是大家還是向門裏擠。

【有啊！】

周進他們叫起來，他們向軍警衝過去。

傷兵愈聚愈多了。

【勒死那些小舅子！】

【老金，踹住他！】

【把他槍繳下來！】

巡警想進門去把那些搶米的人趕出來，可是怎麼也進不去：傷兵把住門，打開巡警，還拖那些買米的人進去。

劉彪生招出他的駁壳。

【敢動！】他狂叫。

駁壳裏上了子的，可是他捨不得放。

【逮住他！他藏了槍！】

【操你屁股！】

拍！——一槍射了出去。

他瞧不明白那憲兵有沒倒下，弟兄們都擁住了那些憲兵，即使不開槍那憲兵也抓不住他的。

【糟塌一顆！】他想。

周進覺得這回的事跟石佛廟那次的沒兩樣。那時候他還是個種田的。那次也有那麼多兵，也有那麼多人。以後他恨極了當兵的，但終於他自己也吃了糧：不吃糧怎麼着，等着餓死麼？而今天……

罵！——他頸子上吃了一拳，差點兒沒摔下去。

【他媽的，老子……】

他很很地一拳打到對手眼睛上。

零零碎碎的槍聲。咒罵聲。

許多孩子們在哭，女人光着腳板戰慄。軍警們瘋似地吹着警笛。傷兵們毫沒想到下一分鐘下一秒鐘的事，現在只全身發燙，拚着命——比在火線上還要有力。

憲兵巡警們漸漸散走了。他們怕傷兵。雖然他們有步槍馬槍什麼的。

姚得盛和吳斌在替他們分米分麵。

『快點快點，』把門的弟兄們叫。『那些小舅子走了，他們還得調許多人的。』

『姚得盛，快走！』

『得了，快完了！』

『你們也快走！』他們喊那些老百姓。『小舅子就要來了！』

『伙計，咱們都把軍衣脫下來！』

『快走！』

他們把棉軍衣褲脫下，擁出了們。

『我的取亮呢，留着還是摔掉？』

『留着，管他媽的。』

『林保勇在哪兒？』

走到林保勇先站着的地方：林保勇不見了。

『老林！』

不應。

『老林！老林！』

劉彪生把兩個手圍住嘴叫：

『林保勇！操你……林保勇！』

『說不定給逮去了。』

『咱們怎麼辦？』

『開他媽小差。』

棉軍衣雖脫了，但不怎麼冷。他們變成了老百姓，彼此瞧瞧身上的衣裳，笑了出來。

他們散開了走，出東門。

『咱們吃什麼？』

『到晚上想法子。』

周進問：

『要是咱們排長叫咱們向老百姓開槍，不知道會開不開。』

『說不定。』

「老實說，咱們在部隊裏可沒這胆量。」

「爲什麼？」

「不知道，」那個鼓住嘴噓噓氣說。「咱們進了軍醫院，就像是咱們的天下，他哥兒的。」

「要是前面咱們軍長來了，咱們要……？」

「斃了他！」

劉彭生便惋惜地說：

「操你屁股，我糟塌了一顆子彈。」

「小心！前面有步哨！」

「站住！你們哪里的？」

「老百姓。」

「到哪兒去？」

「回家——東門外。」

步哨隨便在他們身上摸了會兒，放他們走。劉彭生沒給摸去，如果摸到他身上——

「要是摸到老子身上，老子就幹他一傢伙！」

過會他低聲地：

「咱們該幹他一下的，他那手提機關可真不壞。」

「也許晚上可以想法子。」

他們出了城。……

晚上，省城裏顯得更嚴重了。人們低聲地聚談，四五個腦袋擠做一堆，交換些叫人心驚肉顫的消息。

「今天下午四五點鐘，民食處門口打死一百多人。」

「聽說是南軍的便衣隊？」

「說不定。」

「至少是南軍的奸細。」

「省城裏有他們的便衣隊？那還了得！」

「你把家眷送走沒有？」

第二天，傳說東門外出了搶案。

『又是南軍的便衣隊！』

『真糟糕！……聽說那些大人物全把姨太太運走了哩。』

省城裏從下午五點鐘起就斷絕交通了。



# 水

丁玲

##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福也跟跟踉踉逃了出來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隣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爲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都更覺得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們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光底下，搖擺着茂葉，而且還有一些人的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濱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的將憫憫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爲幾個女人和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得頹喪異常難看了。

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摸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女人們哭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時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吃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鄰鄰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着他們走：

【快到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饅饅給毛毛吃……】

吵了餓，被哄住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情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唇吻上逃去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把把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尙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唉，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姆娘家走去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為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在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媽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媽七十多歲了，一生吃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為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爹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虧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踢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末必也讓他死去麼？】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吃，這幾個，吃得起的，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鋪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糧長，有分局長，有兵營，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吃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到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够我們一渡口的人吃將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出一點來，惡心讓我們餓死。……』

『孺鼻！你真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糶，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獠！』

『禽胚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獠，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搶，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吃，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吃嗎？又不是我們怕這，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很，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塌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團上的人，有人問話，塌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點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吃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從湯家湖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了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饑餓把他們都弄瘦了，有的靠門磚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也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么？要么妹在裏面做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你們是那裏的，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鎮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些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來到的新舊，來得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面前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空的肚子裏為一種火燃燒着，他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點吃的，我們是昨天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麼？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派來的荷鎗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的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點東西吃，但是門總敲不開。也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了一點粗糲的蕎麥把把來。和着水，大家貪饞的一下就吞光了。也有一些菴觀，菴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又遇着了家裏的人，又遇着了親戚，隣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着和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

去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沉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烟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駕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有點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淹滅了一渡口，湯家關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添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時日增加了闊度和巨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的，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舖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富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希望。

熬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附近鄉下，是廣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些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裝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在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糧來。他們也設了一兩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鎗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塌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饑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

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揜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 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

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効力，多量的做爲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講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塌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些話：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屁，老子們的烏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順着屁股，花狐狸精似的，是縣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羅，是賣屁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衆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起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捆起來送上鎮去！……」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捆他們。饑餓的羣裏，相偕着場裏的話，却願意依賴着頭腦。鎮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的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鎮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鎮上來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壓遍了原野。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饑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鎮上去。鎮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面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法的。要鬧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嚥……」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吃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要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担着身家性命的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得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塌鼻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隣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一。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濕的泥潭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悽慘，四處振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亂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釘滿了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蒸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吃着奶的，在含着腫了的奶頭，枯了的母親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唇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一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

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餓餓鬥爭着，同瘟疫鬥爭着，同女人的眼淚鬥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鬥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充饑的大石上，常常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髒出的骨上掛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被一些甜蜜的話，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的。現在呢，他們了解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默着，那默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死亡！於是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搽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訝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款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為饑餓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為許多鎗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烟火瀰漫着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極的怨天尤人的咒罵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嶺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們的噪雜的喧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號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教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屁，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脹在他們的腰包裏去了……」

「你們，貪你的娘的這羸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做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桠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呀……」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一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看去，只要有種田的地方，只要有種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吃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特凶來詭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孫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哼，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原野沸騰了起來，都喊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呢！……」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爲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吃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還是人的，我們總不能吃活人呀！……」

「呸，臊仔的娘！你去吃活人吧！……」

「吃活人，有什麼希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吃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吃的什麼？吃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餓殍！老子們被人吃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吃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冇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吃得真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牠一拚，全不過是死吓……」

「對呀！全不過是死吓……」

然而，這時鎮上已騷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關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鎗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呼叫：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開米行，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了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

鎮上又派人到縣城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顧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

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去後，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

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船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吃，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够我們大家好久吃呢。……」塌鼻也吼了起來。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鎖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吃！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裏不去吃，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爲什麼不捨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腦，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捨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實實安分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血汗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的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腦，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羅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帶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執着的心都鼓勵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而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

於是天將破曉的時候，這隊人，這隊機械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旗上撲了過去。

完



## 鶯

白 薇

## 第二幕

前景：與第一幕同。

時：比前幕後一刻鐘。

(內部音樂傳出，幕啓。岳宏不安地在室中踱走。)

岳宏 (不耐煩) 還不來，真等得討厭了！

(叩戶聲)

岳宏 請進。(向戶口去)

(護兵拿着電話器入)

岳宏 是你…… (沒認相) 我還以為是父親。

護兵 你父親叫我來裝電話。(取下壁上的一張畫，將電話插好，又叮嚀地置電話於餐桌上。)

岳宏 裝了做甚麼？

護兵 你父親要用吧。

岳宏 他打算在這裏做甚麼呢？

岳淵——(入) (護兵退出)

(體格魁偉，威嚴的，小小的眼睛很鋒利，嚴笑的樣子掩不住厲害。粗眉，大鼻，厚唇，穿新的軍服，吊許多勳章。戴帽，前額脫得深的頭髮，梳得整齊狀光。親自將戶關鎖起。)

岳淵 我有話和你說，現在你這裏很清靜，我就在這裏說一會不礙事吧？

岳宏 不礙事的，靈芝到媽媽那裏去了，一刻不會回來。

岳澗 你不是爲着想得靈芝的歡喜，想謀一個高位置麼。

岳宏 (有點不好意思) 是，我這樣對參謀長說過。

岳澗 好熱心的參謀長！他替你說過許多次。(對電話坐下)

岳宏 怎樣，現在有空位置麼？(對父坐下)

岳澗 今天那些公文你看過沒有？

岳宏 看過了。

岳澗 要回的公文你要起草，要斷的你要斷，都弄好了麼？

岳宏 都沒有弄，文筆上的事我沒有力量做。我想做點總務上的事。

岳澗 那就是總務上的事呀。你把那些公文拿來看。

岳宏 (往書櫃去拿了一把公文遞給父)

岳澗 (翻公文，一件件過目即放下) 你簡直沒有弄哪。

岳宏 是，我說了，文筆上的事我幹不下。

岳澗 叫靈芝幫你的忙。

岳宏 是，我本是拿來問她的。但她今天發脾氣，不睬我。

岳澗 你不能辦早該說呀，譬如這是頂重要的文件，(示文件) 是第七師要發軍餉哪。

(讀着) 『此地×軍很活動，農民赤衛隊已與我軍有小接觸，這裏的兵士因爲四個月沒有領到餉，都不願打×軍。請將所欠軍餉即日發下，否則，恐我軍會被×黨煽動……』這是告急的公文。

岳宏 千篇一律這樣的公文多得很。若是早發了軍餉就根本不會有這種現象。

岳澗 唉，早時沒有錢，現在錢到了。(打電話) 喂，喂，南字一百八十二號……是，你是總務科長麼？啊，總務科長，你明天不能回去，我的大少爺關於公文的事件他一點也不懂，他不能代理你的職務。(岳宏驚) 不，現在你是怎麼也不好走的！……好，也可以，明天再商量。(仍拿着聽筒在專心聽)

岳宏 (高興，積極的) 爹爹要我代理總務科嗎？

岳澗 (離開電話) 唉，不要說！(拿對這話筒) 不錯，是那樣。發全餉是要按着某處的軍隊重不重要說的，不是所有的軍隊都發全餉。……第十四師？不能，不能把所欠四個月

的軍餉都發的，那裏的軍隊形勢不重要。……哦，第十四師欠六個月的餉！……那末發他兩個月吧……是，是，對的。……喂喂，第七師已經和×軍發生了戰事……你看報了？……是，快把四個月的餉統統發去 趕快！那裏的形勢很重要。……再會。

(掛話筒)

岳宏 爹爹原來想委我代理總務科長嗎？ (很快樂)

岳淵 你不中用！今早因為總務科長一定要回去看他母親的病，我一時想不出人來，所以想要你代理。為着這時候是很緊急的關頭，×軍四面襲迫來了、我們要打倒×軍，首先是要很多的錢，勢必錢的來路與支出 都有許多秘密不能告人的地方，所以總務的事體，非用自己的人不可。

岳宏 那末，請爹爹委靈芝一個職務，給她和我在一起辦公，文筆上的事，我好請她做。

岳淵 那不行。

岳宏 為甚麼？

岳淵 秘密的事體，總不好和一個聰明的女人同幹的吧。

岳宏 但不要和她談甚秘密好了，只要她做做公文。

岳淵 公文也是一種學問，你女人只曉得教書，未必知道做公文。況且總務科長只請半個月假就要來的，我還是委你管軍餉好了。地位和從前的軍需官一樣，銜頭是少校六級，薪水是二百八十元，你看好不好？

岳宏 很好，很好！ (歡呼)

岳淵 那末，現在就決定。

岳宏 決定吧。 (很快活地揮手)

岳淵 (覺得好笑，斜笑) 你本是學過理財的，現現給你這個職務很適當。

岳宏 很適當，謝謝爹爹！ (忘我的樂笑)

岳淵 有甚麼困難，我都找人替你幫忙。譬如秘書長，參謀長，他們都對你很好，你也可以請他們幫忙。

岳宏 是是，……但參謀長辭職了，爹爹聽他辭去嗎？

岳淵 假如他是個壞人，他不辭職我也要他滾蛋了；假如他是個好人，我總要百般想法子挽留他。

岳宏 他是個好人或是個壞人，難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

岳淵 現在的人很難決定他是好是壞，我看每一個都可以有兩副面孔。因為世界的潮流是分為兩大支的，一支是正動，它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正確的人必定是守本分，忠心，愛國，愛護政府；一支是反動，就是那些殺人放火，類似土匪一樣的東西。在這個時代、思想稍為不正確的人，誰都有×化的可能。

岳宏 不，我不相信參謀長會變到那樣。（注視父）我看他是個好人，他頂靠得住，他幫爹爹的忙可真不少。

岳淵 是呀，就為他的事功我還對他沒有灰心。不過一般反動的動物都在那裏蠢動，焉知他沒有染着反動的思想，也瞎了眼睛和我搗亂嗎。

岳宏 不見得吧，你拿到他甚麼證據沒有？

岳淵 沒有證據，不過軍心是這樣搖動……

岳宏 軍心搖動，那只能怪太久沒有發餉。

岳淵 不錯，好久不發軍餉這是根本的原因。而有些野種，竟想借此宣傳他們的反動思想。我要查出誰是匪徒，敢在我的軍隊裏遂行陰謀。查出來了我要把他的身體扯個粉碎！

岳宏 哦，軍隊裏有這種情形，我倒一點都不曉得。

岳淵 你只是一個大老爺，甚麼都不曉得！（粗聲喘氣的）

岳宏 參謀長也和我說到他辭職的原因，是為着這裏許久沒有發軍餉，兵士不大願去打×軍。這樣，他在這裏沒有辦法，只得辭職。

岳淵 不管他是為着甚麼矯的鳥！……總之，我這裏不發生兵變則已，倘若發生兵變，一查出是誰指使的就要破誰的肚皮。

岳宏 怎麼，這裏會有兵變嗎？

岳淵 算不定，彷彿有一部分的兵想背叛。（拿起電話）所以我現在就要你到一個會議席上去——那是秘密的軍事會議。地點在第二師的營部裏。（對這話情正要開口）

岳宏 這樣的晚上還開會嗎？（突驚的聲調，甩手打電話）

岳淵 今晚是特別情形。（放下電話）因為有人發現有兵變的傳單，我們要想法子制住它，唯一的辦法是即刻發軍餉，即刻訓練軍隊。現在第二師的營裏開會了，你即刻要



去。

岳宏 你老人家也去吧？

岳淵 我不去。（打電話）喂，喂，西字三十號……怎麼？哦哦……（停一會）喂，西字三十號……啊，劉營長嗎？哈哈，開會了？好得很……推舉萬師長主席，甚麼我都對他說過了……很好，你有意見儘管提出來討論……『痛剿』？是的，正對了我的意思！……我叫秘書長代表我，同時派人送軍餉去……是，就去的。（解繩一會）是。不錯，發現一個捉一個……啊，不不，明早一致要戒嚴，各街頭巷尾，從明早七點鐘起就要兵士站崗，是，站崗兵士都要武裝實彈，好。（掛機）

岳宏 爲甚麼爹爹不去開會？

岳淵 我不能去。

岳宏 你爲甚麼不能去？

岳淵 因爲要使叛徒不注意我已經有準備，所以我故意要替你媽媽開茶話會，我要裝爲若無其事地在你媽媽的茶話會裏鬧着玩。

岳宏 啊，難怪……（疑念頓釋的）

岳淵 我有四十二萬四千塊錢放在秘書長那裏。是給你帶去發軍餉的，你快去換衣服。

岳宏（默默走進房）（內部音樂又高漲）

岳淵（打電話）喂，南字一百七十號……（停一會）叫秘書長接電話（停）啊，秘書長！第二批款子有了着落麼？……哈哈，笑話，在總務科長請假之間，籌款的事，只好暫時請你負責……好極了，那末，總務科長可以讓他請假回去。……軍需方面，我已經決定了委岳宏去幹，明天請你寫給他一個委任狀……是少校六級……啊，很好，很好，每縣再徵收二十萬，七十幾縣總共可以收得一千四五百萬元，但是太遲了，那只好作爲第三批軍餉。第二批呢？……已經答認了？……要甚麼抵押？……礦山？……可以的，橫豎中國的礦產，中國人自己是不會開採的……你簽字吧……怕引起人民的反感？……不會，絕對秘密（解繩一會）唔，唔，對的，把全款的五分之三替我存在旗花銀行，帶前天利的款一連存。把五分之一我們幾個人分用，剩的五分之一作軍餉。……哦，謝謝……是，他就來，和你一道去。綠色布包的一包款子是給他帶去發軍餉的……綠色布包，有吧？……請快點去，軍官們都在那裏等着。……哈哈，甚麼話

！嫌疑分子自然除外呀。……再會。（掛電話）

岳宏（穿好漂亮洋服走出）還有甚麼吩咐嗎？

岳淵 張鬍子在營裏等你，你把款子交給他，怎樣發他曉得的。那是只發給一萬兵和一部分軍官的餉，兵士每月餉銀八塊，欠四個月的餉總共是三十二萬，軍官每人薪水多少，張鬍子都寫得很清楚。

岳宏 那我去了。

岳淵 好，你去！（高興的推宏）你對秘書長說：——在會議席上，不要忘記叫他們努力剿匪。凡是剿匪有功的，從下個月起，都發雙薪，並且特別獎賞。限兩個月就要把×匪軍剿滅乾淨。

岳宏 是是。

岳淵 你的運氣到了，你要努力！（笑着拍宏）

岳宏 謝謝爹爹！（恭敬地點頭）

岳淵 你去，回頭在你媽媽房裏回我的話。今晚兩三點鐘的光景，你媽媽的茶話會大概不會散會。（退場）

岳宏（歡喜，歡跳）呀，我真出了運氣！（邊整領帶邊退出）

護兵（進來收拾電話，拿了去）

（殿南跟着閃影奔入）

殿南 你告訴我，不告訴我是不會放你的。（拖她揪得很緊）

閃影 我甚麼都不知道呵，三小姐。

殿南 騙鬼！參謀長為甚麼辭職，嫂嫂在外面到底幹點什麼，你都明白。（亂扭）說呀，你說！

閃影（和婉的）你在做夢！我只曉得聽你父親的話，怎樣看着你嫂嫂。

殿南（強詞）說謊！……你還知道怎樣放我嫂嫂走呀。

閃影 三小姐！（頓驚，去掩南口）

殿南（剛烈）快說！……我已經曉得你是絲廠的女工，還當過兩次工人的代表。……你的姓名叫胡三英，袁排長就是你的戀人。

閃影（大驚，急去抱緊南）你一定弄錯人了。

殿南 (嘆口氣) 你強甚麼！……你們的一切我都曉得了。

臻化 (先靜伏戶探頭看過兩次，至此盛氣的衝入執事○) 甚麼！……軍閥的女兒？！ (扭起南一腳)

殿南 (猛烈，挺出胸) 叛徒！陰謀家！……你的陰謀就快要給我父親知道了。

臻化 (不安又猛) 你……你常常迫着我，你是偵探嗎？

殿南 (笑笑的) 瞎說！

臻化 (盛怒) 魔女！……間諜！ (想捏死南)

殿南 (掙扎，巧避) 你聽我說！若是你們沒有充分的準備，我勸你立刻逃走。(情光漸到化注  
入)

閃影 (惶惶的向化) 參謀長，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臻化 你快叫靈芝來！ (垂頭，嘆口氣)

(閃影退場，臻化將戶緊鎖○)

殿南 嫂嫂到底是和你們幹點甚麼？……假若她就是女革命家甘麗，她也非就逃走不可。

(憤然地向化)

臻化 這些消息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殿南 有奸細呵，是一個奸細剛對李副官說的，我無意在那裏聽到了。

臻化 那奸細在那裏？

殿南 他回家去了，我想了法子把李副官灌醉了。你們現在逃走還來得及。

臻化 你不是騙我的麼？ (彷彿感激她的神情)

殿南 我可以發誓。(嬉笑)

臻化 女子的發誓是值得一文錢的！ (怪笑，但焦急的)

殿南 (強調) 我可以把我的青春來對你發誓：——倘若我是騙了你，我的青春就會下地  
獄！如果我的話是真的，我的青春就會像你們的思想一樣開花。(熱烈地投入臻化懷中○)

臻化 (也快樂地苦悶) 你要開甚麼顏色的花？

殿南 血一樣的顏色，火一樣的顏色。(又興奮又愉快) 啊……我的血，開花喇！ (扭着美好的  
姿態熱望她) 我要跳出這個萬惡的家庭，你教我！

臻化 好，我帶你走。(雙手纏繞) 但我要弄死李副官。

殿南 好，我帶你去。我已經把他鎖在房子裏等你去結果他的。(二人同退場)

(廳中空寂，內部音樂悠悠揚揚)

靈芝 (聽入，看見空廳，四顧，正在解衣……)

閃影 (聽入) 啊，他們呢？

靈芝 一個也不看見。

閃影 顧團長也要和你談話。

靈芝 顧團長是甚麼人？

閃影 你去會他就曉得。

靈芝 (嗔聲) 甚麼人我都去會他嗎！

閃影 他是你的老同志。(靈芝驚喜扣衣) 就在後面花園裏，(往幕後推門) 快去，他只有三分鐘工夫和你談話。

靈芝 (跑去，從幕縫中鑽出去)

閃影 (扯帷幕，走去轉左戶開鎖，將桌上的文件收好。)

(靜寂些時)

靈芝 (高興潑潑地脫幕進來) 啊……閃影，我真快樂！你們這些人都救我，救我出去。

閃影 就準備走吧？(愉快過分的)

靈芝 是，聽說今晚這裏要打仗，等到明天早晨，算不定全個省城會換一種旗幟。(歡極地把幕團緊)

閃影 是喲……(往幕後踢起幕後的門在作聲響) 革命的花首先要我們省城開的。

靈芝 你怎麼早不告訴我？……你還是顧同志找了來的呀。(狂熱地抱閃影) 你到底是什人？在甚麼地方做工作的？(擁閃影)

閃影 你自己快準備走吧，這些話往後再說。

靈芝 我要捲點行李。(狂了似地去捲書籍)

閃影 快捲吧。(幫忙)

靈芝 顧同志怎麼會到這裏來做事，我真想不到。

閃影 甚麼地方不是我們做事的地方呢？(向芝溫柔的笑) 我們就是潛水艇，我們就是地雷。埋得下的地方就得埋下去。

靈芝 你的話正對了他！他很努力下層工作，並且在危險的地方努力。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閃影 睡了。

岳淵 那你去！少奶奶不是小孩子，她睡不要你招呼的。

靈芝 我實在頭暈，想睡了。（虛弱的，冷淡的）

岳淵 你的頭暈是因為你不快樂呵……你丈夫常對我說過。

閃影 所以，老爺還是明天來吧，少奶奶真是不舒服哩。

岳淵 要你說甚麼，你去！（立起，逐閃，猛推她戶外，猛將戶鎖，笑向芝）你真是很不喜歡你丈夫嗎！

靈芝 這個，我想大家都曉得，用不着再問。

岳淵 不是好好地住在一起嗎，（奇怪的看芝）

靈芝 住在一起？……（鎮烈）唔，不知道爲甚麼還要把我和他束縛在一起？這個，我實在忍受够了！

岳淵 你究竟不喜歡他那一點？

靈芝 除了他爲人還老實一點外，他還有甚麼給別人喜歡？

岳淵 哈哈……（怪笑）可了不得！他對你的愛呢？……你難道能够說他對你的愛也不真實嗎？（坐下，搖着扇）

靈芝 太真實了！……我就是希望他不要愛我。（怨）

岳淵 啊，那末，你想他是多末苦痛？他的苦痛絕不讓你。

（老練的笑着，眼光對芝閃着。）

靈芝 不錯，他比我苦痛得多。你老人爲甚麼要把我和他這樣關在一起？（高聲，爆發）

越關在一起越苦痛，這苦痛儘延下去，不知道要弄成怎樣不好的結局。

岳淵 我是爲着你丈夫太愛你了，所以我要盡盡我對兒子的責任。（眼瞪瞪的顧着芝）

靈芝 你兒子每逢半晚上吵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常常拿了刀去自殺，這就是你對兒子的責任弄出來的好事。（厲聲）

岳淵（跳起）嚇，是這樣嗎？……這真危險極了！

靈芝（帶怒）你既知道這是危險，就應該替我們想個根的辦法。請快點替我們根本解決吧！

岳淵（狡猾的笑）是這樣好不好——我給他一個重要的公事使他很忙，那末，他晚上回來

很疲倦了，也就不會怎樣苦你了吧。（走近芝）

靈芝（討厭的）這是根本辦法嗎？

岳淵 那末，把他的地位名譽抬高好了，他的地位名譽很高的時候，你還覺得他這樣也不可愛那樣也不可愛嗎？

靈芝（刺激了，憤昂）這與他的名譽地位完全沒有關係！……我罵的是他個人的本質問題！

岳淵『本質問題』！（故意裝腔作調）所謂本質問題是甚麼？（微笑更接近芝）

靈芝 譬如……（避走）

岳淵（戲謔的，學靈芝的聲音）譬如——他愚蠢，他橫暴，他不理解……

靈芝（烈性的反過身來）有了這些還不够嗎？（傷然）

岳淵（更戲謔）唉，這只怪你的命運呵！（想接近她，但與其談論她，毋寧說是貪心親親美人的習澤。）  
（隨兵叩一下戶，探頭進來，看，還手卻離芝而。）

護兵（行禮）主席，酒擺好了。

岳淵（至門口）你去叫李副官好好地照管兵士在周圍巡着。

護兵 李副官喝醉了，儘找都找他不到。

岳淵（驚）怎麼？……那個畜生！（憤憤而去）

（黑暗，內部傳出音樂）

後景：是後庭的花園，有樹林，有石階假山，石階後的大樹上懸電燈很明亮，岳淵和靈芝在林前的桌上對飲，滿桌狼藉的。前景暗黑。

靈芝（似醉意似活潑的）你曉得——我結婚的那晚，行了禮，我一揭開紗看到他，嚇得我把我氣都墜下去了。自那以後，這整個八年的苦痛，你真曉得嗎？

岳淵（更醉了，更有神）我很曉得你的苦痛，你丈夫太配你不上了。像他那樣子能够同你結婚，全是靠着祖宗的光榮。

靈芝 你既然曉得是這樣，怎麼不許我們離婚？

岳淵 離婚？……（狡猾的笑）你想能離得脫的嗎？

靈芝 不離婚，這苦痛是一世都不能了結的。

岳淵 人誰沒有苦痛，苦痛只要有安慰。（滿層舞色的）像你這末天仙一樣的人，找個愛人固然不難，但想一個真正能使你安慰的人就恐怕不容易了。

靈芝 『安慰！安慰，安慰！』你安慰的話已經說多了，但於我有甚麼用處！（舞臺，憤慨也  
顯極）請你快去！

岳淵 唉，你真嬌豔！但不要老發氣呀。（辭避避的寫芝）我想：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他  
能够天天想到你的苦痛，就想盡方法去安慰你，你的苦痛就是他的苦痛，你的難過就  
是他的傷心。他又在無形無跡中能夠減少你許多苦痛，在你不知不覺中他能夠貢獻你  
許多快樂。使你的苦痛也不是怎樣了不得的苦痛，使你的悲哀也有限了。我想，只要  
有那樣的人對你，你也不是怎樣不幸吧。（意亂神昏的眼光釘住芝）

靈芝 爹爹過去這樣對我，我是很感激的。

岳淵 我要你甚麼感激！那也許是我的義務，也許是我這樣做覺得有種種愉快，也許是我  
願意保護一個美人。（注酒，越離大地去捫芝手）再喝一盃吧，祝你的美麗和健康！  
（併盃，繼續地飲下）

靈芝 （喝着，嫣然笑，舉盃勸酒）喝吧，多喝幾盃。（注酒）祝爹爹的光榮並且謝謝你對我的  
恩愛！（一盃一盃轉給他喝）

岳淵 （喝夠了，樂極）我生平都沒有這樣快樂過！美人，青春！（緊握芝，逼出一些寶貝）  
真的呵，無論你在遠處或近處我都是很想着你，你看，這些東西，都是我想着你的時  
候買的。（指示珠寶）我每逢想你難過就替你買一件，買了來又要拿在手上玩幾  
天，一邊玩着一邊總是心心念念地想着你！（一件件示珠寶）你把這些東西戴上給我看看  
吧。（將珠寶一件件替芝戴上）

靈芝 （頭上掛了好幾串，滿不自在的笑）好了吧，恐怕宏要回來了。（取下頸飾，向壁房跑去）

岳淵 （急拖住芝，又替她戴上）宏兒今晚不會回來的。戴上呀，戴這個。（又將金鋼寶鑽扣在芝腕  
上）這個寶石鐲子是你二妹出嫁買的，花了四千八百兩銀子。

靈芝 （雙腕被感謝）這很好看。（指寶鐲，向淵笑）

岳淵 （又將極長的扣針替芝扣在衣胸上）這是一顆稀有的金鋼鑽扣針，是無價寶。五姨太想  
買，但我恨她一賭就是幾千幾萬，所以騙着她買給你了。

靈芝 （神色雖然中帶微笑）

岳淵 還有這些寶石戒指，也戴一個看看吧。（替芝戴）

靈芝 把我裝成這樣子，你看了很滿足吧？（似覺女的恨笑）



岳瀾 滿足，滿足！（舞手醉笑）是我生平第一的滿足！（舉盞喝酒）

靈芝（自腰裏抽出岳瀾的短刀，刀光一閃，護兵顯出時急掩刀）

護兵 熱酒拿來了。（置酒桌上，奇怪的望芝，芝沉默）

岳瀾（注兩盞酒，狂喜）喝吧，喝吧！（遞一盞給芝）

靈芝（以左手掩酒，沉默無表情）

岳瀾（向護兵）準備都好吧？（喝酒）

護兵 很好。（退場）

岳瀾 喝吧，喝了酒唱歌給我聽。（親送酒於芝唇上，芝一推酒澆在衣上）唉，唉，弄壞了你的

衣裳！（忙用巾替芝擦衣）不要緊，再買換一件就是。（拍芝）唱呀，（又送一盞）喝

了酒唱歌給我聽……你的歌聲真好！真是黃鶯也沒有這樣好的歌聲。（舉盞和芝同喝）

靈芝（嘗一點，輕微的笑）我醉了，你也醉了哩。

岳瀾 那裏，我沒有酒醉，全是你醉了我呵！（舉罐罐的釘住芝）唉……像你這末一個天

人，怎能不醉死我！

（燈火沖沖的耀芝強吻）

靈芝（憤憤的對他臉上一擊）呸，糊塗！你幹甚麼？！

（推開他，退後，驚急又憤怒）

岳瀾（變爲老練）哈哈……用不着這樣大驚小怪。（淫笑）這不過是好玩的呀。

靈芝 哼！……你以爲無論甚麼女子都是給你們好玩的嗎？！我不是給你這殘殺民衆的老妖

精蹂躪的，我也同男子一樣有除掉你這個禍國殃民的軍閥的義務！（現出短刀對他說去）

岳瀾 哎哎，這不是好玩的……（急進，酒氣十足的，用盡力量將肉芝背後將芝雙胸抱緊，打落她的刀，

用脚磨住，然後橫抱起她，強迫親她。同時內部音樂響起來）

生命是很短促的：尤其是美人的青春，美人的美貌，更短促得可憐。你的青春太枯燥

了；你的美貌是這樣一天天地飛去，也太可惜了。我這不過是調濟你的青春，愛惜你的美貌。（親了又欲吻）

靈芝（掙扎着，狂呼着，勸他一同耳光，跳走）混蛋！摧殘我的青春的人，是我最痛恨的仇人！

你把我婆來給了你兒子摧殘又給父親摧殘嗎？（逃）

岳瀾（追她，旋旋轉轉，內部音樂又高又急，如爲這舞台的讚劇典的。）不要走，不要走！橫豎你走不

脫的。（拖管，迫吻）

靈芝 呀……畜生！（打他）喫倒草的！（踢他）

岳淵（掩口）你喊不得，不要大聲喊！……再喊，我就打死你！（扭着拳頭厭惡地兇）

靈芝 滾，畜生！（扭成一團，鬥得烈。）

岳淵 又喊？……你真不怕死嗎？（猛抱芝於懷中，色迷也醉迷的，暴吻，魔鬼似地喘過不休。）唉，我的心！我的命！……我想了你許久許久，今晚才得到這一點。（狂語）假若你肯順從我，你此生的幸福是享不盡的，我存在銀行裏有幾百萬，你可以幸福一輩子。

（魔鬼似地長吻，醉醉的眼光殺人）

靈芝（拚命抵抗，拳來腳踢）畜生！甚麼女人都會被你的臭錢誘惑的嗎？

岳淵 你服從我吧，放溫柔些……我的黃鶯兒，你溫和些，你服從我呀！（抱得緊）有了金錢就是幸福，我把所有的幸福都獻給你。

靈芝（打開淵）軍閥！……劊子手！……帝國主義的走狗！……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岳淵 一位革命偉人，也要像你父親那樣窮得酸嗎？（得意的笑）

靈芝 甚麼革命偉人！劊子手的革命偉人，吸血鬼的革命偉人！（拿起酒瓶向淵打去的樣子。）

岳淵 不要胡鬧！（猛去捉芝）你服不服從？不……不服從嗎？……今晚你丈夫不會回來，我是不會放你的。

（二人猛鬥起來，內部音樂異常熱鬧）

靈芝 狗畜生！（飛跑脫，又拿了酒瓶對他）。

岳淵 悍婦！（鼓起兇眼）你父親窮得要討米了，不知道你還仗着甚麼勢？

靈芝（烈向他）喂喂，我父親是怎樣窮的？……你們軍閥年年打仗，兵馬砲火把鄉村的禾苗蹂躪了，把鄉村的屋子燒掉了，把鄉村的老百姓殺的殺了，駭跑的駭跑了，剩下的人被拉夫哪，被派捐派餉哪，每個鄉村都給你們弄到破產了。而你還要派我父向農村去替你們刮地皮，我父親不肯，他反對了你們。你們就說他是反動分子，把他坐了牢，又沒收他的財產來塞你們的腰包。你們的軍隊又在那鄉村擾亂不已，害得我母親和鄉下的婦女一樣，祇帶了一捆蘆草，今晚打開蘆草在這個山上睡，明晚打開蘆草在那個山上睡……屋子裏是住着兵，鄉下人都駭走了。

我父親是這樣窮了的；整個鄉村，整千整萬的鄉村都是這樣沒落了。好好的鄉村，幸

福的人家，都弄到這樣流離失所，不幸，這是甚麼人作的惡？就是給你們發財，享福，把幾百萬銀子存到外國銀行裏去了呀！

(咬牙切齒) 你現在還要笑我是窮人的女兒，還要想喫媳婦底肉！……好吧，讓我來結果你這個人類敵人！(將酒瓶猛對濶打去，未中，馳向廳去)

岳濶 (聽得濶水吊出，氣極怒極) 唉，真是個悍婦！(舉拳追趕地追芝) 但你……你逃不脫，我四面都布置有兵守着的。

靈芝 (從廳中拿出手槍對他) 你走不走。(作開槍狀)

岳濶 呀……！(駭跳，臨死的悲鳴) 護兵！快把守衛的兵叫進來！(手執短刀去搶靈芝的手槍，活跳的追擊着。)

(岳濶穿縫衣，蹣跚的奔出，見狀驚絕。)

岳微 母……媽！(呱呱哭出，使靈芝的手槍墮地)

(兵士一羣從樹背湧出)

岳濶 (見兵士湧出也覺得頭腦無法，但自尋心的驅使，還是以醜陋的神情，高聲喝令。) 兵士們，我把這女人送給你們！(拾起手槍) (兵士都驚奇越狀)

靈芝 } (一同驚絕) 呀……！！  
岳微 }

兵A 主席！這是甚麼意思？

岳濶 (錯亂的望着芝) 這……這是一個淫婦，這是一個淫婦！(靈芝突出驚吼) 她太淫蕩了，一個丈夫不够她滿足，我把她送給你們許多人做老婆，這對於她剛剛合式。(對芝猥褻的嬉笑。)

岳微 (瞪足養突) 打倒公公！

靈芝 (昂然登上石階) 兵士兄弟！請各位想一想——想清楚我好不好給各位這許多人做老婆，(兵士雙眉怪驚) 又你們能不能夠平平安安地把我平均分配？……

岳濶 把她拿去呀！(喝令，瘋地倒下去嘔吐，奔遠。)

靈芝 (憤絕，眩暈的光輝) 各位，你們知道軍長為甚麼把我送給你們嗎？……

兵A (粗聲) 是老爺想強姦！

(兵士們驚絕，騾動。岳微雙眉突出驚眼。)

靈芝 不錯，就爲着他想強姦我，他跑來調戲我，用酒醉我，送我這些東西（示珠寶）因爲強姦我不到，就誣我是淫婦……

兄弟們！他這種蹂躪女子的方法是怎樣可恨！……各位如果曉得他是可恨，各位如果曉得你們是不應該要我做老婆，那我就把這些真珠，寶石，金鋼鑽統統送給你們（取下珠寶示兵士）（兵士渴望着。）

兄弟們，請不要看輕了這些寶貝！這些寶貝值得幾萬塊錢，是那老畜生剛才調戲我的時候送給我的，是他從無數勞苦羣衆的身上奪來的血汗換來的。

要明白——因爲這些東西，不知道有幾千幾萬人挨餓挨凍，因爲這些東西，也不知道有幾千幾萬人苦死累死了。算不定你們的父母兄弟朋友，因爲這些東西送了命；算不定你們幾個月領不到餉，也就是爲這強盜把餉銀拿去買了這些東西送了橫太太們。

兄弟們，看了這些東西就曉得軍閥年年打仗是爲甚麼了吧？明白他們是把這些東西來換女人們的肉，就曉得你們當兵去送死，是怎樣地沒有意思了。（馬絕，強盜）女人底肉！……不是每個女子的肉都可以買得到的。我不要這些東西，你們拿去，拿去分給你們的兄弟。同時，你們要曉得：——甚麼將軍，主席，大官，政府，都是謀害民衆的強盜！

現在，城外有幾千失業的勞苦羣衆，西北有幾百萬垂死的災民。這個世界，怎麼會有那些窮人，災民，失業的勞苦羣衆在那裏挨餓等死？爲甚麼又會有這些闊人，他們過着皇宮中一樣的生活，他們有幾百萬銀子存在銀行裏，並且還有錢來買這些真珠寶貝？……就爲着有這些專門搶劫的強盜！這班強盜把世界擾亂了！

（眼光如火，聲色感人）

兄弟們，這世界不是人的世界，是獸的世界，是虐殺、殘忍，強暴，慘無天日的強盜世界。

我們現代人的責任，尤其是你們兵士的責任，是要除強殺暴，打倒這個強盜世界的！我們要根本推翻這個強盜世界，重新建設和平的人世界！！……時候到了，兄弟們，起來！掉轉槍頭……

岳瀾（吐完了，氣得要命，昏昏糊糊地走來，狂叫） 暴徒！捉……捉起她！（見兵士不動，跳上階去捉靈芝。）

娟婦！你反革命……我要把你處死刑。（拚命地抓住芝，想捏死她。）

藍芝（掙着）各位，起來！（趕珠寶對兵士罵下。）

（兵士爭搶珠寶）

岳淵 呀……娟婦！（打芝一掌，很痛心地望着地上的寶貝，拚命奔下和兵士搶珠寶，被兵士攔倒他，爬起來又踉踉跄跄的向每個兵雄奔，猛搶，亂打，使滿場成作亂卷。）

（廳中敲戶緊急）

藍芝（跑下來拿起椅子對淵打去）

岳淵（一面將寶貝放在衣袋中，一面狂呼暴叫兇令兵士）呀……叛徒！捉起她！……（呼畢發兇令）捉起她！……我要槍斃她。（見兵士不動，氣得要命，趕快抽出短刀和手槍，對芝襲來，逼着芝跑。藍芝也丟了椅子，飛向他扭成一團，奪了他的刀，高躍，向他刺去。岳淵越來得猛，執藍芝，二人的手槍和短刀對抗着，場面極緊張。內部音樂如暴風雨。）

（敲戶聲越急越厲，岳失足帶傷，用布綁着，突然從廳中跑來，二衛兵隨他。廳中電燈亮，前後景打成一片。）

（閃影和五姨太跟着跑來，見狀驚絕。）

岳宏（一見發怔）這是做甚麼？！（急而立二人之間，舉筆欲倒，二衛兵急扶住他）

岳淵（還在擊芝，正對藍芝閃影一看是宏站在面前，極緊張，圖圖求，但立即鎮定，狡猾的。）你正來得好！你女人不是人，無怪乎她要和你離婚。

岳宏 怎麼？……（很兇的攔住藍芝，將她一擲。）

岳微（急找住父）爹爹！不，媽媽不壞，是公公想強姦，……（強姦二字特別顯得尖銳）他得不到媽媽，就把媽送給這些兵了。（比着手示）

岳宏 嚇！你說甚麼？（拉住微，狂了的望大家一眼，釘住淵。）

岳淵（狠狠的逃走）

兵A 小孩子說的不錯，實實在在就是這樣。

岳宏 哼！（咬牙切齒吼出，猛找淵問，拚命鬥）原來你把我使開，叫我去給別人打，你就在這裏幹這種勾當！

衛兵 不好，不好，少爺！（急拖住宏）你已經受傷了哪。不要這樣。（六衛兵擡他）

岳宏 不要擋我！（推開衛兵們，怒不可當的，拿起椅子對淵擊去）你這個老畜生！

岳淵（被打，掙倒去）哎……

姨太 啊啊，不得了！（急扶抱瀕，狠毒的啞去一口瀕）你要謀殺父親嗎？你打死了他我就要你的命！（尖着嘴，癡頭癡腦的又恨又怨又嫉，對表示威旋即觸壓十足的拍瀕）你也真風流！一個鴛鴦夢還沒有做醒，又想來做一個新的鴛鴦夢嗎？（親瀕）無怪你要遭災。

（扶起瀕，拖他逃離。）

岳宏（還追擊瀕，握拳趕出。）老畜生！（打着交臂）

（閃影已扶起靈芝站在一隅，岳宏靠懷中。）

姨太（兇極地反身踢岳）你不要放棄你老婆不管，單怪別人家！（轉瀕退去）啊，我真拖你不動。

兵H（怪兇的跑來）我來幫你扶老爺。

（內部隱隱的音樂，姨太，兵H扶瀕從廳的左戶退場。）

（一羣兵都奇驚，憤憤望着兵H。）

靈芝（走向宏）你又是怎麼受傷的？（撫他）

衛兵甲 少爺是在秘書處門口受傷的。身上中了兩槍。

衛兵乙 我們替他綁好要送他進醫院的，他偏要回來看看。……你們看吧，這些血。

（一羣人圍着宏看）

靈芝 秘書處為甚麼開槍打？

衛兵甲 秘書處打得一塌糊塗，為甚麼公債，借款……又甚麼一筆秘密款子不公平。

兵A 甚麼款子不公平要打他呢？

衛兵甲 說是甚麼款子的五分之三是長官們私下分用的，有幾個長官沒有分到錢，他們不服氣，說是秘書長把那些錢存在銀行裏了，不知道怎麼就開槍打起來。

兵B 他媽的！我們好久領不到餉，他們官長倒還有錢私下分。

衛兵乙 本來少爺是到營裏去發餉的……

兵B（張聲奪路）發餉！有餉發了嗎？（跌）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靈芝 這些話慢慢說吧，現在要趕快送少爺進醫院。（推衛兵扶岳進廳）

衛兵（二人一同）是是，快送少爺進醫院去。去吧！（扶岳走）

閃影 有汽車嗎？（慌忙的催促）

衛兵 汽車就在門口等少爺，好好走呀。（二人扶岳去，走至廳中）

岳徽 爹爹！（有氣）公公把母親送給這些兵了，你不叫這些兵回去，我就殺死你！

（舉竹刀刺父）

靈芝 呀……這孩子！（嚇，軟地跪，看了刀去掉向空。）不要緊吧？

岳宏 這傢伙畢竟要殺爺老子的！（加地，揮拳，被衛兵制止）

岳徽 混蛋！你不是一樣？……誰要你們做爺老子的壞！（伏在母親中痛痛欲擊父）

魏化 （意欲止，拍案）你怎麼的？

岳宏 （變化）啊，你說的甚麼都對了。（揮軍兵）好，你叫那些兵快回營去。（急領下狀）

衛兵 （二人）呀，你的傷太重了，快進醫院去！

（二人拍案道謝）（岳宏跌下母懷）

靈芝 好好地，當心些（追出去，閃影也追出。）

魏化 （揮花園）你們都回去！（給軍兵看）整隊！

（歡歡點兵）少了一個人。

兵B 是，很奇怪，我們隊裏走進了一個野種，他跟軍長去了。

魏化 嚇，豈有此由！（驚）且到底下去說吧。（率兵自花園邊過）

（場中只剩岳徽一人，他勝利的笑，望竹刀。）

靈芝 （從戶口轉入）（魏化從花園轉來）這樣一來，真把我駭到了，幸而那些兵還好。

（微笑問）

魏化 （微笑著）那都是受過訓練的兵。

閃影 （從戶口轉來，即轉戶繼續憤憤的）可以走了吧？

魏化 就走，這是千鈞一髮的機會。

靈芝 從那裏走？花園裏不是還有兵嗎。

魏化 剛才的兵都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在那裏等着保護你出去。

靈芝 啊，你真遇到！

魏化 軍長要我設法，你也要我設法，就不得不想個兩全的辦法了。就走吧，一切都替你準備好了。

岳徽 （顯得高興發抖）母親，走呀！

靈芝 （喜歡臉的天真，抱緊親吻）寶寶，我們畢竟走得成功了。

岳徽 媽媽，我喜歡！（發跳）就走。

靈芝 叫閃影替你穿衣裳！（推徽交給閃，閃領徽入睡房。）

臻化 你還算幸運，再遲一刻鐘，就恐怕走不成功了。

靈芝 但是我自回來了一趟，手槍裏沒有子彈，我的工作失敗了。

臻化 我們的計劃也要失敗的，婁師長和顧團長忽然不見了。

靈芝 啊！怎麼的？（驚愕，不快）

臻化 我想是葛師長把他們兩個監視了。葛師長那傢伙真厲害！但我們已經破壞了他們的軍事會議，使他們自己在秘書處打起來了。

靈芝 哦，原來是這樣！你們的活動到甚麼程度了？

臻化 兵變是不可能了，不過總能幫助×軍明天進城。我們已經毀壞了電話，殿南還在那裏繼續工作。李副官也被我打死了，但偵探還在活動。（敏捷地雙手擺芝）走吧，那裏是怎樣等着你呵！（癡癡的看著芝，不肯放手。）

靈芝（弄得難為情了）你這是做甚麼？

臻化（纏得更緊，瘋狂的）愛你多年，不料又在這裏相逢……（抱起她，狂熱的）給我一個……  
…Kiss！

靈芝 不要癡吧！（脫走）

臻化（急攔住她）你為甚麼是這樣不愛我？（痛苦的）

靈芝（強調）請你明白我的心境——我並不是因為甚麼不愛你，我現在的心境是根本不要甚麼愛情。我只要朋友的愛，同志的愛，我愛工作。（強握，敏觀他，馳向睡房）

臻化（呆了，立圖中，莫名其妙的表情，抹抹靈芝親過他的臉）

閃影（提了個皮箱放在睡房外，再領穿好洋服の岳徽去。）已經弄好了，可以走了吧？（奇怪的望化）

臻化（夢中的，向閃）你領了小孩子先去，從這花園裏下坡，那裏有兵招呼你們上汽車。

（指著）

岳徽（不放心地探看寢室內）媽媽呢？

靈芝（換了素服出，）媽媽就來，寶寶。（親吻徽）

閃影（拖徽，對化）殿南小姐幫忙很多，你要救出她。（去）

靈芝 是，她很歡喜你，她決心和我們同道，你要救她！（左手提箱，右手攙化，親切的）好，



我們先走了。你爲革命努力（樂笑）

臻化 我要幹到流完最後一滴血爲止。（緊握，樂笑）

靈芝 你別忘記救殿南。

臻化 是，我一定救出她。你快去吧，你一出城就叫他們放砲。（一面說一面由花園右方遠攝）

（場面暫時空虛）（叩戶聲，急叩，猛叩）

護兵（踢開戶跑進，岳淵闖入，二人四望） 閃影！

岳淵 怪呢，（敲門聲，立戶口）把門關起就睡了嗎。

護兵（探頭看寢室）真奇怪，一個都不在這裏。

岳淵 快到太太那裏看她在不在那裏沒有，叫她來快上汽車。

（二人遠攝，停一會，殿前狂亂的跑上。）

殿南（手搖搖頭亂亂）呀，嫂嫂！……（揮着鞭索）嫂嫂在那裏？……（哭）我不得了！我觸電了……（瘋瘋走到花園清去。）

兵H（悻悻的走上，探看遠處）一個人昏了真沒有辦法！爲着想吃一個女人的肉，甚麼方法都弄到山窮水盡了。

岳淵（顧自戶口）找到了嗎？

兵H 主席你聽我的話好了，你不要再做夢了吧！第一，這事情已經給你少爺曉得了；第二，祕書處是那樣打起來很不好；最要緊的是李副官給人打死了……

岳淵（驚愕）李副官死了？！唉，一切的祕密都在他身上。

兵H 是啊，是一個黑衣蒙面的人跑去這樣捏死了他的。後來（出神的做手示）那傢伙還跑到守衛隊裏去點兵……

岳淵 啊……！（驚叫）你看清楚了那是甚麼人嗎？

兵H 我看不清楚，只聽到顧團長在說：「一點鐘這邊準備，兩點鐘那邊攻城……」

岳淵（急然）這……我曉得是甚麼人了！你爲甚麼不打死他？

兵H 一閃就不見那個黑衣人的影子了，但看見一些兵往花園裏跑來。我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把走在最後的一個兵騙下去打死了，（兇極的做手示）我才穿起那個兵的衣服一同站到花園裏來。那曉得……

岳淵 (暴絕) 不要說了！……你替我去叫萬師長把剛才花園裏的兵都槍斃！

兵B 還有許多事應該你自己去辦，不要只是爲着美人發瘋。美人的魅力，是可以傾城傾國的。(解下兵衣，露出軍服。)

岳淵 放屁！(逐出日，走向廣室去探部)

護兵 (氣息上) 主席！有消息來，少奶奶已經跑了。

岳淵 (驚絕) 跑了，這消息是真嗎？

護兵 是真的，是坐了你的汽車跑的。

岳淵 坐了我準備和她去清幽別墅的汽車？

護兵 是，她就是利用你那一切的準備。

岳淵 (氣極，對桌子一拳) 參謀長那該斃的東西！……你快叫他到我的辦公室去。(護兵這場。潛入廣室取出靈芝的紅衣向着)

呀，我的黃鶯，去了！(哀調的悲聲) 她……逃了！……剩下這一件紅衣。她……帶了我的心去，我的心……給她的歌聲帶去了。啊……多未斷腸呀！(幽衣，悲泣)

(在淵的悲泣中，花園裏忽然有蜂化的呼聲。)

呼聲 殿南！……殿南……！

岳淵 畜生！(奔向花園)

呼聲 殿南！……(蜂化自林中空手顯出，眼光注在右隅。)

臻化 啊，殿南！(從樹林隱蔽中抱起殿南，瞥見淵，一驚，仍沉痛的抱了殿南入廳，將她放在沙發上。)

岳淵 (氣毒毒向化) 你怎麼弄死她的？(遠遠立)

臻化 我沒有弄死她。(肅立，一手撫南)

岳淵 難道說你沒有弄死李副官嗎？(毒辣的)

臻化 你說甚麼！(驚絕，強制的)

岳淵 靈芝走了倘若還會回來，我就不說甚麼了；這幾天的局面倘若能够平平安安，我也不說甚麼了；李副官倘若沒有死，我也不說甚麼；我想和靈芝談一次話，只有你知道。你若不乘着這個機會和我搗亂，我就根本沒有話說。(厲害又兇猛，抽出手趨對化)

(突然遠遠着聲暴發，吶吶啞啞連聲)

臻化 (跑向花園去替)(殿南在動着)

岳瀾 (氣住化, 起軀, 欲帶下化似地) 告訴我。那是做甚麼?

護兵 主席! (急得要命) 農民打進來了!

岳瀾 嚇! (急得要命) 有多少人?

護兵 不知道。有農民, 有災民, 又有失業的工人, 大約有好幾千……聽說後面還有×軍。

H 啊, (軍服, 新巨型, 勇氣的衝上) ×軍打進來了! 先前城外放了砲, 那是他們進攻的砲就那。現在進來的還是些農民和災民, 勢子可洶得很。我們的軍隊都開去北伐了, 這裏的兵很少, 不能夠對付, 怎麼辦?

岳瀾 唔, (急極智生) 只好一面死守暫時不和他們打, 護兵, 你去請秘書長把所有的軍官都叫到會議室來, 我就去說話。 (離兵退場。瀾向化發笑) 一面請參謀長想辦法, 這時候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非常親熱) 參謀長, 請你繼續努力, 你去把那些匪徒打個落花流水!

藥化 (又憤又呆, 想從後面舉與瀾, 舉拳)。

H 真不得了! (急拉開化, 擲開) 電話一處都打不通。

岳瀾 (憤然, 憤極) 電話也不通了? 啊, 參謀長! (哀求) 希望你肯出力。你若是能把匪徒打掉, 也可以將功補過。 (瀾向花園高處往下看, 遠處響聲急急)。

H 這勢子非你出力不可, 現在葛師長他們都在秘書處互相打起來了, 而且他們的作戰經驗都不行。請你立刻出馬! (瀾體化)

藥化 我已經辭職了, 我不能。 (決然的)

H 你不能? ……你想你的行動還能夠自由嗎? (老精怪似地) 我想你不如這樣答認好了, 你答認了還能夠表明你平素的行為。否則, 你真再想自由了。 (笑拍化, 化呆) 人總是要自由的, 生活也要過得舒服些才好。你有了這樣的地位再加以努力, 你的前途是最有希望的。

岳瀾 (憤憤折入) 匪徒像洪水地灌進城了! (笑向化) 我決定委你負責剿匪, 現在這裏的人也只有你是一位人才。 (拍化) 並且我相信——一個地位高的人, 絕不肯和匪類並立的。 (瀾化很笑得好) 就去吧, 馬上就要準備。 (瀾望取南, 取南在沙發上轉騰起來)。

藥化 (瀾取南一眼, 慘慘的竊笑向瀾點頭背)

H (衝動的凶兇聲) ×黨那種畜生！他們一定會放火燒衙門的，我們要立刻想辦法，看要怎樣防止那種恐怖。

岳淵 啊啊，是！(眼淚兒火) 我們要快叫一批人到城裏各處去放火，多燒些商店，民房，並且要巧妙地混在×軍裏面一道活動。

臻化 (憤極，忍不住) 「多燒些商店，民房」！你這是甚麼用意！?(暴發了，對酒跑去) 你想用這種卑劣的手段來誣蔑×軍嗎？……對你說，那只是統治階級的末日才会有這種行爲。

岳淵 哎呀！(暴起來) 我正要問明你這一點：你到底是站在我們這方面呢，還是站在×黨那方面的？

臻化 …… (忙去扶起殿南，殿南滾滾地坐起)

岳淵 不說嗎？喂！…… (兇絕的把化趕到垂幕旁去，自己急退開，險險的以嘴示H。)

H (敏對臻化開手槍，化倒地，H急自門口奔這場。)

岳淵 (罩化，得意的笑) 哈哈！……

殿南 (跳起，伏地探化) 參謀長！參謀長！(悲泣，立起，對向父) 爹爹，你真殘酷！你爲甚麼要打死他？他是最好的人了，他對你是最有功勞的了，你沒有他恐怕不會有今日的聲望。現在你爲甚麼要打死他！(擲足，拳拳擊父)

岳淵 畜生！你來同情一個叛徒嗎！?(拿起殿南擲得很遠，奔退。)

(外面人聲大噪殿南爬起來趨化哭)

殿南 唉，參謀長！你就死了嗎？人的身體是這樣沒有抵抗地就死了？……唉，參謀長！你血管裏等着要開的花還沒有開一朵，你就死了！(伏化身旁悲哭) 你想革除社會的萬惡，而這萬惡的社會倒把你革除了……你的工作呵，是那樣艱難，慘淡。這，在工作的本身上說就太可憐了。(這語特別響亮) 你還要這樣慘死，唉，你真可憐！(沉痛的笑，慢慢抬起頭，顫聲歎風。)

天……！(沉痛緩慢的) 每個人只有一條性命……人誰不想長生……多生幾年做點人類要求的工作，多生幾年做點改造社會的工作……(笑得慘絕) 誰曉得越是社會有用的人，他的一生和他的死越得悲慘！(笑倒臻化身上)(外面人聲亂叫)

岳淵 (頓足聽人，見狀怒罵) 這女孩，真不要臉！你還要和一個死人吊膀子嗎！(拖起南) 滾！(把南趕出戶外，關起戶，和H以鞭臻化屍) 抬了他丟在花園外去，明早有人發現，就說他他癩匪死難了。(去抬，罵化) 哼哼，你這位無產階級的流氓！你們的叛亂算甚麼！

H 真算不得甚麼！（去拍化）不過是螻蛄當車，不自量力罷了。他們只靠着些農民、英民，失業者來搗亂，不知道世界還大哩——英美兩國絕不肯放棄長江流域的利益，而×匪的發展和英國美國在長江的利益的發展，勢不能共存並立的。英國和美國立刻會派飛機派巡洋艦來幫助我們剿匪的。（拍了驢化到花園，）

岳淵 不錯，我想給英美或是日本一點滿足的條件，他們一定會特別幫助我們。那末，×軍縱然把省城占領去了，但不要三天，我們的聯合軍會把匪徒殺光殺光，土地總歸是要還給我們的。（驢化從樹林深處去，急轉來。）

H 這主意很對，就是這樣決定吧！（極高興，抱淵跳躍連聲。）畢竟勝利是我們的！

姨太（駭得無魂地跳來）呀，駭死了！一塌糊塗地打起來了……（驢向淵）為甚麼婁師長團長和許多兵都槍斃了呢？（找住淵）那些農民這樣滾進來了，不要他們去打仗的嗎？（驚叫）呀，我怕！（躲在淵懷中）

岳淵 不要怕。（推開她，走出）

姨太 ×××殺到我們頭上來了，你倒不管我了嗎？（撒嬌，蹬足，拿起藍芝穿過的紅衣對地下一擲）我們女子沒有一點能力，你非保護是不行呀！（找住淵，不准他走）

岳淵 不要怕，一切我都有辦法。（撫妻）勝利總歸是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呵！寶貝，你！（抱妻）

姨太（高興極，很急的緊抱淵）呀 我的王！（兩腳踩着紅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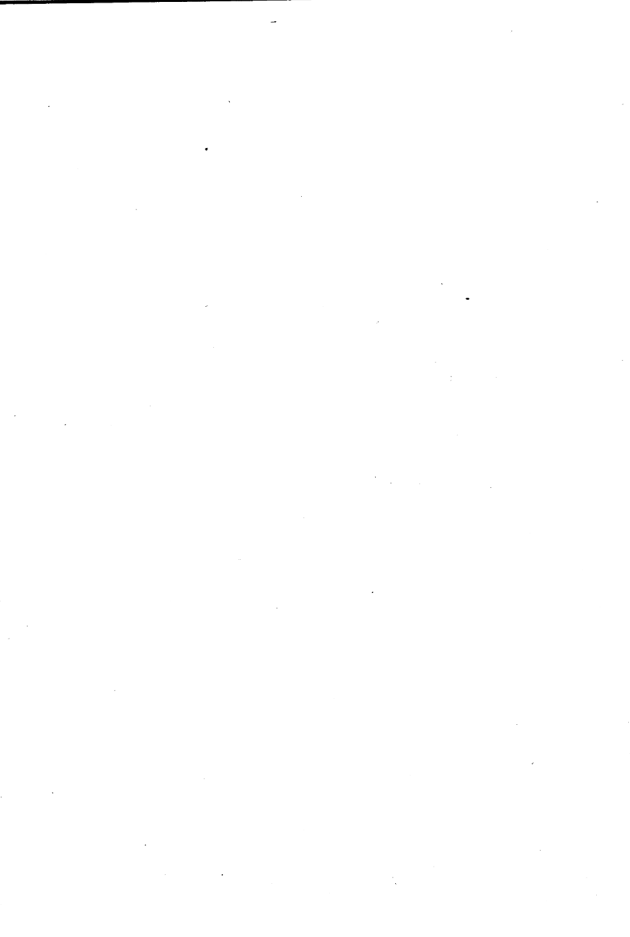
岳淵（向H丟出拳頭，驕驕的搖着大指發笑。）畢竟資本第一！（和妻相抱笑着，二人共踩着藍芝穿過的紅衣）

~~~~幕~~~~

1931年警大前草成，

同年秋病後整理，

附白：這劇的內容頗大，應該寫成一齣場景很多的大劇才寫得好。但我們費劇的劇社，經濟力量不能夠多佈景，故特把它縮在一個場景內，這寫法未免有不自然處，只為我們上演的方便不得不如是寫。喉頭上演時，僅僅的這一個景要佈得相像，演出時才會有實感。又劇中有幾個人物的個性很強，分配演員時也要注意。



# 太陽向我來

風 斯

「而太陽向我來了，  
帶着牠的光芒四出，  
攀過厚田而向我」

——馬雅珂夫斯基

我從牀上爬起——夜色正密密包圍，  
——是一個夢，  
我說。我已開始走動。  
這時夜色並不減輕牠的陰影，  
外邊是黑漆的天空，  
只有無語的是星星正在燃燒。  
我迷茫着，心裏顫動着；  
帶着綿長的灰暗和駭人的雲霓，  
無邊的陰影和恐懼襲進我的心。  
呵，黑暗的魔鬼來襲着我，  
你看，牠是這樣一個離奇的夢！  
魔鬼呵，牠緊緊地抱着我，  
像沉重的大鐵錘——使我呼吸停滯；

雖然，我叫喊，我掙扎，我盡力地——  
於是醒來！

然而夜色並不減輕牠的陰影，  
我迷茫着，躊躇地望着那外邊，  
那外邊呵，希望向我招手，  
一股興奮的熱情燒着我，  
我的心向寬廣的那方引長，  
一種遼遠的憧憬引馳着我的意向，  
向外邊呵，我跑出去。  
外邊是深沉的天和閃爍的星星，  
更有吐着幽鬱氣息의森林，  
散着芬芳的氣息의青神，  
在夜色下，緊緊在漆黑中包圍，  
幾乎難辨出，牠們靜靜的陰影。  
我以不斷的穿巡，  
多費心機去尋找那希望。

然而我又恐懼了，這於我——在這樣的夜，  
我紛迷地想，仍然堅固地不適宜！  
現在黑暗包圍了我的目的，  
而且我是眩於我的周圍，甚至我自己。  
然而，呵！怎麼？這夜色  
不是正是我平日所企想，所憧憬——  
令我安蘊着平靜的心的境地？

我只好仍舊奔逐着，對於我  
我必須，我是自信，尋出我的意義！  
聲然更加重地昏亂了，在這樣的  
黑夜裏，正像一匹受傷的亂闖的瞎馬。  
而且幾乎可以說昏厥般——  
天地瘋狂地在我身邊盤旋，  
一切的意念在我腦中紛迷。  
但是忽然！這樣，呵，迷了我的眼！  
我昏倒。這潤濕的艸上  
擲下我的疲弱的身，同我的意志。

怎麼？呵！我的面前是狂舞着，  
五色交織的狂旋的爆烈的火帶，  
乃至炫耀着，令我不敢逼視！  
呵，我勉強！雖然像火箭般的  
刺着，炫着，又像驚人的巨燄，  
牠震動着我的腦和我的神經——  
終於是開了眼，是這樣，這世界呵，

一切都在光亮地跳躍着，舞踏着，  
已換上一幅廣曠的平靜的景象，  
觸着眼是這樣瞭然，正像清晰的夢，  
牠顯然是，世界呵，在睡眠中蘇醒！  
太陽！呵太陽！看牠威嚴地露出！  
——是牠威嚇了我，我喊。白晝  
正清明地照耀起來。

我驚懼麼？是！我戰慄，牠  
容納我麼？這太陽！牠是這樣凶！  
牠沒有嘻笑，沒有玩皮，  
這樣的嚴重地咆哮着牠的光榮！  
總愛想——我豫想，  
我要把我棒作粉碎而且踢到遠遠。  
我戰慄地茫視，仔細着我的周圍——  
那森林和那可愛的青艸，  
已在安然地吐着新鮮的氣息含着笑，  
雖然已經沒有了——這當然——  
昨夜的賊眼的星和驚懼的夢。  
我是悲哀麼？呵，我仔細！  
太陽已炫耀地升起，牠是  
溫暖地，萬物聳鳴着歡暢的歌聲；  
並且牠射着這樣和藹的撫摸，  
一切都在牠的腋下醉了，顯着安適的笑  
靨。

「孩子！」那太陽的聲音突然



像琴弦般輕輕彈在我的身邊，「起來呵！這裏是你們的宇宙，你們的舞場！在我的身邊呵，感到你的幸福，你的安適，還有你所尋求的，用你的摸索——未來的希望！現在要勇敢！」這聲音忽然又變成彷彿一片歌喧的雲雀，振着我的耳鼓，「不要畏縮呵，我們來，一同大聲歌唱！」這響徹世界的音樂——偉大的前奏曲，我看見萬物都在兩樂地傾聽。而且隨着他，我看見，大家都興奮爬起。最後他是這樣和善，可愛，那太陽，

放出牠長長的物，在我身邊——正像母親！我突然地蘇醒了——這新的世界呵！我感到我的意義，我的潛伏的力，而且這樣需要，燒起火，燃着火輝！我起來——呵呵！這光明的白晝，初升的太陽呵！我們齊來舞蹈，我們來把世界解放成滾着光明的火鎖，歡暢的暴流！於是黑夜，在我心中，牠是漸漸消失，正同着牠的長夢，捲着陰影，還有我迷亂的過去！

## 揚子江

甘永柏

揚子江，長流着萬里的淚的憂鬱的河，在這初秋的飄揚時節，帶來些什麼消息呵！——是那古城頭的角聲，呼喊著鎗與泥銀都不安分了；那鞞鼓的激盪也定然展在你的目前吧；而你是憂鬱着的，你祇願帶給我們這些模糊的嘆息。

我要問你，那巫鵲的鳴咽是否仍使人愁

目，水掙着石子依然的哼着破啞的低歌？是吧，飽滿着淚，飽滿着壓抑的情懷，它是隨着你，寂寂地憂鬱地滴着……

你又可曾帶來沿程百萬吳民的呼聲，蕩平的漢墓呵，醜的人民呵，我都望你完全的邀約來——是你作的，你一時瘋狂的河呵！

最後你的舌尖又濡進這都市的一角，  
你可味出那江水是鹹的，腥的？……

千萬人的血汗的流呀，願你帶來吧，  
帶來吧，這千萬人的飢餓的呼聲！

# 被解放的堂·吉訶德

A. V. 盧那卡爾斯基 作

隋洛文譯

人 物

國公

公夫人

伯爵謨爾契阿

拔諾的柏波，國公的侍醫

堂那·米拉貝拉

堂那·馬理亞·斯台拉

} 國公的姪女

拉·曼加的堂·吉訶德，巡行的騎士

山嘉·班沙，他的侍從

堂·巴勒泰什

特力戈·派支

} 革命領導者

徽爾米倫

兵官

第一兵士

第二兵士

第三兵士

第四兵士  
國公的秘書  
祭司  
肥胖的黑人  
金髮的侍者  
黑髮的侍者  
獄卒  
使者  
跋司珂

巨人亞非利堅(無言腳色)，拿火把的，拿旗的，吹喇叭的，敲鑼鼓的，公府的淑女及紳士們等。

地方：西班牙

時候：十七世紀末

## 第一場

(青的天空。左是松林，濃陰落在短草和林路上。右是坡。背景是照着強烈的太陽的，燃燒似的，紅褐色的風景。)

(休憩之際。四個拿鐵斧的兵士管着三個犯人。稍遠之處坐着一個兵官。犯人：堂·巴勒泰什，薩拉曼加的學生，二十六歲，瘦削，飢餓，穿着黑的半破的衣服。長的，垂到肩頭的頭髮。蒼白的，有精力的，美麗的臉，大眼睛，高前額。假冶匠特力戈。派支，一個鈍重的，陰鬱的，零落的漢子，斜視的眼光，蓬鬆的眉毛，袒露的胸脯。強盜亞斯忒羅。微爾米倫——是一個浮浪者，服裝古怪，紅紅的臉。)

兵官：真熱得可怕。這時候，西班牙是——簡直——就是地獄。

第一兵士：我們沒有東西喝了，中尉。

兵官：這可糟透了……要是跑開馬，我自然用不着一個鐘頭就能到下面的酒店，可是和這些亂黨一同走着呀……(少停。)我想起來了：我騎了馬先走一步罷，這會出什

麼亂子呢？即使是怎樣的大匪徒，三個捆了起來的東西，也逃不掉你們似的武裝的出色的兵士的

第一兵士：請放心罷，中尉。

兵官(站起)：那麼，一會兒再見罷，朋友。我在路上的酒店裏等你們。你們還可以在這里休息一下。說到喝一杯酒，和漂亮的姑娘談談心，我倒還能夠忍耐的。

第一兵士：忍耐是偉大的道德呵，中尉。

(兵官從左手下。)

第一兵士(對着別人)：我們呢？我們，我們還是在這里吸風麼？

第二兵士：世界上最倒霉的是護兵了。如果他看管一個犯人，他就是過像這犯人一樣的生活。犯人至少還可以用他在受應得的罰，來寬寬心。然而護兵是……

第三兵士：我真在生氣，總想敲這些亂黨裏的誰的腦瓜子。

第四兵士：還是平靜些罷……這些亂黨總也逃不脫絞架的。

第三兵士：我也就爲了這，這纔熬着的。

第一兵士：喂，聽那，流氓，你，紅皮的醜臉兒，你也還是那強盜微爾米倫罷？你也還是那，在聖軍赫曼大特趕走了襲取侯爵亞拉庫安的城堡的你們的匪黨的時候，逃跑了的罷？中尉對我說過了。

微爾米倫：中尉老爺是一個賢人和識得星象的人。中尉老爺知道得比我自己還多呀。我所知道的關於我自己的事，據我的意思，不過是一個馬販子。我叫魯特·培拉·讓羅。可是人家還要絞死我。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也不是誤審的第一個犧牲了。

第三兵士：但願也不是末一個。即使你不是微爾米倫罷，也一定是一個壞蛋，天意爲什麼將你送上絞架去，你是用不着多想的。法官會錯，上帝的意思却不會。沒有他，人頭上不會脫下一根頭髮來的。

(兵士脫去嬰兒，劃了十字。微爾米倫也一樣。)

微爾米倫：可是我再得對你們說一遍，老總，我實在是一個公道的，老實的商人。

第一兵士：誠實的商人……哈，哈，哈，……(他大笑起來。)  
如果說你真是一個強盜，我恐怕還會相信你的老實，然而是一個老實的商人……哈，哈，哈，……

(四個兵士都大笑。)

**徽爾米倫**：你們相信，一切商人都該上絞架的麼？

第一兵士：請聖母饒恕我，我的意見倒是差不多！

第二兵士：最壞的是，總得有誰來做賣買。

第四兵士：說得不錯。即使將一切商人全部絞掉，別人可又來開手了。人們換了，習慣却沒有改。現在人們又在講起暴動，講起陰謀了，但我明白這些傢伙：他們要推倒上頭，只爲了自己可以來統治。但人民却決不因此好一點。總有誰來剪羊的毛。他們討厭牧狗了，以爲和狼在一起，倒也許好起來！

第一兵士：人民是真受苦呵。他們簡直像病人，在牀上一會是用左邊輪，一會又用右邊輪，雖然明知道兩邊都還是痛。人民是受苦呵，所以就到處沸騰起來了。

第二兵士：有着他那分不開的朋友堂。謨爾契阿的現在的公爺，也實在太貪心，太浪費。他的胡鬧，天上也直接聽到了。

第一兵士：誰好些呢？他的父親是假聖人，總是圍繞着教士們，禁食和苦行。這一個却相反，是昏君和酒徒。但人民在現在，却還和先前一樣壞。我們兵士倒還是現在好一點。只要弟兄們適意，現在的公爺是很高興的。

第三兵士：那是我們和露市同盟的軍隊開仗之後，進到伐路陀林市的時候了，兵士去請問全軍的駐紮和發餉。但公爺却道，兵士們自己去想法就是了。哪，我們就照樣辦。自然就只是居民喫苦。女人們和姑娘終於駭怕，對我們一點反抗也沒有了。男人們呢，老的和少的，對我們不再敢回一句嘴。弟兄們是無法無天的逞心縱意。我們要怎樣，我們就怎麼幹。我們在那里就亂七八糟的像野獸一般過了兩日兩夜。第三天來了開拔的命令，可是誰也沒有動。六十個兵士在市場上當衆絞殺之後，我們這樣走動了。

**徽爾米倫**：如果你硬派是我的那徽爾米倫是強盜，那麼，你們的公爺就是……

第三兵士（打斷他）：說出來，說出來，賤胎！莫非你還不明白麼，有權力的統治者，就什麼都可以幹，而且也能夠和道德，法律，宗教都很一致的。他不搶劫，他單是戰爭；他不殺人，他單是正法；他不偷，他徵發；他不說謊，他顯示外交底手腕；他不掠奪，他只是收稅……就是這樣子，因爲各種權力，都是上帝給與的。

第四兵士 亞門。

堂·巴勒泰什：一點不錯。但是各種權力都是上帝所給，這是誰說的呢？

第三兵士：誰麼？是神聖的教會說的，倘你要知道。

堂·巴勒泰什：這是因為神聖的教會和權力所有者朋比起來，任意使用着權力和財富的緣故呵。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假定，他是在撒謊的呢？

第一兵士：請這樣的話，你就要受火刑。

堂·巴勒泰什：我倒總是上絞刑去的。但為什麼我不應該作哲學底思索的呢？

第一兵士：你是什麼人呀？

堂·巴勒泰什：我是薩拉曼的巴勒泰什，哲學和神聖學的大學生。

第一兵士：為什麼將你拉到公館那里的呀？

堂·巴勒泰什：我是一個煽動家。我憑上帝和正義之名，在鄉間到處教說了暴動。

第二兵士：你的教說分明就是謊話，要不然，仁愛的上帝不會將你交給你的敵人的。你自己稱神學者，滾到地獄裏去罷！……來回答我一個問題：上帝是全能的不是？

堂·巴勒泰什（站起又復跌倒，第四兵士也一樣）：那麼？

第四兵士：如果他是全能的，那麼，顯現在地上的一切，就都是他的意志。公館的有着權力，也正是上帝的意志了。

堂·巴勒泰什：這倒有趣。我們就來談談罷。這回是要你回答我了，兵士先生，在這世界上，究竟可有犯罪沒有？

第四兵士：如果我說「有」呢？

堂·巴勒泰什：那就成為這樣，犯罪也像在世界上的一切一樣，因了上帝的意志纔有。依上帝的意志做事的人，就不能看作犯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並沒有所謂犯罪。

第四兵士：如果我認為「沒有」呢？

堂·巴勒泰什：如果沒有所謂犯罪，那就成為公館和刑吏和兵士總在翻辦良民了，然而翻辦良民是一種犯罪，所以這是有的。

第四兵士：好滑……

堂·巴勒泰什：還有一個問題：在這世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麼？

第四兵士：我疑心着這點。

堂·巴勒泰什：那麼，全能的上帝，莫非願意這世上不好麼？

第四兵士：老實說，上帝也往往全不怎麼好的。

堂·巴勒泰什：駭人的招供呵！因此會遭火刑的哩，兵士先生。如果上帝自己就並不  
好，世間便是地獄了。一切生活，於是也就簡直是笑柄了。

第四兵士：好像就是這樣呵，去上統的大學生先生。

堂·巴勒泰什：並不這樣。即使要做一個異端，也有別的道兒的。如果上帝是惡的，  
那麼，善的理想，從什麼地方侵進我們的心裏來的呢？對於以為世界將永久陷在邪  
惡裏的思想，怎麼會覺得害怕呢？而且如果有人對他說：你雖然不知道，但其實一  
切是善的，因為有偉大而且溫和的父，在天上看護着這世界，為什麼誰都要高興得心  
臟發抖呢？（他全然神往，跳了起來。）愛是怎麼進到人類的魂靈裏去的？阿，  
諸位，人總不能比上帝還善些，我告訴你們，兵士們，還有你，朋友特力戈，還有  
你，淨浪者，還有你們，樹林，天空，太陽，還有你，鱗增的山脈：上帝是至善的！  
上帝是至善的！

特力戈：你靜靜罷，巴勒泰什，並且閉起嘴來。

第四兵士：我的沒有腦袋的哲學家先生，如果上帝是至善的，又那里來的惡呢？

堂·巴勒泰什：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我的載着蠢兒的哲學家先生！我從異端裏挑一條別  
的道。我們且來試試，將你們的第一個假定當作疑問罷。

第四兵士：那就實在是？

堂·巴勒泰什：我們且算是至善者並非全能罷。那就一切全都明白了。（嚴肅的稍  
歇。）他至善，因為他從黑暗裏慢慢地造起秩序和幸福的建築物。他從混沌中創  
造溫暖，光輝，生命，精神，以及存在物中的最崇高的東西：愛。然而我們是他那  
火燄的火花，我們是他的幫手，愛的騎士。所以我在到處的大道和小路上，以同胞  
之名，教脫了對於壓制者的暴動。我做得對的。我做得很少，然而我所該做的事，  
我都做了。我歡迎你，統架！我不怕死，我只怕成一個對於光輝的叛徒，成一個愛  
的無用而不忠的臣僕。（稍歇）

第一兵士：蟬在叫哩……

微爾米倫：這寂靜。好像怪物或是什麼正在呼吸似的。……

第二兵士：看哪，看哪！（大家站起，向坡上眺望。）兩個騎馬的走上坡來了。一個是



這麼瘦，他就像從默示錄裏出來的瘟神一樣。

微爾米倫：那別一個，那胖子，騎着驢子哩。我就是掛在絞架上，也還要發笑的。

第一兵士：哪，他們終於也走上了。

第二兵士：那古怪的騎士在檢他的馬哩。

第三兵士：胖子在擦汗哩。

第一兵士：他們走向這里來了。

第二兵士：我們可以放他們到這里來麼？

第一兵士：爲什麼不？我是受新鮮的，多麼古怪打扮的人兒呵。

（堂·吉訶德和山嘉出現。）

堂·吉訶德（嚴肅地鞠躬）：列位，我在這沈默而炎熱的荒野上，有相見的光榮的，是誰呢？

第一兵士：先生，我們是兵士，帶這三個小子上城，放到牢裏去的。公爺一定叫他們上絞架的罷。

堂·吉訶德（坐在地面上，脫下他那理髮店的鉢子一般模樣的套兜來）：這是很有意思的。也許，這三位壽命未盡而硬給送命的被囚的好漢，肯對我講一講他們一生的歷史罷。我呢，就是有名的拉·曼加的堂·吉訶德，可憐相的騎士。那人是我的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侍從，山嘉·班沙。

堂·巴勒泰什：被壓迫的人們的保護者，偉大的堂·吉訶德，我是早已聞名的了。

堂·吉訶德：我是在盡我的力量，懲惡而勸善的。

山嘉：我們是可笑的小子，我們是出色的傢伙哩。

堂·吉訶德：住口，山嘉，住口，我的朋友。我覺得，我們在這里要聽到異樣的物事了。

山嘉：我已經準備了，尖起耳朵，像我的那驢子一樣。

堂·吉訶德：那麼，敢問已經聽到過我們的事的先生，爲什麼運命對於你們，竟這樣地殘酷呢？因爲什麼，你們竟觸了你們的統治者之怒呢？還是他不得當麼？

堂·巴勒泰什：我在聖母面前起誓，他是完全得當的。我將我們這國度的景況從根本上仔細想了之後，我就到了這確信了，一切我們的苦惱的主因，是國公本身，還有他的

府員，他的執政，貴族，法官，等等……舉國在他們的壓制之下，在他們的不法的榨取和浪費之下呻吟。我的意見是，可敬的騎士，在人民，正如在古時候一樣，由自己來統治自己的時候，是早已來到了的。我和先前的德拉思蒲勒的勃魯泰斯一樣，也是共和主義者。所以，因為我教說了這樣的以及相像的思想，人民之敵現在就想絞死我。事情是順手的。戰鬥是戰鬥，我已經對他們宣戰了。

堂·吉訶德（深思地捻着鬍鬚，眼光注在遠處）：你的思想是勇壯的。不過我不贊成。

上峯是神聖的。所謂壞的統治者的話，至多，不過想從字面上來立論罷了。無政府比最壞的專制還要壞。人類的被創造，並不是爲了自由。一切事情，首先都應該先來改造人類的天性，否則這個和那個就會鬧起來的。然而，我所說的一切，都是錯的也說不定。誰有正直，其中就有懷疑。人都可以辯解各自的見解。正直的人，對於自己常常是正當的，然而博愛的人，却對於人類和造化都正當。但正直的博愛的兩個人，可惜是竟會互相憎惡：這一個的真理，在別一個可以成爲討厭的虛偽。要怎麼辦纔能夠將對於別人的信仰的寬容，和對於自己的信仰的熱烈的承認，聯合起來呢？但這一個也和那一個一樣，是高尚的，必要的。人怎麼纔能夠不傷那說着別一種真理的戰士，而成爲戰勝的勇者呢？這可不容易。理性是弱的，牠擔不起責任。心的力是昏昧的……我們是可憐的生物，然而我們不以其餘的一切爲意，就要行直接的善。（稍歇。）兵士們，我請求你們，放掉這三位好人罷！

第一兵士：先生，你沒有胡塗罷！他們是託付給我們的呵。如果我們不交出他們去，到我們頭上來的是什麼呀，人就要將我們自己絞死的。

堂·吉訶德：哦，哦……（沈思。）總之，好意底地，你們是不能放掉他們的了？那麼，我就襲擊你們，用戰鬥從你們手裏奪下犯人來，將堂·吉訶德的新的英雄底行爲告訴公爺去。我也改變了不上公府的決心，馬上要去出面的；關於這件事，我就個人底地和公爺直接交涉就是。

第一兵士：我們這許多人，可總不會輸給一個的。

堂·吉訶德：我是巡行的騎士。吉訶德呵，連巨大的大隊，只要聽見我的名聲，也就只好逃走了。對公爺說去，襲擊了你們的，是堂·吉訶德，那他就全都明白了。

第四兵士：我的好人，騎士，我看你簡直是發瘋的。

山嘉：唉唉，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子呢！

堂·吉爾德：那麼，我要上馬了。無論如何，這三個可憐的燭臺者總得釋放。列位，我忠告你們，還是不交手的好；我並不想加害你們。（他引山嘉到旁邊去，和他低聲說話。）我和兵士們交手的時候，你就去割斷犯人們的繩子，待到最後的一個走進樹林裏不見了，你就吹一聲哨子通知我。

山嘉：道命道命，先生，但是……我們要喫打的呢。

堂·吉爾德：住口，山嘉，新的英聲底行爲呵！

山嘉：好的，如果我們因此賺了些青斑，但是，當心肋骨罷！

堂·吉爾德：教你去盡你自己的本分！

山嘉：但是，我的助力不要緊麼？唉唉，唉唉，山嘉，你也還是老坐在你無花果樹下的上算了。

堂·吉爾德：那麼，你該做的事，都懂了罷！（他從右手退場。）

堂·巴勒奎什（向特力戈）：朋友，你不相信這獄子也許能夠救出我們麼？

特力戈：很微的希望。

堂·巴勒奎什：以爲王公的寶座就掛在丑角把戲上面哩！但是，如果我今晚上能夠走到駁在洞裏的我們的朋友那里去，那麼，明天到處的村子裏就響鐘狂吼，全凱司維利亞都包在火裏面了。

特力戈：明天是烏鴉來啄出我們的眼珠子了。

堂·吉爾德（全副甲冑，騎在他的馬匹羅息難台上，從新出現）：列位，可憐相的騎士拉·曼加的堂·吉爾德，用了平和和友愛的話，對你們申說。以善的最高的精神之名，我命令你們，放掉這幾個人。我對你們起誓，在天神和地祇之前，保證他們。靠着慈悲，從死裏得救，他們總會更加覺悟，更加良善的罷。我的良心對我說，我的請求是對的。此外的事，只好憑更高的力的意志。我請求你們，我的戰友，好意地放了他們，並且不要逼得我用了我的長槍的力量，來扶助這教說之聲的威力罷。如果你們還不願意聽我的忠告，那麼，天使就在這一邊，並且幫助我，要不流你們的血，而戰勝你們了。

第一兵士：我們是不能放掉他們的，我們自己的皮，第一要緊呀。但對你，說廢話的人

兒，却並不怕哩。

堂·吉訶德：那麼，戰鬥！你們防禦罷。

第二兵士：揍你！（兵士們立刻將他摔在地面上，並且用他那鐵斧的柄子，毫不寬容地打撲他。這之間，山嘉解了犯人們的縛，他們逃進林中去了。微爾米倫是跑下斜坡去。）

第三兵士（向堂·吉訶德）：我打斷你全身的骨頭，晦氣鬼，那包在做把戲的盔甲裏面的！

第四兵士：不要這麼兇，不要這麼兇，够了！我們用不着立刻打死這發瘋的傢伙的。

我相信，他已經沒有氣兒了。（山嘉吹口哨子。）

堂·吉訶德：山嘉，山嘉，來幫一幫！

第三兵士：阿呀，他活着哩。但是，不管他罷。這回我們去揍那跟丁罷。

山嘉（很退着）：慢慢的，慢慢的，你們要怎樣？！你們是基督教徒呵！還是去看看你們的犯人罷，我看他們是跑掉了哩。

第一兵士：永不超生的！上帝的聖母呀！他把犯人放走了！（用鐵柄拚命地打山嘉。山嘉倒在地面上。）

第三兵士：他還送給他們自己的驢兒哩。

山嘉（忽然跳起）：誰將驢兒送給他們了？

第二兵士：那自然，是浮浪人騎着你驢兒走掉了呀。他正在這下面的林子邊。現在你已經追不上了。

山嘉：阿，他拿了我的驢子去了，我的阿灰，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上帝罰墜他！這是人該做所謂善行，這是人該做英雄底行爲！聖母呀！沒有我的阿灰，我怎麼辦呢！（他孩子似的大聲啼哭起來。）

第一兵士：你們默看什麼？我們得去捉那跑掉的小子們去了。

第四兵士：不行了。現在他們已經捉不到了。我們倒不如拿住那騎士和他的小使三寸丁。公爺也許就將他們絞死，饒放了我們的。

第三兵士：這是真的。

堂·吉訶德（慢慢地站起）：我還自己站着麼？……我站着呢……山嘉！

山嘉：老爺，我是打壞了。我的驢子是給他們拿走了。人們還要拉我們到那不見得

會摩摩我們的頭皮的公爺那里去了。

堂·吉訶德：犯人們自由了麼？

山嘉：是的，他們逃跑了，還帶了我們的驢子去。阿，永不起生的殺胚！

堂·吉訶德：山嘉，山嘉！給我擁抱你一下！

山嘉：你爲什麼這樣高興呀，騎士老爺？

堂·吉訶德：勝利了呵！山嘉。勝利了呵！

（幕）



# 創作方法論

A.法捷耶夫的演說

何丹仁譯

我到這里來以前，曾將我們的反對論者們（培斯巴洛夫，格里芳德，戈爾罷邱夫等）的幾乎全部的言論，都讀了一遍。我怎樣感想呢？我們是以所有的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會』，在教人們的。然而他們好像還依然站在非常低的理論水平上，而且重要的是他們依然遠遠離着我們的文學運動的實踐。

聚在這里的諸位和我們，都是普羅文學『製作者』，創造者，雖然現在還很拙劣。所以，在我們，藝術方法的完成問題，不僅只是寫什麼，就什麼而寫的問題罷了，而且這也是我們是怎樣地來履行這課題的問題。這是完全自然的事。

然而在我們的反對論者們所給出的指示中，大部分是從我們的綱領上抄寫下來的，並且將牠非常卑俗化了的那指示中，却沒有對於『我們怎樣地，用怎樣的方法，用怎樣的特殊的手段，能夠實現在文學上的我們的口號呢』這問題的解答。

舉一個例。他們在論着階級的地行動着的藝術。可是，只要是一個普羅作家，究竟有誰敢反對藝術是階級的地行動着的呢？但科學和軍隊也都是行動的東西；而軍隊是行動性，是用了和文學的行動性不同的手段而達到的。

再舉一個例。他們說：相應於現在的階段的那種積極的文學，很為必要。對這話來論爭，來辯駁，是滑稽的吧。不用說，我們就努力要創造那種立在高度的哲學的水平上，以做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現在日常的實踐之補助的文學。然而必要的乃是：指示出現在普羅文

學落後于生活的要求的那條具體的路。

又舉一個例。他們說：心理的風俗畫(Genre)是不能公式化，而諷刺的，小冊子的，報告手記的等等風俗畫是必要。對於這話，也是不能辯駁的。過去各階級的文學，曾創成了奇怪的各種各樣的風俗畫。將幾百萬農民帶領在自己後面的工人階級，已經送出了這麼大量的有才能的人了，並且今後還要送出更多的來，所以我們可以用陰影，風俗畫，書法等之豐富，遮蔽着一切過去的文學。因此，如果有贊成一種風俗畫——無論心理的或報告手記的——而反對其他各種風俗畫的人，那他實在好笑得很。

然而一切這些風俗畫，必須在唯一的樣式——辯證法的唯物論的限界內去找出來。我要說的就是：我們不是擁護我們的那一種風俗畫，而是擁護我們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立場，這立場是反抗觀念論的，機械論的，尤其彼烈威爾謝夫一派的襲擊的。

## 問題的基礎

藝術及文學，是世界改造的强有力的武器，但也是一種世界認識。在這里，為鮮明使藝術及文學武裝起來的那特殊的手段起見，不得不從認識的若干一般的問題出發。我就將黑格爾的若干見解介紹給諸位吧。黑格爾說道：

「我們，例如觀察雷鳴和電光，這是我們所熟識的現象，我們就常常從知覺來認識牠的。然而人，單只認識現象，單只認識感覺的現象，是不滿足的。——他要知道隱在這現象的背地裏的東西，他要知道那東西是什麼樣子，要研究牠。因此，我們就努力着要用思惟來知道那作為事物自身的，和現象不同的某物——即原因；努力着要知道和單單的外在的東西不同的那內在的本質。我們就這樣地倍加着現象，並且將牠分為二個——內在的和外在的，力和發現，原因和行動。內在的力，在這里依然是普通的，恆常的東西；並不是某某電光，某某植物，而是在一切之中作為一個東西而存在的。感覺的東西，固然是某種一個一個的，容易消滅的東西，但在其中不斷地存在着的那種東西，却是我們可以藉思惟之助而知道的。」（黑格爾：『論理學』48頁）

黑格爾是說：在那種訴諸我們的知覺，我們感覺到，藉我們的各器關而知覺到的直接的存在的背地裏，在現象和事物的背地裏，還能夠找出這些事物或現象的本質，牠的法則及原因來，並且我們是努力着要解明和理解這本質及這法則和原因的。我們是用那以我們



的觀察和我們的經驗為基礎的思維的方法，來解明牠的。

黑格爾在動物裏引用具體的例。他說：『要指示出所謂作為事物自身的動物是不可能的，常常可能者只是指示一定的動物。所謂作為事物自身的動物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各個動物的普遍性；而一切存在着的動物，或者乃是更具體被限定的東西，更個別化了的東西。但是動物的本性，作為普遍的東西的種性，是屬於一定的動物，形成牠的一定的存在性的。倘若我們從狗那里剝奪了動物的存在，那我們就不曉得牠將變成怎樣的東西吧。事物是一般地都有存在着的內在的性質和外在的表面的存在。這些是生活着，死滅去，誕生出來，而又消失去的；但惟獨種性是這些的本質，這些的普遍性。……』（『論理學』53頁）

依據黑格爾，則直接的存在，現象的世界【可視性】【可想性】，是某種比較容易變化的，一時的，個別的，『主觀的』東西。但本質和法則的世界，是比較堅固的，恆常的，普遍的，客觀的東西。然而現象的本質和法則，我們是只有通過現象纔能達到的。我們是只有通過現象的世界，通過直接的存在，纔能透澈到本質的世界之中。這是真的嗎？是的，絕對地這樣的。為什麼？因為現象的世界和本質的法則的世界，並不是什麼一個煩瑣學派的範疇，而是同一內容的兩面，同一客觀的存在的兩面。

烏路諾夫就概括黑格爾的意思，這樣寫道：『可想性也是客觀的（點是我加的——法捷耶夫）。這是因為在可想性之中有着客觀的世界的各面中之一的緣故。不但本質，可視性也是客觀的。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的差異是有的，但這有牠的限度。』（文集第九卷56頁）在別個地方，烏路諾夫摘出『在非本質的東西之中，可想性之中，有着非實在的要素』這黑格爾的思想，將這思想這樣地註釋道：『非本質的，可想的表面的東西，是比較常常要消滅去的東西，沒有『本質』那樣『堅固地』保持着的，沒有那樣『鞏固地』存在着的。例如河的運動——在表面上有泡，在下方有深的流。但這泡也是本質的表面觀。』（文集第九卷107頁）現象的世界和法則的世界，只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之兩面。現象的世界同是客觀的存在，但這是像黑格爾所說一樣，在『不休的』變化之中的。於是，倘若現象的世界，從一方面看，因為牠在其中含有那現露的法則和諸形式的緣故，比法則的世界更完全更豐富，那麼從他方面看，牠便在其中具有非本質的，可想的，表面的，常常要消滅去的東西，具有沒有像本質那樣『堅固地存在着』的，偶然的東西。所以，那在複雜性，多樣性，發展，運動之中的客觀世界，是不能靠了單只認識了現象來認識的。——不，我們為了將各現象

加以普遍化，拿來比較，將牠加以分析和綜合，在一定的世界觀的光之中和在一切自己的實踐的過程上來考察牠，一面作成了關於現實的客觀的辯證法的正確的概念起見，爲了對於現實有積極地起作用的可能性起見，則非解明那本質和法則不可。

科學和藝術，科學家和藝術家，都意識着這個或並不意識着的在解決這課題；但用了不同的方法在解決。——這還用得着說的嗎？

並非一切的科學，一切的藝術，都有正確地解決這課題的能力；在人類的發達史上，我們有不但不解明事物的本質，並且在現象的表面上滑溜，或者『在事物的本質之上蓋了覆布』的那種科學和藝術。——這還用得着說的嗎？

而這根原，是藏在產生于具體的歷史的環境中的科學和藝術之社會的制約性裏面——這還用得着說的嗎？

于是，從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立場出發的普羅的科學和藝術，是最完全和正確地解決着這課題，因而成爲最客觀的和最行動的，同時牠占有着所有的材料，這也還用得着說的嗎？

所以，我們的鬥爭，反對培斯巴洛夫，戈爾罷邱夫，培賽勉斯基等論議表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一伙兒的鬥爭，是反對『現實的粉飾』的，反對『在事物的本質之上蓋了覆布』的，反對在現象的表面滑溜的，爲了藝術文學上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鬥爭。但這也還用得着說的嗎？

## 藝術的本質

我們需要解明事物的本質的科學和藝術，在運動和發展上解明各現象——特別社會的各現象的合法則性的科學和藝術。如此說，是因爲藝術，尤其文學，是首先第一以人類社會及其生活爲問題的緣故。但是，科學和藝術，像我們說過一樣，是由不同的手段解決這課題的。科學者藉理性而思惟，藝術家則藉形象而思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藝術家不是從當面的具體的現象的抽象化的路來傳出現象的本質，而是藉直接的存在之具體的指示和表現來傳達。藝術家是藉現象這東西的指示來解明合法則性的；他藉個別的東西的指示和部分的東西的指示來解明普遍的東西，即由此而創造成在其直接的所與性上的生活的幻象 (Illusion) 似的東西。譬如要傳達叭兒狗似的種類的狗所

特有的普遍的特徵，以及要藝術的地傳達所謂叭兒的觀念，則藝術家必須描寫具有這叭兒狗生來的獨自的特性的一隻具體的叭兒狗，並且要使一切的叭兒狗都和這叭兒狗相似。

當然藝術家能夠將其一隻活的叭兒狗，雖有多少的差異，正確地描寫，寫生，沿着『照相』的方向走去；然而那時候，有這樣的危險性等着藝術家：即單只這一隻叭兒狗或狹的範疇的叭兒狗所特有的那偶然的，單一的，個別的特徵，要遮蔽了那隱藏在這些之中的普遍的本質的東西。這種藝術，就是例如那在『事實的正確的固定』之必要，和迅速地加以反應的時事的藝術的掩護之下，由『烈夫』所介紹的東西。但這種藝術是在現象的表面上滑溜的東西，因此這種藝術——不是普羅列塔利亞特所需要的藝術。培斯巴洛夫，戈爾罷邱夫，培賽勉斯基，在其迅速地加以反應的時事的藝術的理解上就常常滑落到『烈夫』的這種立場上去，是非常可惜的。

藝術家也能夠沿着叭兒狗的裝飾化，觀念化，歪曲，使其變化為『甘甜的傳說』或『美麗的加拉提亞』<sup>(註)</sup>的方向走去。——這是由瓦浪斯基及戈爾波夫所介紹的觀念的藝術之路。但這種藝術，是在『事物的本質之上蓋了覆布』的東西，因此不是普羅藝術。培斯巴洛夫，戈爾罷邱夫，培賽勉斯基，雖在言語上是反對瓦浪斯基和戈爾波夫，但同時却走到浪漫主義的擁護裏去，于是在實際上是應和着瓦浪斯基和戈爾波夫的，這正是可悲的事。

(註) 出於希臘神話，水精(Nymph)之一。

最後，藝術家也能夠離開活的具體的叭兒狗，離開牠的個別的特質和差異，而抽象地敘述為這種類的狗之特性的那普遍的種的各特徵。然而這已經不是形象的風雅。這不是藝術所做的事。在培斯巴洛夫，戈爾罷邱夫，培賽勉斯基的『不是個人，而是集團』，『不是一個人，而是階級』的機械論的對置上，實際是消解着藝術，使普羅列塔利亞特在這個領域上解除武裝。

帶便地說一句話：這些人，我們稱爲他們爲折衷主義者的時候，是卻測大惑的。但是，以他們的功績，他們正在接受着什麼，這真的一切人都不明白的嗎？

## 關於『直接的印象』

這樣，藝術作品，是由普遍的觀念所結合着的各形象的一體系。但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的工作的成果；對於我們有興味的，是這個創作的過程。創作的過程，從藝術家從活的現

實接受來的直接的印象開始，是無疑的。藝術家的工作，就從這些直接的印象之意識的和無意識的積極開始。非常明白，藝術家不是登錄器，——他是具有附隨着他的那階級心理的社會人，因此，他從現實得來的印象，就作為他的社會性，他的階級的世界觀，及他的個人的特質和資性等之表現而顯現。但是藝術家不能單單限于直接的印象一個東西裏；用這種方法，他不能透澈到現象的本質，他將只能在現象的表面上滑溜。這件事情，就是布爾喬亞文學的前衛的代表者們，也非常理解的。在這裡，就引用一下巴爾扎克的小說『無名的傑作』中的老藝術家的話吧，

『藝術的課題，不是在模寫自然，——而是在表現自然！你不是可憐的模寫家，而是詩人！你且試照你愛人的手塑一個石膏的型看吧，並且將牠放在自己的面前看吧，——你將看見一點也不相似的可怕的死的手；於是，你將要去探求那並不給人正確的模寫，然而會傳出生動來的雕刻家藝術家吧。我們必須把握着事物及生物的精神，意義及風貌。印象呵！印象呵！但這——是生活上的偶然性，並不是生活本身！手——我現在也仍以牠為例吧——手不但只固繫在身體上的，牠也是表現和形成那不可不把握着傳出的思想之繼續的。無論藝術家，詩人，雕刻家，將相互不可分離的印象和原因分開，是不行的。真的論爭就在這點上。許多藝術家，都因為不知道藝術的這個課題，便本能的地阻止着勝利了。』

這樣，在一定的世界觀，一定的觀念的光之中收取來的直接的印象，乃是經過選擇，並且例如在文學的作品上是要找出言語的表現，早已不是照字面上的直接的了。但藝術和科學的不同，是在藝術必須保存着直接性，可視性，活的生活的幻象這些東西或這些東西的印象；否則，作品將成為不是藝術的東西。

格里郭洛維支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回憶記中，有一個地方這樣記着：格里郭洛維支將自己的小說讀給陀思妥也夫斯基聽，其中遇見這樣的句子——『我把五個銅板投給乞丐，五個銅板便落在乞丐的腳邊了。』（我的引用是憑記憶的。）陀思妥也夫斯基說道：『這樣寫不行。應當這樣寫：『五個銅板，叮叮的響着，跳着，落到乞丐的腳邊去了。』』為什麼陀思妥也夫斯基這樣說呢？這就是因為用了這些言語，能夠保存當時從落在乞丐腳邊的五個銅板所受到的直接的印象。這些言語就喚起一切這事實的生活性的幻象。還可以拿作家們的筆記來看。契訶夫在他的筆記裏寫道——『月光照進寢室裏來，甚至可以看見襯衣的鈕釦。』在諸位的面前，即刻現出這鈕釦，這襯衣，現出活的形象來吧。席勒的浪漫蒂克的

主人公，在他的愛人的面前叫道——「您在我的心臟之中點上了火了呀！」這也是「直接的印象」，這保存着敏感的幻象。但在這裏這是站在竹馬之上的，因此這更少直接性，而更多辨別的臭味。但凡「在事物的本質之上蓋了覆布」的藝術，常常都更少直接性。但藝術的作品，如果失去了一切的直接性，失去一切的生活性的幻象，那牠就不成其為藝術的作品。

這個簡單的思想，我們的反對者們却怎麼也不能理解。這是因為他們——是博識家，是抽象的「哲學者」，是從那自己正要做一個教師的工作的具體的實踐脫離開了的人。

在分化為各階級的人類社會裏 在處處都崇拜商品，保存着「並非人們和他的勞動的直接關係，而是相反，人們的物質的關係和事物的社會的關係」的社會裏，要從現象的表面之下，從一看這樣顯然的「明白的東西」之下，來解明人們的關係的本質，是非常困難的事。商人是有利地買，有利地賣。他以為他從這事上得到自己的蓄積，就是，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上得到自己的蓄積。他並不感覺到從那對於別人的勞動的不付工錢的部分中，剩餘價值中，即和他沒有直接關係的生產過程中，得來自己的蓄積。但普羅文學所必要者，是這樣的文學：通過日常的一看這樣顯然的，一切人都能觀察到的事物，來解明實際的真的東西，解明本質，並且同時保存着感覺的具體性，保存着所描寫的東西之「直接性」。倘不如此，則普羅文學將不成為藝術文學。

為了實現這課題起見，普羅藝術家非站在普羅列 塔利亞特的前衛的世界觀之高處不可。非懂得把握着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並且將牠應用到自己的創作中不可。

里白邁斯基的巨大的功績，是在他最初于「拉普（註）的藝術的綱領」的工作上，考慮着我們工作的這領域的特殊性開始着究明這問題的一點上。但他在這工作上犯了若干的錯誤。——對於這事，恐怕我們全體都要負責任的。有些人想將這些錯誤和瓦浪斯基的觀念的錯誤聯結起來。但這是凡會留心地讀過里白邁斯基的勞作的人都不會相信的吧。因為在里白邁斯基的勞作中，和瓦浪斯基不同，有論着在藝術創作上的世界觀的任務——論着「只有把握住前衛的革命的世界觀，普羅藝術家纔能從直接的印象的巨流中，拾起必要本質的東西；沒有思想，藝術作品是不能有的」這事的全章，並且里白邁斯基，還特別在一章裏，對於瓦浪斯基的關於所謂「原生的」，「小孩一般的」印象，以及關於「藝術家使對於世界的他的「原生的」，「小孩一般的」印象復活，藉此來照樣地組織世界」云云的事的觀

念論，下了完全正確的批判。然而里白進斯基的根本的錯誤，是在這點上：他一面論着所謂「直接的印象」，一面就以爲從現實上「剝去了所有的假面」而解明真的本質的這種藝術——多少有些徹底的唯物論的藝術——之特質，是只在這藝術的直接性之中。這是非常錯誤的。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和他關於世界觀的任務的那完全正確的推論，非常相矛盾。爲什麼呢？因爲只有前衛的革命的世界觀，纔把最徹底地從現實上「剝去所有的假面」而解明現實的本質的這可能性，授與普羅藝術家；而直接性者，——單只是可觀性，——是這個根本的課題的從藝術上的特殊的表現，是使藝術和科學等等區別出來的東西。

註——俄羅斯普羅作家同盟之簡稱。

里白進斯基是和阿衛巴赫成爲一道，在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拉普大會上已經將里白進斯基的這不正確的見解下了批判了，這是大家知道的舉。我們到了現在也還在這錯誤的見解上繼續轉輪子，這種事只說明了宗派的性急罷了。

### 關於「剝去所有的假面」

我們的反對者們，對於我們需要「剝去所有的假面」的藝術的事，特別反對得厲害，攻擊得厲害。這「剝去所有的假面」的一句話，大家都曉得，是我們從烏路諾夫關於託爾斯泰的論文中採用來的。在這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把捉着辯證法的唯物論的世界觀的我們普羅藝術家，是處在比別的任何藝術家都更能拂去浮在事件表面上的一切偶然的東西，從「事物的本質」上除去覆布，而解明現實的動的真的合法則性的狀態中。這是說，我們需要這樣的藝術：牠在運動和發展上最大限度地認識着客觀的現實，捕捉着客觀的現實，並且同時使客觀的現實爲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利益而變革着。

我所記憶着的，是在某一個討論上，我們的反對者們曾這樣說：在革命前也許可以剝去所有的假面的事，但現在是不適當的，因爲現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是握着權力了。但我們的反對者們的這話，不過只證明了他們是贊成那「粉飾現實」的藝術罷了。他們以爲藝術的現實性，鼓動性，是在牠粉飾着現實的時候而得到的。

我們論着剝去所有的假面的藝術，乃是論着那解明真的現實的有科學的基礎的藝術，並非論着「成爲政治的事件的表面上的空虛泡沫」而浮着的藝術。我們的反對者們，不明瞭這些事情：單因爲科學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世界觀的薄弱，所以我們的藝術家們不能將直接

的印象的巨流，將社會主義改造期所帶來的一切新的東西加以考察和普遍化，或者是一切都落後，只取用那比較容易解明現象的本質的舊的題材（這就說明了普羅文學落後於生活的要求），或者雖取用新的題材，却只在事件的表面上滑溜，沒有將牠深刻地加以分析和普遍化，同時也沒有解明牠的本質。

## 用 功 的 問 題

我們爲了要作成自己的新的藝術方法，就非獲得所有的舊的文學的遺產，及批判的地克服牠不可。我們到了應該拋棄勸人只學習託爾斯泰 或者只學習法國的寫實主義者們的那種中學生式的證語的時候了。不，我們必須重新估計所有一切的文學遺產，及批判的地克服牠。但是，要做到這點，必須如此：第一，受取所有過去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時候，必須將其具體的社會的任務研究明白，並且不從那具體的歷史環境拉開。第二，我們必須在形形色樣的過去的文學流派或小流派之中，看見（一）那創作是在「事物的本質之上蓋了覆布」的浪漫主義的觀念論的分派，（二）那創作是在現象的表面上滑溜的俗流唯物論的分派，（三）在對於這些的關係上，普羅藝術家作爲最澈底的唯物論者，即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而顯現的，多少有些澈底的唯物論的分派。

做一個爲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的藝術家——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我可以像在我自己的論文『打倒席勒』裏已經回答過那樣地來回答：

第一，普羅的前衛藝術家，不走浪漫主義的路，就是，不走現實的神秘化的路，作爲『時代精神的傳聲機』的英雄的人格的考案的路，『使我們昂揚起來的虛偽』的路，而是走最澈底的，決定的無容情的，從現實上『剝去所有的假面』的路。第二，普羅的前衛藝術家，不走粗朴的寫實主義的路，他要從『自來的先入觀念』，從『事物的最表面的外在的可視性』，給出最清明的生活的各種光景，就是，要能夠做到在最大限度地傳達出的程度上，從『偶然性的斑點』之下證明現實的客觀的辯證法。第三，和過去的偉大的寫實主義者們不同，普羅藝術家要看見社會的發展過程，及推動這過程和決定這發展的那各種根本的力；就是，他要表現在舊的東西中的新的東西的誕生，在今日之中的明日的誕生，以及新的對於舊的鬥爭和勝利。這又是說：普羅藝術家是比過去的任何藝術家，都更其不但只說明世界，而且有意識地服務世界的變革的工作的。

爲什麼普羅藝術家，能夠做一個唯物論的藝術家，辯證法論者，而且非這樣做不可呢？這是因爲：普羅列塔利亞特是那早已在今日之中誕生着的明日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真的歷史的担当者。這是因爲：普羅列塔利亞特所以和舊社會的各種不活潑的勢力做殘酷的一一流血的及無血的——鬥爭，並非爲了要征服這些，使自己『永遠地』確保着支配權，造成一種新的榨取和壓迫的形態，而是爲了要將全人類從所有一切種類的榨取和壓迫裏解放出來。因此，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於教現實戴上假面，或發明並不存在的『英雄』等事，是無關心的；——反之，普羅列塔利亞特所關心者，是這些事情：第一，認真地看，理解，和暴露自己的敵人（不僅在外面去看敵人，並且也要在自己裏面去看，因爲普羅列塔利亞特自身在現在還沒有完全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的心理中脫離出來），第二，在巨大的歷史的展望的映照之中，認真地看而且理解那早已在誕生着，在到來的（爲了這個，勞動階級的幾代已經犧牲了多少生命，而且要犧牲下去的）新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東西。

（完）



## 「西線歸來」的翻譯

方芥生

聽說，這幾年來的中國譯壇比較的興盛。大概的外國名著，中國都已有了翻譯；比較哄動一點的作品，同時還會印出四五種的譯本。當然，我相信這是很好的現象。

回到國內一看，這種消息果然不假。幾種北歐的名著，居然能夠出得比英法各國還早。雖則不會知道這些翻譯的好歹，但是單就這種蓬勃的氣象觀察，那確是已經够使我們讀書人歡喜的了。

譬如這次我在一個朋友書架上看到的一本雷馬克的「西線歸來」，就是這種蓬勃的氣象之中的一個表現。據這朋友說，這書在國內已經有了七種的譯本！

雖則不曾引起「西線無戰事」一般的反響，在歐洲，這書確也有了一時的哄動。在倫敦每日郵報的星期版 Sunday Despatch 上面，我也曾間斷的看過一遍。本質上講，這書照例的是一種戰後「和平主義」的戰爭小說，資本主義下面的新聞雜誌，將它捧上天空，結果是要用這種「和平主義」的糖漿，而使一般讀者辨不出滋味地吞下了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已經被人討厭了的藥料。可是我們的譯者（們）呢，却好像都已經將它看成真的反戰文學的代表作了！

放着內容不講，我們先將翻譯看一下吧。

不幸得很，第一次接觸這本中譯了的「名著」，就使我非感受到幻滅的悲哀不可。翻開書的第一頁第一句，就使我看得莫名其妙。這兒用五號鉛字堂堂的印着：

「這路伸展進前，……」

這是什麼話呢？我簡直不懂。說是「前進」的排錯，那麼或許還可勉強的解釋，但是以後的……「踐踏進前，……」「跋涉進前，……」總不致于同樣的排錯了吧。

一半是爲着好奇，一半是爲着要替代買了這種譯本的朋友出氣，好容易的將那墊在箱子底下的，已經散失大半了的，Sunday Despatch 尋找出來，免費的替林疑今攝昌溪兩位譯者做一次義務的校對。將這兒所有的部分，大半是中譯本二三六頁以後，那麼我們就以這兒開始，錯字，句法不通，這兒全不計較，挑選在這兒的，都是些可以使讀者們破顏一笑的東西。

二三六頁末行：「他對於跳舞沒有頂博大的思想」卡爾鼓着鼻子說：

跳舞而有博大的思想，那已經是够奇怪了。這兒不打算多化北斗的篇幅，原文不寫，意思是：「完了，他也能跳這樣的舞嗎？」卡爾揪着鼻子講。

二四一頁十一行：「第一次我對你說我們一雙雙逃走。」

原意是：「我第一次和你講話，我倆都很害羞地走了。」

二四二頁一行：「是的，我們不是胆小了嗎？……在那兒的幽暗的孩子是一個華麗的坦果舞者。」

原意是：「算了吧，還講那些過去的事呢，……那邊的那個黑頭髮的青年，是一個探戈舞的好手。」

二四三頁五行：「他是煩擾着嗎？是不是？」……「但是他常常是像那樣的。熱烈起來，做一個快活的人。恩斯特！使姑娘們喜歡，是比像一只可恨的蠟腸坐在那兒好得多！」

名人名句！一只可恨的蠟腸還會坐呢！原意：「老是那樣乏味的，對嗎？」……「他常常這樣。……恩斯特！老是擺着這種哭喪般的顏面，那是姑娘們死也不會歡喜你的。」

接着，名句多着呢：「……我已經再破着我的青年的一切之門，而樂于進到那兒去；……」單就文字講，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看下去吧。

二四五頁二行：「他們正清靜地從事于各種事呢……」

原文是：「他們正在祕密地販賣着呢。……」

二六二頁十二行：「後來我看見費爾丁南特將軍的血流到費爾丁南特平民那裏了。他

染着色又再用力的掙扎着。]

我還以為將軍在替平民行輸血手術呢！笑話！

原意是：「[便服的費爾丁南特]身上，好容易的回復了[軍裝的費爾丁南特]的血氣。

他的臉上帶了紅光，回復以前的氣力。] 林楊兩位先生！不要再掙扎了吧！

二六五頁六行：「……波色，——全隊的頭目——」

恰恰相反，原意是「……波色，全隊第一的傻瓜！」

二六六頁末二行：「……謝謝上天，卡爾對於教育試驗與其餘的，裹揚着商業等都作了一個大大的反抗。」

諸位讀者看得懂嗎？原意是：「[拉特魏差不多要用啤酒瓶打過去)，幸虧卡爾從旁講了許多關於學校教育和考試的歹話，而且說了自己打算痛快的做個商人，（于是拉特魏方才忍了下去。）」

二七〇頁二行：「姑娘無言緘默地信託着，……」

這也是祇有譯者才能懂得的話。原意是：「姑娘非常的殷勤，無言地向……」

二七一頁六行：「……是的，他是一個綺麗的同伴。」

原文是：「對啊，他真是一個好漢。」

三〇三頁四行：「除了我們兩個人外，還是一個老校長，他是一個寶貴的豬種……」

天哪！豬八戒的後裔居然做校長了！原文：「……老校長，他是一個有名的養豬專家。」

三〇四頁全頁都是張天師的鬼話，尤妙的是第七行起：「第一，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一個都市人能夠像他們具備得那樣豐富；第二，因為小學教師是施着教育，所以一個教長也比他們還愚蠢；第三，因為孩子們是像我們自己一樣年青，不能真實地有任何的訓練。……」

教教孩子，不要抄下去了！原意是：「第一，城裏人沒有一個能夠有他們一般大的酒量。第二，小學教員都是文縐縐的，當然更不能和他們比酒；第三，我們都是孩子般的青年，當然不會有過喝火酒的經驗……」

三一〇頁二行：「欄滿滿着的老鷹……」

林楊二先生的小學時代的國文先生該負責任的，什麼叫做「欄滿滿着」？譯音？還

是外國文？原文極簡單：「一只剝製了的老鷹。」

三一頁末行：——「……我怎能用我的結合或者德意志河流的一水一沙來幫助你們呢？」原文：「我祇能教你們文法上的結構，德國川流的名字，但是（對你們的命運）我能幫助些什麼呢？」

三一三頁二行以下：「那兒是他們的思想和功績的報告，由他們的思想和功績而常常站在比一切的軍事指揮官們一道的地方更可怕的危難的報告呢？那兒是已經詢道下獄，火焚者的人們的定案呢？……（中略）反而尋覓着了每個細微的突擊都帶載着了一切的書卷。……」

「什麼話」的 On Parade！真不愧是洋洋大觀！原文：「他們比之指揮軍隊的將軍，還要冒犯更大的危險，但是對於他們的思想和功績，那兒有一行的紀錄？對於古來爲着真理而遭了刑審，入獄，火焚的人們，那兒有一行的記載？……書上，我祇看見了仔細地記載着戰爭和突擊的文字。……」

讀者們大約看倦了吧，那麼讓我最後的舉出一個特別「發鬆」的例吧！

二一二頁一行：「醫生有勇氣地點着頭，『是的，血的檢驗轉來了，被動的。現在我們要開始嚴酷地談論到老流氓了！』」

看官們不要笑！原文是這樣的：「醫生得意地點着頭講：『對，血液已經驗過了，陽性！現在我們非肅清那些毒菌不可了！』」

林楊兩先生將 Positive 看成 Passive，原因是不曾懂得書裏究竟在講什麼，照字面 Positive 也該譯做「活動性的」，「能動的」吧，這兒，是醫學上的專門語，血液是有陰性和陽性的！

例也舉得夠了，現在，讓我們來嚴酷地談論談論文壇上的什麼「氓吧！

根據上面的校對，我可以大膽的斷定，本書的譯者對原文完全不能理解，祇是將認識的單字拼在一起，然後不管一切湊成一句。我想，不論怎樣有耐性的讀者，決不能讀完這本書的十分之一的。

中國的譯壇自從「手勢戲」以來，這一類的筆墨官司已經不很多打。原因，大概是我們貴國人氣度太大，所以看到要不得的譯品，也祇一笑付之，而誰也不願意起來，「嚴酷地談論」。因之，在一九三一年的現在，居然還有這樣的翻譯出世，居然還有書店願意接

受，居然還在報上登起「譯筆流暢」云云的廿行廣告，居然還能兩版出書，而使讀者們的銅板角子洋錢滴滴溜溜的滾進「翻譯家」和「出版家」的口袋裏面。假使仿一仿上海小熱昏的口吻，我很可以編出一曲「十希奇」的小調。譬如：一希奇不懂原文居然可以譯書，二希奇，書店出書居然可以不看原稿，三希奇幾千幾百個讀者居然沒人講話，等等，等等。

話已講得多了，就這樣的帶住了吧。——可是，我還在覺得晦氣，爲什麼回國來第一次就要碰到這樣的書呢？

十，二十八日，在天津。



## 新的「女將」

冬 華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麼什麼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費大人先生們的什麼什麼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為什麼要紹介于社會的呢？我們只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 女士，B 女校皇后，性喜音樂。」

「C 女士，D 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 女士，F 大學肄業，為G 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口都撕掉了，坐在海邊，叫作「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

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於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 看護服，或托鉢的 戎裝的女士們。

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于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臺上，往往掛着一副對子，一面是「戲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伙」，「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鋒尖的長鎗）一出臺，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於是遠路的文人學

士，便大談什麼「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手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爲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士」

們都將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鎗，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德濟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爲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

## 宣傳與做戲

### 冬 華

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于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y”，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却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面；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面却總支持維持着幾個洋式的「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爲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顧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

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範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却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只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復爲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戲臺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臺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着青龍偃月刀或錘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只好算是發熱



昏了。

不幸因爲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例如楊縉華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見本誌第二號），爲面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該原諒的。但我以爲應該這樣就拉倒。現在回到窩裏，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後臺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

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着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麼？還是以爲中國人都已經自己捲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相像的還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